

乖崖集 宋 张咏

提要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附录

张咏年谱

提要

《乖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宋张咏撰。咏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宋代有两本。一本十卷，见于赵希弁《读书附志》，所称钱易《墓志》、李昉《语录》附于后者是也。一本十二卷，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所称郭森卿宰崇阳刻此集，旧本十卷，今增广并《语录》为十二卷者是也。此本前有森卿序，盖即振孙所见之本。序称于世刻中增诗八篇，别附以韩琦《神道碑》、王禹偁《送宰崇阳序》、李焘《祠堂记》、项安世《北峰亭记》。今检勘并合。惟所称删次年谱别为一卷者，则已不见。盖传写有所脱佚矣。咏两莅益州，为政恩威并用，吏民畏服。平日刚方尚气，有岩岩不可犯之节。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崭绝之语。其诗亦列名西昆体中。（案西昆酬唱十七人，咏名在第十一。）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则亦非无意于为文者。特其光明俊伟，发于自然，故真气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耳。案韩琦《神道碑》，称咏与邑人傅霖友善，登第后与傅诗有“巢由莫相笑，心不为轻肥”之句。今集中乃作七言，琦盖节用其意，故与集本不合。又案陈辅之《诗话》，称“萧林之知溧阳时，张乖崖召食，见几案一绝句云：‘独

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字。且言公功高身重，奸人侧目，以此与公全身。乖崖曰：‘萧弟一字之师也。’”云云。今考集中《游赵氏西园》诗。末联云：“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诗中既无“恨”字、“幸”字，亦不作“江南”字，且七律而非绝句。则辅之所记，乃传闻讹异之词。又《青箱杂记》载咏《赠官妓小英歌》，今不见集中。其诗词意凡劣，决非咏之所为。殆亦吴处厚误采鄙谈，不足据也。

序

故礼部尚书忠定张公，以直道事太宗、真宗，虽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诵其事业，而鲜有知其文者。今观其文，大抵脱去翰墨畦径，无属辞缀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实大以肆方。国初，踵五季文气之陋，柳仲涂、穆伯长辈，力为古文以振之。公初不闻切磨于此，而当时老于文学者，称其秉笔为文有三代风。盖其光明硕大之学，尊主庇民之道，英华发外，而经奇典雅，得于天韵之自然，殆非言语文字之学所能到也。崇阳，本公遣民也，后之君子欲诵其诗，读其书，将于是乎取而无传焉，可乎？森卿初至邑，会旧尹三山陈侯朴，授一编书，乃公遗文，欲刊之县斋而未果，属使成之。读其歌诗，有古乐府风气，律句得唐人体，若声赋之作，又其杰然雄伟者，因揭以冠编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类公作，然其词艳而不流，政自不害为宋广平梅花赋耳。语录旧传有三卷，今采摭传记，仅为一卷以附焉。遗事所载未备，辄以所闻增广。又于石刻中增收诗八篇。好事者有为公年谱，亦加删次，别为一卷。尚论其世者，宜有取尔。旧本得之通城杨君津家，凡十卷，今为十二卷。其会粹订证，实属之尉曹孙君惟寅，而使学生存中参焉。外有韩魏公所作神道碑、内翰王公送公宰崇阳序、李巽岩祠堂记、项平庵北峯亭记，此其文皆知公之深者，爰并录之，览者得详焉。宣教郎知鄂州崇阳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天台郭森卿题辞

卷一

赋

声赋并序

声赋之作，岂拘模限韵，春雷秋虫之为事也？盖取诸声，成之文，王化之本，苟有所补，不愧空言尔，赋曰：

罔象迷冥，大人忽生。混沌初窍，呀然震惊。二仪吐形，万灵吐英。天机动制，轧而为声。故形有美恶焉，声有小大焉。伊物类之动作，俟人事而克全。至于大雷隐空，万窍吼风，不为之隆，品物磨臬，羽足动发，不为之末，未若人声，与天通功，与物长雄。口吻之启，义于厥躬，道机之张，腾凌鸿蒙。

其所闻者，羲黄唐虞，继踵而至。宇宙隘其神，造化侔其智。在声之伟也，得不迴天而动地，观其得一之发，清清泠泠，凉裛洗瀛，万类听之，如懵而醒。仁信之发，溶溶弈弈，呼道振德，万类听之，如白破黑。日礼曰义，相迭而起，鸣孝响悌，骇心清耳，万类听之，如愁得喜。广成五老，闻而启齿曰，是何帝皇之声也。如此九道交讹，华夷和歌，蠢动鼻息，欢哈塞多。其在物也，昭昭融融，万缘和同，万籁响空，答天之功。其在人也，万心气平，万口宣腾，云门六英，答君之声。故知五音八声，声之枝欤，金石丝竹，声之器欤。若本不正而声不清，何尝动天地，泣鬼神，而有诸三王迭生，异业同声，唱古寡应，呼今得精，仪礼以之繁会，时风为之劲清。作礼者有周旋之矩，制乐者有大武之名。故圣人之音，铿如鎗金，四人之治，潺若流水。加以商辛夏癸，行无辙轨，情欲沸空，淫哇盈耳，民不知告，政声遂毁。幽厉继作，心胡可度，唱僻者轻脱，和伪者交错，鼓钲之响日驰，礼义之风日薄，王道民政，溃然投壑，攻乎亡国之音，聚为终身之乐。秦怪一声，天摇地坑，烘赫火烈，荒芜海倾，阿房辇材，栢泉山回，紫塞筑垒，匍轰震雷，钳圣愚儒，四海睽孤，刮剥亡命，痛脑连脰。于是民失其业，怨口喋喋，野薄其农，荆榛扬风，刑失其矩，民哀无所，兵甲填委，死为怨鬼。故怨之为气也，散为嚣尘，积为屯云，闭郁六合，阳灵不曛。怨之为声也，烈风相倚，怒涛兼起，鬼哭于郊，神号于市，川谷为之斗击，山峦以之崩圯。陈吴一呼而宗社瓦毁，天穷地终，丑声不已。泊于汉唐，惟高与光，太宗纘尧，开元嗣皇，皆智冠绝古，气凌昊苍。倚天凭怒，即动荡于八荒，按劔大呼，即交映于中方。借力者黎猷，助声者贤良，亦不能广仁义于递奏，使道德之击扬，掩商秦之余韵，系唐虞之声芳者也。未若我后，凝神定思，诚求理致。与圣作则，为难于易，惟礼是崇，惟仁是嗜。叩乎杳冥，清静以听，闻古谬惑，皇心不平。于以忠良是旌，息嗟吁之声，不肖是黜，息滥谬之声，均物恻隐，息哀怨之声，厚施薄敛，息流亡之声，四人是别，息浇竞之声，狴犴是理，息冤枉之声，道德是守，息兵革之声，人劳是恤，息雕斲之声，小人是远，息邪佞之声。正音是奏，息愆慝之声。奇哉，壮矣！尧嗟舜惊，致章濩之调下，觉唐尧之颂轻，浩浩荡荡，无得而名。谓声之袭也，扬溢昭灼，上贤下愚，既欢且谑，鸟兽跄跄，虫虺跃跃，信千载之一时，与有生而同乐。余欲引声而作，未知何若。

放盆池鱼赋并序

皇宋宥天下十一年，予自洛徂陕。陕牧以近戚得侯，不喜儒墨，遂憩驾于易兵部之馆。庭户之间，有盆池焉。绿萍小鲜杂其中，以节儿童之乐。乐即乐矣，大违夫物之性也。遂命放之，感而成赋。

粤若金张贵孙，风台露轩，珠翠烂目，烟华断魂，未尽瓌异，惓然绮思。

遂命破苔纹，陷陶器，上分红杏之阴，下决莲塘之水，于以责女胥，诫童奴，紧蛛丝之罟，网针纤之鱼。鱼亦继致，浣适我意，宅与绿萍，恩溜香饵，日兮夕兮，予戏汝戏。想其鱼乎，宁亡意欤？禀天仁兮化质，饮泉灵兮孕躯，岂不有晞状运海之类，岂不有慕力嗔雷之徒，既履渐于鳞鱗，安蹶媒于污渚。今者不乐，动乃触乎四隅。客有词轸穷辙，诗歌行苇，将间[去声]童子之欲，用汲生生之理，无毁尔缶，无覆尔水，江湖可待，与彼游泳之因，罇俎不离，解彼囚拘之耻。去去鱼兮，丁丁我私：游必避其丑类，食无贪于熏飴，比目义而可友，文鳐贤而可眉，状禹门之烧尾，拟碣石之暴鳍，如此则脱地壅，排天池，鲸鲵为之戢鱗，波神为之惊喜，彼贵尺泽者，曾何足知。自迹图远，通溪泛谷，一动一息，爰长爰育，斜流可畏，鳅蛙之声下，多非浅渚，那轻牧竖之钩头，更曲得有。恍若前事，力乎大流，钦王泽之下及，职昆虫之盛游，时奔云雨之乡，神其救旱，日警蝼蚁之制，愠莫吞舟。无忽我诚，无后尔羞，即全胜乎衔珠顾印之俦者也。

鯀鯀鱼赋并序

太平甲申岁，余知邑罢归，浮江而北。有若覆瓿者，漾于中流，移晷不灭。舟人曰：「此嗔鱼也，触物即怒，多为鸚鸟所食。」遂索书验名，古谓之鯀鯀鱼尔。因而赋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

鸿蒙积气，化生品类，顺天者自得美名，逆天者谓之凶器。天亦不问，任性而已。鯀鯀微物，江汉有诸，性本多怒，俗号嗔鱼。其或天晴日暖，风微气和，鳞者介者，潜泳江波，被大君之惠化，共委委而佗佗。鯀鯀愤悱，迎流独逝，偶物一触，厥怒四起，膨欲裂腹，不顾天地，浮于水上，半日未已。物或荐触，怒亦复始。意谓天昊旷越，不与我遣大江之西流，神龙俛默，不与我禁水族之勿游，何巨鱼之矫首，何灵龟之缩头，何称义于比目，何为祥之跃舟，此类可怒者甚众，使我卒岁之沉忧，有若世之小人兮。才荒性卑，谓道德不可以称据，谓仁义不可以取资，咸呼志狂而识昧，独谓量绝乎天维。妬贤泄愤，冥眸自欺，独藩增咎，至死莫知。尤恐鯀鯀之迁怒，慊此善譬之非宜。呜呼！造化不能移尔之性，万类不能与尔之竞，虽海有纳，亦物之病。

乃为辞曰：鯀鯀褊僻，常蕴怒色。性不我移，仁者尔惜。殊不知老鸛伺隙，翩翩鼓翼，啄腹为食，其怒方息。鸛非尔贼，尔自贻伊戚者也。

卷二

古诗

悼蜀四十韵并序

至道纪号，元祀春正月，为审官院考绩引对，天子曰：「天厌西蜀，岁荐

饥谨，任失其人，枉政偷剥，民兴怨嗟，构孽肆暴。授命虎旅，殄灭凶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官人安民，朕意罔怠。宽则育奸，猛则残俗，得夫济者，实难其人。尔惟方直，历政有绩，邛焚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爱，汝其钦哉。」祇奉厥命，乘格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曰：供厥职。噫！谋术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赋敛乃息，存恤穷困，招绥流亡，杜厥剥削，宣扬皇风。间一岁而民弗克安，非郡县之罪，偏将之罪也。有听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师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强暴乎？良家困弊，渐复从贼，庶赒其死，深可忿也。天子远九重，孤贱者惮权豪而不敢言。呜呼！虽采诗之官阙之久矣，然歌咏讽刺，道不可寂然。某敢作悼蜀古风诗四十韵，书于视政之厅，有识君子，幸勿以狂瞽为罪。

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侠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瑯，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惭怍。禾稼暮云连，纨绣淑气错。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侈极祸必作。当时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风复俭约。情性非方直，多为声色着。从欲窃虚誉，随性纵贪攫。蚕食生灵肌，作成恣暴虐。佞罔天子听，所利唯剥削。一方忿恨兴，千里攘臂跃。火气烘寒空，雪彩挥莲锷。无人能却敌，何暇施击柝。害物黷货辈，皆为白刃烁。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锁苔芜，庭轩喧燕雀。斗粟金帛市，束葛罗绮博。悲夫骄奢民，不能饱葵藿。朝廷命元戎，帅师荡凶恶。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弱。燎毛焰晶荧，破竹锋熠爚。兵骄不可戢，杀人如戏谑。悼耄皆丽诛，玉石何所度。未能翦强暴，争先谋剽掠。良民生计空，赒死心陨获。四野构豺狼，五亩孰耕凿。黔首不安堵，炎如居鼎镬。出师不以律，余孽何由却。鄙夫炽蜂虿，寡术能笼络。边陲未肃清，胡颜食天爵。世方尚奔竞，谁复振饔餼。黄屋远万里，九重高寥廓。时称多英雄，才岂无卫霍？近闻命良臣，拭目观奇略。

劝学示弟洸

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世上百代名，莫遣寒如灰。晨鸡固自勉，男子胡为哉。胸中一片地，无使容纤埃。海鸥尚可狎，人世何嫌猜。劝慎君子职，颜闵如琼瑰。克薄小人事，斯冀真可哀。放荡功不遂，满盈身亦灾。将心须内疚，祸福本无媒。

愍农

悠悠世事称无穷，千灵万象生虚空。活人性命由百谷，还须着意在耕农。自有奸民逃禁律，农夫倍费耕田力。青巾短褐皮肤干，不避霜风与毒日。暮即耕兮朝即耘，东坰南珑无闲人。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天意昭昭

怜下土，英贤比迹生寰宇。惩奸济美号长材，来救黎元暗中苦。我闻愍农之要简而平，先销坐食防兼并，更禁贪官与豪吏，愍农之道方始行。

缉书斋

绿流北面桃花中，书斋闲锁尘蒙笼。纱窗桂户明月空，阶前草深鸣细虫。千书閤久阴生蠹，治世之文欲无绪。雕梁语燕不复归，华池皓鹤先飞去。我来憩驾吟清春，呼奴啸匠连挥斤。一日整庭户，二日芟荆榛。萝草留蕙若，扫径连松筠。千花万木似得意，幽香细韵来相亲。众口藉藉道，一以如初新。伊余世上耽书客，古今万事罗胸臆。运海抟风当振翼，任是青天更高碧。

阳春曲

东风习习吹庭树，知道春权移日驭。青红独解露春心，凝冷无言避春去。大有闲阶白日长，清词丽句祝春皇。春皇不肯论功烈，惟有年年君道昌。

劝酒惜别

春日迟迟辗空碧，绿杨红杏描春色。人生年少不再来，莫把青春枉抛掷。思之可不令人惊，中有万恨千愁并。今日就花始畅饮，座中行客酸离情。我欲为君舞长劒，劒歌苦悲人苦厌。我欲为君弹瑶琴，淳风死去无回心。不如转海为饮花为幄，赢取青春片时乐。明朝匹马嘶春风，洛阳花发胭脂红。车驰马走狂似沸，家家帐幙临晴空。天子盛明君正少，勿恨功名苦不早。富贵有时来偷闲，强欢笑，莫与离忧贾生老。

解嘲

我本高阳徒，平生意气凌清虚。词锋即日未见试，壮年束手来穷途。蛟龙岂是池中物，风雨不来狂不得。五都年少莫相猜，鸾凰鸡犬非朋侪。志士抱全节，愚下焉复知。宁作鸾凤饥，不为鸡犬肥。君不见，淮阴汉将未逢时，市人颇解相轻欺。又不闻，宣尼孜孜救乱治，厄宋围陈亦何已。往者尚有然，余生勿多耻。休夸捷给饶声光，莫以柔滑胜刚方。我爱前贤似松栢，肯随秋草凋寒霜。道在康民致尧禹，岂要常徒论可否。兴来转脚上青云，何必羸驴苦相侮。

师风谣

我闻丹山之凤，非有八翼四足兮，又何羽毛之称奇？盖仁于不杀，义于知时，既信厚于动止而淳音其用稀，是以众鸟乐而从之。吾疾夫世之小人兮，曾不知仁义之所为，故卷耳蹙颈，背而疾走兮，吾凤之师。

惊栖曲

天昏昏，月娟娟，惊栖之鸟，伊哑而翩翾。岂非海寒天风恶，扶桑半拆枝巢落。又非鹃鸚之不仁，邓林何苦难容身。吁噉哉！鷁鷁弄翼出蓬蒿，欲就鸾凰高垒巢。安巢待何时，平林客低枝。低枝苦贱良可越，却厌争飞笑鷁鷁。星稀夜寒啼转多，恐作枝间断肠血。人生功名难与期，听之永夜生忧思。援琴欲

理惊栖曲，调苦声悲不相续。

赠刘吉

天地有至私，刘生与英气。学必摘其真，文能取诸类。叫回尧舜天，聒破周孔耳。通塞不我知，要在欢生意。居危不苟全，凭艰立忠义。【仕江南伪主，指斥奸佞曰：果信是人，国将亡也。】归国有贤名，天子闻之喜。倒海塞横流，掀天建高议。【治黄河有功，议边将不才，廷辨大臣阿谀。】冒死雪忠臣，【证杨业忠赤，为奸臣所陷。】说言警贵侍。【重指中贵弄权。】四海多壮夫，望风毛骨起。如今竟陵城，榷司茶菽利。鹤情终是孤，仁性困亦至。势劳忧众民，咄咄骂贪吏。方期与叫阍，此实不可弃。如何不自持，稍负纤人累。酣歌引酒徒，乱入垂杨市。狂来拔劒舞，踏破青苔地。羣口咤若奇，敌心忧尔碎。请料高阳徒，何如东山器。请料酒仙人，何如留侯志。去矣刘跋江，深心自为计。

送韩使君赴任越州十一韵

圣皇忧越人，与之求良牧。韩侯简帝心，受诏荒东服。再拜陈苦词：臣生非碌碌。未得灭匈奴，虽荣亦为辱。戎丑方歟盟，宸恩倦兵黠。难展穷北威，遂作东南福。况有重慎资，足致奸巢覆。况有明恕怀，可使夷人伏。行歌烟霭空，坐啸江山绿。无忧报政迟，只怕征还速。他日遣远书，幸勿忘兰菊。

留别博州推官杨丹

郊亭欲别时，霜叶飏空日。男儿志在乘长风，去便离忧惨颜色。镢鋤煌煌对尊酒，醉舞不成空握手。耻唱悠悠易水歌，羞折丝丝关外柳。我欲为君操峻节，研清词，古来贤圣同驱驰。连城白璧不足道，济时才略为藩篱。一以答惠贶，再欲酬心知。从今明月夜，应有远相思。

淮西叙别

天门高兮未我揭，驱马淮西阻风雪。高阳狂客夜敲门，清淡大笑倾金尊。一饮史君楼，腾腾醉未休。再约娱宾曲，歌舞喧耳目。宛若是子之哲兮，精神多崛奇。穆矣簪纓之后兮，动止饶令仪。繁花不染君子道，大鹏自有飞鸣时。何顾我之弥弥，不可无言而辞。

淮西有答

天教明道知经纶，只在尊君兼庇民。鹤板未微身且贱，轻车素佩游红尘。飘飘飏飏齐舆鲁，半醉半醒陈复楚。夜倚西风拔劒舞，拔劒舞，击劒歌，青云路遥心奈何。

寄晁同年

昔同白日升穹碧，还同水国司民籍。三年不见频寄书，两月相遇忘行役。桃花江上雪霏霏，黄鹤楼中风力微。幽胜逼人魂欲飞，此时不醉无与归。人间

美事应有主，别马蹄沾边塞土。南楼一望心凄迷，昨夜疏檐滴寒雨。休夸笔力驱真风，勿忆云山千万重。但遇西风一行雁，杀青相问莫辞慵。

寄程说傅逸人

绿杨阴映长楸道，桃杏初花红影小。手扶大白口谈天，得意相欢不知老。一从召入金马门，三载畏纓事边徼。几欲含毫寄别离，悠悠乱思如芳草。

与进士宋严话别

人之相知须知心，心通道气情转深。凌山跨陆不道远，蹑屣佩劔来相寻。感君见我开口笑，把臂要我谈王道。几度微言似惬心，投杯着地推案叫。此事致之无复言，且须举乐催金船。人生通塞未可保，莫将闲事萦心田。兴尽忽告去，挑灯夜如何。弹琴起双舞，拍手聊长歌。我辈本无流俗态，不教离恨上眉多。

赠聂尧

聂尧怀抱何翹然，游心圣道三十年。智泉湍激横碧海，文山奇崛凌青天。神充气溢眸子好，常谈尽是经纶道。早求人用活苍黔，莫向尘中虚自老。酬所知皇风浩荡吹天地，天下英髦连凤起。海鹏一飞一万里，三尺微风何足谓。

送张及三人赴举

才雄扬子云，古称蜀川秀。千载遗英声，三贤继其后。文章积学成，孝友亦天授。远郡得充庭，期将免固陋。萧兰种萧芳兰中，萧生兰亦瘁。他日秋风来，萧兰一齐败。自古贤者心，所忧在民泰。不复梦周公，中夜独慷慨。东门行茫茫六合生万灵，周公孔子留贤名。伊余志尚未着调，秋风拔劔东门行。金龟典酒知是谁，逢君使我接双眉。眼前万事不足问，要须醉倒高阳池。白驹谣别乔随白驹如龙兮透而迤，红纆未绊今天之涯，秋风万里思乡时，伤离羣兮嘶复悲。悯旱皇天诏龙司下土，谷苗干死天未雨。如何不念苍生苦，村落++椎旱鼓。结交古人死恨为交难，交心不移诚可欢。须知閤水生波澜，壮夫一欲摧心肝。祛惑过与夜光不肯要，捉得泥丸弄到老。因嗟蜀望无胸怀，至今号作思归鸟。

酣饮

不敢指天象，象中皆有神。不敢说人事，漫致奸邪嗔。岂若内酣饮，兀然陶吾真。吾真小不见，吾真大无伦。真苟无所适，亦免招悲辛。堪笑古人愚，刺铄徒殒身。

二月二日：游宝历寺马上作

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尽似乘烟霞。我身岂比浮游辈，蜀地重来治凋瘵。见人非理即伤嗟，见人欢乐生慈爱。花间歌管媚春阳，花外行人欲断肠。更觉花心妬兰麝，风来遶郭闻轻香。昔贤孜孜戒骄荡

，猖狂不是风流样。但使家肥存礼让，岁岁春光好游赏。

书园吏申花开膀子

后园花开红满枝，太守倦游红不知。看花小吏报花信，太守茫然心忽悲。头上光阴瞥尔过，昨日少年今老大。见说花间舞蝶狂，翻飞更着游蜂和。

孟孟词

党项妇女卷苇叶吹之，名曰孟孟。寄情托意，近类桑间。

胡中不识春时节，门外春回花未发，奴家闻道汉宫春，遥望南天拜新月。拜新月，攒双眉，别部胡笳声亦悲，低头自叹胡无知。

筵上赠小英

天教抔百花，抔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熏衣香入骨。维阳软艸如云英，毫郡轻纱若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不足，我看小英心本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尔新翻曲。

卷三

律诗

登崇阳县北峯亭

高榭临公宅，凭轩万木秋。乱云横岛屿，鸣雁下汀洲。到此欲长醉，何门销旧愁。若为陶靖节，容易赋归休。

登崇阳县美美亭

万象盘回处，年来此创亭。喧阗当邑地，清绝倚禅扃。砌迴波流碧，窗凉洞壑青。人家晴渡口，渔钓暖沙汀。岸竹风成韵，皋禽晓晒翎。栽花多是药，题壁半书经。远客凭消恨，高僧典勒铭。扫苔朝复暮，闲日醉还醒。不可穷吟思，将须列画屏。浮虚莫轻赏，美美独丁宁。

县斋秋夕

才薄难胜任，空销懒惰情。公堂羣吏散，苔地乱蛩声。隔岁乡书绝，新寒酒病生。方今圣明代，不敢话辞荣。

登黄鹤楼

重重轩槛与云平，一度登临万想生。黄鹤信稀烟树老，碧云魂乱晚风清。何年紫陌红尘息，终日空江白浪声。莫道安邦是高致，此身终约到蓬瀛。新秦遣怀貂褐久从戎，因令笔砚慵。梳中见白发，枕上忆孤峯。风动沙昏昼，寒多雪折松。此心无与问，长愿酒盈钟。

登麟州城楼

莫问戎庭苦，高栏是夕攀。时清官事少，边静戍人闲。雉堞临寒水，穹庐倚乱山。皇恩正无外，不拟更移关。

郡斋秋夕

久负嵩云约，年来半白头。风惊落叶夕，雨滴戍城秋。调古将谁合，心狂谩自愁。迟回不能寐，熏起凭危楼。邛中留别平仲闻说怀经济，乘闲过隐庐。话言殊不逆，交分合何如。道愧将时背，心非与世疏。凄凄重惜别，蝉噪古槐初。

至道乙未蜀中送人东归

绿杨阴裏卓旌旗，一曲离歌独泫然。顾我无才狂似鹿，羡君清节直如弦。锦城寇难初平日，帝里春和人谒天。好竭忠诚佐真主，莫教奸佞苦妨贤。

再任蜀川感怀

官职过身鬓已衰，傍人应讶退休迟。从来蜀地称难制，此是君恩岂合违。兵火因由难即问，郡城牢落不胜悲。无烦苦意思诸葛，只可颁条使众知。【李顺、刘干、王均，十年三乱蜀，人人思得诸葛亮整之。亮遇罹乱，提一旅之兵，平定川陕，非此宏才异略则不济也。方今天子仁圣，国富兵强，只宣驭远宽平之诏，禁暴刑杀之令，不半年自整尔。】

蜀中伤陈恕左丞

英贤去世世同悲，管葛才能更比谁。心尽西山离隐后，名喧深殿受恩时。谋猷不枉称人杰，精审真堪作吏师。谩就高原向东哭，路长天远岂能知。

寄傅逸人

鸥鹭怜疏野，朝昏遶户飞。有谁知此意，独立对斜晖。落叶堆荒径，澄泉照白衣。圣君方急善，应好下鱼矶。

每忆家园乐蜀中寄傅逸人

每忆家园乐，当年枉用心。翻身期济物，明代已腰金。守道知无取，防奸似不任。休今得休去，谁肯羨为霖。

每忆家园乐，名贤共里闾。剧谈祛夜疟，【开宝中，与傅会于韩城，终夕谈话，诸邻病疟，皆云不发。】幽梦得乡书。【每发家书，傅必先梦。】渐长性情懒，来年音信疏。终嫌累高节，不得荐相如。【淳化末，余直宥密，使人密诱傅，意勉之仕进。傅以为荐已是相污也，虚名何济，遂止。】

送张及之任谷陇

不求灼灼不卑垂，自爱先贤力自为。德行旧多乡曲誉，文章新受圣皇知。辞亲西国春方好，去路千峯鹤亦随。若到县封修政术，汉南良牧是元龟。【李道知州。】

送赵寺丞罢秩游青城山

公余长闭目，只是老心情。闻道寻山去，连忙出户迎。好峯须到顶，灵迹要知名。回日从容说，余将少解醒。

金陵郡斋述怀

傍人往往羨清途，野逸情怀亦自扶。官舍四边多种竹，潮沟一面近生芦。病嫌见客低徊甚，老觉临官气味麤。不信浮名是身累，有时闲捻白髭须。

郡斋书情寄仙游张及

老去慵仍甚，荣名旧日疏。又因经岁病，不答故人书。闭合僧归后，看山吏散初。何因同心迹，之子最相于。

淮阳书怀寄朝中亲旧

圣恩重迭念龙钟，新赐淮阳地望崇。纔有筋骸堪策杖，更无情绪可忧公。日思旧隐归何计，或问前程笑指空。昨日凭高向西望，满川烟树雨蒙蒙。

游赵氏西园

蜀中春艳世间殊，比并陈园恐未如。数里花光浮暖日，六街尘净见香车。翻空雅乐催欢处，人格新诗上板初。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

上杨大谏徽之

东南云物异，端正产贤人。才大何高古，名雄始入秦。文江横舫楫，艺圃划荆榛。民事忧偏切，金门老更亲。天教任孤直，帝亦赏清贫。功业荣书史，铨题洽缙绅。苦闻辞禄绶，远拟访仙真。却顾希颜者，迟留塞草春。

寄田锡舍人

当年心计此心知，忽忽逢人亦自疑。枉是忧公生白发，有何长略谢清时。林僧已怪抽身晚，朝侣犹嫌到阙迟。多喜通规识幽抱，路遥无处寄相思。

寄潭州刘郎中师道

官途声称旧便蕃，朝列皆推比并难。受任已过唐刺史，结衔犹是汉郎官。遥知万井嗟何暮，酷爱诸峯病亦看。老大情怀更多感，相思重迭倚危栏。

寄栢阁宗涓上人

周衰风雅变，诗匠着禅衣。身世闲云片，烟霞共鹤归。引泉凉月动，扫径落花飞。自信干时拙，终求对掩扉。

寄郝太冲

闲愁休同意休疑，此事关身合再思。心静易求长世法，气狂难与少年时。新编到底将何用，旧好如今更有谁。犹忆公堂秋会否，遶窗寒竹夜风吹。

送别苏寺丞

公身多不定，何路慰飘离。莫以微言合，苦将幽思悲。山程朝醉少，雪屋夜眠迟。即问逢春约，芳菲折赠谁。

送别祝隐士

龙钟尘满衣，特特叩柴扉。暂慰经年别，人惊千里归。山川秋末后，风雪雁来稀。莫便长休去，明时待发挥。

送马道人归天台

逢山长欲便辞荣，见说天台益自惊。绝顶要归终久住，此时无计伴师行。囊携鼎药身难老，路接仙桥眼更明。莫笑官途滋味薄，五湖曾有片帆轻。

送人北游慈

亲别几时，又作北游朝。万马方征虏，单车欲访谁。远身孤劒共，幽抱素琴知。应渡黄河夕，波涛惊梦思。

归越东旧隐留别秦中知己

客亭杨柳叶初残，歌咽秋空惨别颜。吟爱好峯归越路，醉冲寒雨出秦关。烟萝庭户重栖倚，渔浦人家旧往还。纵使功名无分得，免教心在怨尤间。

赠祝隐者

当年辞聘币，高卧鲁郊西。道与常流别，名将往哲齐。细虫喧四壁，芳草暗前蹊。犹有谈玄叟，时时一杖藜。

赠孙曹二生

西洛繁华外，幽奇二隐同。喧卑不入耳，贤达许高风。宫水当门落，僧园旧径通。看书悲往事，坐石啸晴空。世界搜吟内，山川旷望中。忧人过忧己，岂是卧云翁。

郊居会傅逸人

久客倦惊魂，田居乞暂安。义宁忘力学，贫要奉亲欢。枕外河声老，门前野色宽。支流狂遶砌，丛苇品当栏。书叶招邻彦，扶筇话肺肝。吟怀难契遇，醉语动辛酸。隐几岁时变，凭轩雷雨残。致君须有分，会此掷鱼竿。

再会傅逸人

分到知心死不轻，几年曾是怆离情。微风吹雨雁初下，落叶满培虫正鸣。时静苦嫌论劒略，簟凉频喜转琴声。从来共约云泉老，肯向人间占好名。

贻傅逸人

少年名节动人羣，避俗深居积水濱。几为典衣留远客，半来欹枕看闲云。门连酒舍青苔滑，路近汀沙白鸟分。谁道无心活黎庶，数篇新制咏南熏。

卷四

律诗

郊居寄朝中知己

年来流水坏平田，客径穷愁自可怜。汀苇乱摇寒夜雨，沙鸥闲弄夕阳天。

狂嫌浊酒难成醉，冷笑清诗不直钱。碧落故人知我否，几回相忆上渔船。

怀张白逸人

昔年吟社偶通邻，常贵高风人格真。名好已期天共歇，性孤翻与世无亲。
梁园醉别花烧眼，楚寺秋归鹤伴身。从此幽怀不能说，五湖烟月二京尘。

访人不遇

旧径莓苔合，儿童独闭门。踏霜归远店，凉月照空尊。雁响蒹葭浦，风惊橘柚村。知音在何处，凝寂欲销魂。

和人惜春

白日不暂住，催春去忽赊。频须倾绿蚁，未忍扫残花。渐恐凋双鬓，堪惊远别家。歌台重一望，烟柳数行斜。

酬宗人殿院见示诗集

句好如天设，看来字字精。功夫能到此，心意可知清。已得风雅正，任从
时士轻。何当较才用，期与二南并。

依韵答人九华山图

每忆眠云处，当檐列翠屏。有时聊极目，尽日坐忘形。去此心惟苦，悬图恨忽醒。数峯秋欲活，虚籁夜重听。地镇三吴远，天连万古青。几人曾得道，是草即通灵。松鹤闲窥鼎，宠僧闇诵经。终须卜长往，回首谢明庭。

和人登朗州江亭

城上江亭簇暮烟，城根老树浸江澜。何人临静夜歌罢，独客凭高秋兴宽。直下路通诸国远，偏东山隔半溪寒。渔翁似会清吟意，笑逐江鸥过浅滩。

答人惠四明山蕉叶扇

团团休复颂齐纨，蕉叶精新举世传。更爱四明来处异，可量三伏用时便。已无酷暑侵肌骨，肯放青蝇触几筵。因藉仁风慰黎庶，宁知不及古人贤。

旅怀

移文休诮客衣尘，欲去终惭未了身。一夕乱蛩惊别恨，满阶红叶怆吟神。东周住久知音少，白杜抛来旧业贫。犹喜陶潜遶篱菊，带霜开得数枝新。

洛中寓居

风尘籍籍伴穷迷，旋赁高斋洛水西。绿树不知游子恨，夕阳闲引杜鹃啼。苔侵旧径来人绝，花满南轩翠竹低。日笑诗书冷无味，抱琴阶下草萋萋。

公暇偶作

世情多与道相违，偶忽公闲便息机。贪竞已从心下绝，爱憎还觉眼中稀。时文炼漉教归正，圣易参研尽入微。本要资身兼报国，安知四十九年非。

舟行感怀

风帆江上往来频，渔叟应多笑此身。自愧无才酬圣泽，已甘行乐负青春。

疲羸未复空忘味，纲绪难条欲问津。更拟倾杯祝天地，世间不用长好人。

舟次辰阳

昔贤劳苦为忧官，我自无才欲忘餐。鸣棹几程滩势恶，宿亭一夜雨声寒。
山连古洞蛮烟合，地落秋畬楚俗欢。虽指公余便东下，好峯犹得卷帘看。

游桃源观

一从仙去失仙源，树老台荒又几番。尘世莫嗟无分到，星坛空自有名存。
竹边风健秋醒眼，花底泉香夜断魂。多少寻真旧题处，我来重与拂苔痕。

舟中晚望桃源山

仙山初指眼初明，倚棹因妨半日程。云裹未忘寻去路，世间争合有浮名。
岩空闇老松千尺，天静时闻鹤一声。更谢暮霞怜惜别，满坡红影照峥嵘。

幽居

落花时节掩关初，请绝江城旧酒徒。满屋烟霞春睡足，一溪风雨夜灯孤。
易中有象闲消息，身外无求免叹吁。多谢岩僧频见访，欲回流水又踟蹰。

旅怀

儒术精穷久，风尘鬓欲衰。知音岂易得，搔首独何为。寓舍思亲处，秋原坠叶时。
乐天吟更苦，笑投五陵儿。

吴宫石

四正题曰醉石、晒药石、翫站台、朝天坛。

何人移置向何年，牢落空庭见断顽。竹外松间滋澹泞，土昏苔染更斓斑。
贪怜翫月名偏好，莫问朝天信不还。闲醉闲吟聊自得，渐无魂梦忆归山。

旅中感怀

人世贪名岂是闲，几回思筭几凄然。故乡路远不得信，寒月夜来还复圆。
霜趁悲鸿归楚泽，风移残烧下秦川。莫言酒作销忧物，更有新诗一两篇。

退居近墅

选得烟村寄掩扉，拙谋翻似解忘机。名场未入老将至，乡信不来春欲归。
窗背晚阴黄鸟语，簾横幽径落花飞。何由尽会苍苍意，时复携筇上翠微。

归隐嵩阳

浮世事无限，何须要到头。壮心为客尽，孤迹卧云休。匣劒已全弃，林僧亦少酬。
从来愁恨意，乞待外人愁。

本农

奢竞若不息，生民只有冤。谁搜元化窟，凿断丽华根。使绝侵夺苦，着为明圣恩。
何烦重师古，即此是羲轩。

喜雨

救旱功何远，淋漓昼复昏。风雷潜助势，草木岂知恩。积霭消残影，枯源

涨旧痕。朗吟浑得意，重起凭前轩。

秋霖

触石便溟蒙，经旬失远空。深疑竹箭浪，兼起蓼花风。净长苔痕绿，寒催木叶红。苍苍不可问，惆怅汉陵东。

庭竹

挺秀诚堪贵，萧疏在薜庭。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影射池光冷，声敲鹤梦醒。牵吟莫可极，重写上前屏。

朝日莲

少得方为贵，根茎岂异莲。高低全赖水，舒卷自知天。已任羣芳妬，难妨后笑偏。向明终有待，呈艳不争先。爱重频移席，征求苦费钱。兰荪饶酷烈，桃杏婉奢妍。应瑞花中绝，标名世上传。须栽禁池内，用表太平年。

弱柳

枝茎何弱种何缘，着架扶持势可怜。但见低垂长卫足，更无疏竦欲参天。离情设指千条线，野兴堪惊一点烟。最惜柔谦似君子，夜凉重起遶栏边。

曲湖种柳

曲湖连曲接平芜，前事因循好叹吁。不见有源堪畎凿，便来此地费功夫。蛙能聚响难停息，莲本含香旧已无。夹岸近教多种柳，少延春色向城隅。

新移蓼花

蓼丛疏散老相宜，移傍清流曲岸西。红穗已沾巫峡雨，绿痕犹带锦江泥。吟狂不觉惊幽鹭，立困疑在旧溪。【杰按：上句疑缺一字。】官满便应离此去，可量心绪更难齐。

卷五

绝句

秋日登美美亭

野人官职与心违，何况经年未得归。一夕秋风无限思，偶来凭槛到斜晖。

县斋感怀二首

前朝官政似无端，彭泽先生百日还。堪媿崇阳九河客，明时不敢自归山。傍人休爱命皇华，即问何能报国家。长忆乡园旧庐舍，会须抛印自锄瓜。

寄高主簿

青霄数日路岐通，何惜江头暂驻踪。犹有同来未归者，县斋寥落倚千峯。

同韦主簿祈雨

栖鸾声誉喧羣口，掷地辞华众莫俦。此日與君同祷处，万家瞻仰雨盈畴。

新市驿别郭同年

驿亭门外叙分携，酒尽扬鞭泪湿衣。莫讶临歧再回首，江山重迭故人稀。

早发鄂渚

五里亭东晓色分，数峯连络倚青云。回头却愧公交车役，孤负沧州野鹤羣

晚泊长台

驿驿亭斜掩楚城东，满引浓醪劝谏慵。自恋明时休未得，好山非是不相容

新秦送人东归

郡斋空古塞垣西，纔喜相逢又解携。若值山东豪侠间，嵇生慵更作书题。

相州官舍

林木千重闭郡楼，西山浓翠去无由。思量自古逃名者，多少清闲到白头。

赴职荆湖途中作

阙下过从礼数频，到官忧事更劳神。每逢山驿连宵住，似待孤云悯此身。

杭州一百五日：水心亭留题

湖边三月百花红，湖上游人处处通。莫怪此渠来便去，都缘心地似虚空。

夫差庙

由来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任伯嚭。自古家家有容冶，何须亡国殢西施。

过华山怀白云陈先生

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劔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途中

人情到底重官荣，见我东归夹路迎。不免旧溪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名。

骊山感事

古来仁圣最忧多，合倚承平纵逸么。行幸未停歌未阕，羯胡兵已渡黄河。

再任益州回留题

劔门石壁劔门山势碧摩天，匹马重来鬓已斑。多赖皇明烛幽远，两川无事得生还。

洛中

翠辇西巡未有期，玉楼烟锁凤参差。可怜三月花如锦，狂杀满城年少见。

舟行

江边烟草湿烟江，沙白频翘鹭一双。风细不知吟爱甚，雨中时起闭船窗。

峡路阻风

嵩云草草失前期，佐主无才鬓有丝。牢落江滩阻风夜，峡猿声裏坐多时。

过武陵溪二首

生平苦爱山兼水，南国晴凝尽可携。即问世间谁见我，扁舟初下武陵溪。

武陵山水冲溶，往事追寻兴莫穷。欲就渔人问闲趣，叶舟齐过蓼湾东。

桃源观

檐下山光砌下苔，人间重遇眼重开。旧林诸子休移诮，已许孤云作计回。

夜坐

流水涓涓落砌莎，竹窗残月冷无多。傍人不念思乡苦，独奏南楼一曲歌。

吊屈原

楚王不识圣人风，纵有英贤志少通。可惜灵均好才术，一身空死乱罹中。

苦热

赫日炎炎烁远空，泉边树底亦无风。行人莫便多辞苦，犹胜东郊炙背翁。

雨夜

四檐寒雨滴秋声，醉起重挑背壁灯。世事不穷身不定，令人闲忆虎溪僧。

又

帘幕萧萧竹院深，客怀孤寂伴灯吟。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破思乡万里心。

谕意

但求报国莫求名，说着阴功是有情。楚汉既分寰宇定，留侯先意便辞荣。

方竹

笋从初箨已方坚，峻节凌霜更可怜。为报世间邪佞者，如何不似竹枝贤。

又

枝枝方直绿参参，林叶疏红始见心。却恐当时恶圆佞，结根遥向楚云深。

方竹杖寄苏内翰

一寻方直剪湘烟，欲寄先愁见赏难。指佞扶危两堪试，惟凭不作瘦藤看。

柳枝词七首

玉门关外絮飞空，破虏营前昼影浓。可便消兵无好术，忍教攀折怨春风。

青连远戍和烟重，静映疏桄窈窕轻。游子不归春梦断，南轩一树有啼莺。

远映天街近遶池，长条无力自相依。上阳宫女愁方绝，又是东风有絮飞。

轻柔多称地多宜，纔种纤枝又引枝。不及垂阴向黎庶，春风一路送亡隋。

海潮声裹越溪头，谁种千株夹乱流。安得辞荣同范蠡，绿丝和雨系扁舟。

帐偃纓垂已有名，水边花外更分明。前贤可得轻词句，几变新声入郑声。

吴王爱重为游从，岁岁添栽后苑中。家国旋亡台榭毁，数株临水尚牵风。

和人牡丹

桃源分散恨无期，忽意江城见有时。歌遶醉围抛不得，几人终夜起题诗。

寄傅逸人

当年失脚下鱼矶，苦为明朝未得归。寄语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爱轻肥。

阙下寄傅逸人

疏疏芦苇映门墙，更有新秋脍味长。何事轻抛来帝里，至今魂梦遶寒塘。

秋日寄友人

柳条风暖会吟时，林下池边屐齿移。别后过从更疏懒，暮蝉嘹乱不胜悲。

送别王秘丞

帝乡三十年前别，江外相逢鬓已衰。清论未穷行计速，为君临水立多时。

送别李司直

亭下依微见远村，亭中离恨若为论。数声歌罢扬帆去，民吏相看有泪痕。

送魏道士

江上萧萧木叶飞，天台狂客杖藜归。莫嫌俗吏勤相顾，曾是嵩阳旧掩扉。

答刘道人

嵩阳峯底洞中天，曾共浮丘对掩关。知道高闲少兼济，折腰从此到人间。

暮春忆友人

杨花零落暮春风，醉起南轩夕照红。闲倚焦桐坐无语，故人相隔海门东。

遣兴勉友人

人生三万六千日，二万日中愁苦身。惟有无心消遣得，有心到了是痴人。

谢云居山人草鞋

云居山客草为鞋，路转千峯此寄来。昨日公余偷步蹑，万端心绪忆天台。

请人画嵩山图

嵩阳三十六峯寒，向为明时隐遁难。却顾事繁思不及，如何与作画图看。

鹭鸕

碧芦风暖健精神，烟澹烟浓片影分。天怪觅鱼心未足，不教名与鹤同羣。

闻鹧鸪

画中曾见曲中闻，不是伤情即断魂。北客南来心未稳，数声相应过前村。

卷六

杂着

詹何对楚王疏

楚王问詹何治国之法，何对曰：「治身。」重询之故，又曰：「未有身治而国乱者也。」以其言近易知，多所忽略。稽昔圣君，鲜不先身而后国者。或说：心，君也；股肱肘腋，臣下也，皮肤，藩辅也。心苟动兴，支趾随作。此徒比言，曾未知乎治矣。于戏！治身之道，顾若转丸，克若回山，盖知之匪艰而行之惟艰也。

故求其治身，必先治心，治心之本，在乎中正。日思之，月习之，岁用证明，物无藏照。若是则精神以宁，贪欲不生，心定身体，何往为咎。由此治国

，则忠让之入，若百川蹈海，无与逆也；仁政之施，若时雨流天，无与止也。以此选贤，淳直是前；以此授职，无滥厥官；以此治民，本正化均，以此治兵，谋猛相成。异哉，正虑明断，慎若胶固，治定端冕，号为升平，中正于身，其几矣乎。

故使淫声邪视，拂然不入，谗惑小人，惕息罔暇，岂能干政以乱国耶？尧舜禹汤，得治身之要，聪明着焉，国用化焉。辛癸幽厉，失治身之要，邪僻入焉，国是乱焉。呜呼！身治而化未至尧舜者有之矣，未有身不治而国无危者也。因疏詹何之言，彰载治之要，由身形国，藉司君鉴焉。

拟富民侯传赞并序

汉武晚年，以丞相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劝功也。推导之若此，将复古王之功欤。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风教既辟，民命在贤。贤不可黷，黷之非贤，先王仁孝以辩之。民不可扰，扰之生弊，先王简俭以御之。

粤自桀作瑶台，民始知劳，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谓上阔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桓桓，去劳就安，百途凿凿，雕伪散朴，衰周之民也，其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息，稚齿而趋驱，焦劳力竭而饥冻继之，浮民奸我利，非贤盗我食，何尝少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调令德日理，穷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于斯也哉。非有大圣上智，其谁拯之欤？

汉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经，渐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俭，尚不能推民寿乡，功磨三代，加于武皇，事威穷侈，四十年间，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诏，尊为上公之号，忧劳诚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后国昌，不知国正而后民治。吁！不能师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末术，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虽万斯篙，未若五尺之缆之要也，疗已弊之民，虽百斯术，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

呜呼！末途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国昌者，未之有也。汉杂霸道，史或过矣。余爱其君有富民之志，臣荣富民之号，又愤不能开通之，因附史氏作赞以矫之。赞曰：

五后之世，事简而民静。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贫富之名，稀所称焉。三代之季，四人乱伦，百途竞新，蚩蚩饿眈，无阶休存之，遂使抱仁义智能者，易以要功于其间。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耨斧赞并序

里人命斫斲为耨斧，余观而义之曰：耨所以逐恶也，斧所以利用也，力弩心怠者，无执是柄，恶乱我苗，将饥我族。故圣人之化人也，有心哉！诘诛暴慢，斯近仁矣。是以尧翦四凶，蓬蒿断芽，周锄二叔，藜莠绝本。呜呼！既竭其力，又称其用，复何患者。乃为赞曰：

大田芄芄，耨斧鑿鑿。蓬贼莠奸，我斧是芟。玉食匪难，礼义是前。鲐背黄发，鼓腹便便。周庙之诗颂以劝，汉侯之歌闵以哀，赏兮诛兮，正由是哉。

唐衢赞并序

天之道系乎惨舒，人之情出乎哀乐。惨舒之大者，圣人之运也；哀乐之大者，贤人之心也。若惨者何？天地阂而不通，万灵否而屯蒙，圣人君子无因摇动于其间，故惨酷外感而悲哀内作，仲尼之泣麟，袁安之流涕，岂不兆乎哀者也。若舒者何？天地环复，千年会昌，圣人导道于上，贤人陈力于下，和气骈合而烦声作，故南熏之凯康，下武之熙穆，岂不兆乎乐者也。唐衢生唐之衰，局于天地间，不得攘袂矫首，徒于生民，仁智咽结，动辄恸哭。哭之时义远矣哉，军国失礼则哭之，贤良失志则哭之。嘻！生之不尔，无以见救世之心，免讪刺之祸。仁之至美，盖得泣麟之遗旨耶。余直愍生之有志无时，前不浹开元之余风，后不见我宋之太平，因与纪赞，以旌遗魂。赞曰：

嗟嗟唐生，生逢世屯。道德闭咽，惟恸哭闻。高高苍穹，迢遥圣风。哭之不应，徒伤厥衷。世人不良，嗤生之狂，余哀不朽，露唐之丑。已焉哉，圣人泣麟，千载为偶。

异兽图赞并序

昔人好怪者，指是方朔所说，纂录海荒之外奇禽怪兽，图而宝之。或得凤之一毛，麟之一角，肖人而体杂，混混丑怪，总命曰异兽图。盖四气不合而生，故不具而不得容于中国也已。呜呼！天之限物，率偶然尔。知兽怪而远之，不知人丑兽者不远之，天果无心也已。抑图记之设，非纪则戒天下之丑行者焉，人谁明之。系以为赞，赞曰：混元运行，与物为形。形气不淑，以兽为名。尔形大丑，尔心或否。海荒之外，恣其所有。人谁图之，观必骇嗤。杂中国而丑行者，彼何人斯。

木伯传

木伯，字巨材。世称处豫章者为甲族，巨材其后也。其先着姓于庖牺氏，佐青帝，籍发生之德，死而命神曰勾芒。族散天下五分之一，鸿黄氏识其贞且良，第擢用之，大济厥美，民到于今称之曰：「若涉水之航兮，登山之梯兮，宴兮依兮，无暴我长幼兮。」克肖基构者，世不尝绝。或云火化已，先民知附赖，故淳仁之后，鲜宇钩恶，从蒙弱幽郁，亦不败世教耳。

巨材得太和正气，生而雄奇，始七岁有凌云之姿。渐长磊落，见节干善，吟啸风月，俊如鸾鹤，麟凤者竞狎之。加以性宽简重厚，纵燕雀辈流，接之泊如也。汉天子将即明堂议三代岩野瓌秀，咸见征用。巨材随吏君见长安宫，百工佥曰：伯也有栋梁之器，宜其荷重任翼羣材者也。进用，可上旨，寻封为大梁侯。出纳明命，于邦有光，不显谏微讦，不处君于不义。或大事用，颇

引周公之法正之。帝谓侍臣曰：「体天崇高，纂承鸿绪，配地博厚，以朝万灵，政声教本，平乎中扬，溢乎天下，皆大梁侯之功也。谀言不入，悲慙不作，熙熙然朕心用平，又其功也。」宴见以时，义必正色，望者若虹蜺架天，左右前后辉如也。鸿笔厖老，颂帝功者户歌之。

一日，从容谓柱史曰：「吾辈委质圣朝，幸亦至矣。耻下君于三王，今仅升矣，徒以贞干，无怠于任，过久不退，将羣邪巨蠹疾我欤。」后大梁侯去位，不以其礼，而汉中微。呜呼！锤莽之乱，谥号无存焉。

史臣曰：木非端木后也，梁非魏大梁也。予闻其生而雄杰，德也；藏器待时，智也；继仁者之后，孝也；处大位而不欹，节也；与羣材而立，义也；朝会以正，功也；致君于三王，忠也。大梁侯之德，与士师乎。虽老不知退，何累于全德耶。

苏公堰铭并序

鸿河走孟门，东五百里，地平无岸郭，每淫夏雨注，万壑奔集，漾沙汨泥，漫猛可畏，故圣人导九河以驱其间[去声]。禹越千岁，九河遂没。汉亦悼瓠子之歌。东溃西决，世无常波，滨隅之人，世无常家，于是天子趋民以堤防之。

后周苏允平，尝宰澶渊之临黄，刮剔旧弊，以身正民。事有妨蠹，虽郡侯不能易其令，义苟利物，纵灼身无以惧其心。先十年，河败西鄙，民鱼交居。公慨然曰：「冬水既道，春土可封，民不得利者，令宰之咎也。」因诏下兴土功，遂大索丁徒，囊锺就任，腾沟募渠，顺河为势，除贵长孤弱外无游纵，除风雨冥夜不息，民咨至劳，公爱至利，不逾月而大堰成。春波斗来，余怒自息，旅民喜农，转饥为丰，二纪之间，复鲁卫之风。

皇朝十二年，河南溃于帝丘。明年，北陷我邑，人人惊奔，逃死不暇。是堰也，亘四十里而庐万室。远乎哉，贤人之用心也。安则民被惠，灾亦民依之，与彼窃禄贼民者如何哉？嘻！贤人之功，不得光溢腾大，逵逵不朽，亦文士之过也。丙子岁，余远来省亲，曰：赏其上，忻然勒铭，以示来者。铭曰：

卫东之地蠖弱兮鸿河肆其横流，平民转泊兮眦如深雠，苏公来堰兮析民牢愁。沙涛雷波，禁束如死，沿二十年，乘亩比比，民亦何知，怨苦忘美。岁老复决，陷于全封，是堰棱亘，万室来同，众苦吟叹，始颂苏公之功。于戏！既利物以称仁，不窃禄以污身，邵塘漳乐，邈为全伦。吁嗟苏公兮，无羞于世之人兮。

张氏新小桥铭

粤若选胜尚奇见善称难者，与夫创新谋始远矣哉。新小桥，即张氏林泉之所建也。通沟涨白，所以莹林榭之辉，丹槛凌虚，所以喧耳目之用。利有未济

，人其舍诸，于是哲士预能，梓匠视力，役夫未疲，飞梁缔构，通竹阴之双隧，导宾阶之四达。苍云夜敛，疑上架于星河，零雨画晞，讶傍牵于螭螭。既萌谋始，得无健称者欤。某谓成功则细，创心是难，执彼量大，昭焉着焉。鄙乎隐鳞之狂，宁谢题柱之作。染翰之末，聊述铭云：

设险者水，谋始者贤。飞梁缔构，呀豁林泉。往复攸济，微乎舍旃。谁谓巨川，不能驾焉。

三不欺箴并序

君臣，人之纲也。仁义，人之宅也。是以缘情制礼，因事立法，此旷古圣贤宅人之典也。故立法不易者为经，利事可师者为传，此又垂训示人之深旨也。若子产之明，子贱之恕，西门生之猛，皆宗主仁义，合附民欲，三之不欺，于斯传矣。某心爱仁义，力趣圣域，尝谓诚不至而师古者，惑也；诚至而事异者，泥也，未若辅诸道，求诸心，行之不回，久而必至。齿仕已来，求望弥笃。三之不欺，独因心出。上不敢欺君，下不敢欺民，中不敢欺心，书带镂诚，用以自勉。岂古人之所未知，将后生之所为妄也。乃为箴曰：

古三不欺，恕猛以明。休民为宅，与世作程。今三不欺，君民心兮。诚人所及，胡用言之。克欲自刺，敕为身规。君道湛然，臣道干干。谓君私己，是谓欺天。民生嗤嗤，惟贤是资。欺枉以势，仁者不为。心为道源，执之诚难。利亦易诱，邪亦易干。一失其正，名辱身残。惟慕惟惧，心焉是刊。庶几兹世，无羞厥官。

惧箴并序

余幼荷父母之训，长师圣人之道，必纯必信，用庆于心。年甫弱冠，始接人事，事兹与人，鲜有通者。岂为善之未至耶？将学不知乎变耶？退而省己，作惧箴以自勖：

口乃祸府，交为祸媒。交莫浪合，口宜慎开。导我之得兮，纶然而去，丝然而来。谓我之失也，铮若破缶，割如惊雷。盖浅狭以自播，岂众民之喧倾。苟非洗虑以内观兮，如乳儿之抵虎，他人何由其拯哀。不切惧惕，徒飞嫌猜，其败已也，又何尤哉。

褊箴并序

褊之于名，不通也。内德既褊，君子之道，何由外矣。僦予作箴，欲自绳云：

百行同辙，一褊则阙。褊以败德，为主患之。大者有数，万缘交奔，有逆有谏，执谦为都，廓礼为府。褊既不生，患将焉举。入则有亲，出则有君。为政在慎，凝如北辰。奉亲或褊，子道是沦。事君或褊，臣节不伸。临事或褊，稔害下民。匪惟害民，抑亦毁身。存思积惧，久然通真。又嗟古人，忠于为

臣。妙谋正谏，暗投于君。不自蕴遏，速祸厥身。是以屈原流于湘滨。德与行先，昭如戴天。笃行不废，坦为真贤。或道随俗，变心为利。迁辱身败，教褊小人焉。商韩之辈，死其宜然。人生碌碌，人心反覆。狷人不持，遁于穷谷。智困于褊，仁固不足。伊余小人，生三十春，尽力圣教，穷奇古人。道岂易荷，性将难驯。谅兹生之，何云独箴，褊于其绅。

谒狄梁公庙文

皇宋文士张某，再拜致言于有唐巨臣梁公庠下：若子负气男子，学入圣理，纯正积中，文言任己，期欲摆去庸讹，彰显正始，使溶溢乎天地，洞格于鬼神。上欲升君，魁为尧邻，下欲铸民，熙熙如春。惟公昭达，察予悲辛。今则荏苒光阴，壮有及矣，结括宏图，流浪千里，秋声寥寥，远客心死。乐公清风，拜于庙址，即问穷通，胡彼焉此。呜呼，大丈夫岂徒言哉。

帝阙难寓，晨饥暮寒。进身非援，如扞青天。天理冥冥，愚实难知。报应如日，昭昭莫欺。小儒愿福，亦人之私。将出身以事主，幸明神其佑之。

骂青蝇文

火帝降，炎臣兴，邈矣六合，歆然如烝，万物长赢，如腾如凌，不可谢其玄造，不可名其至能。忽阴薄阳，化生青蝇，触类苒苒，朋飞薨薨，窃膻而蠹，芳筵预登。当是之际，无人不憎。我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堙郁不散，托蝇寄迹。不然者，何以变白为黑，变黑为白，所以恣其点染，所以遂其谗慝。奸佞之作，败君之德，黑白之变，为物之贼，所谓欲盖而彰，顺非而泽，使洁者不得自明，玄者不得自默，连璧失珍，兼金夺色，致义士之感心，几拊髀而太息。众君子矫而议曰：

天运地施，融融蚩蚩。何者不有，何生不滋。信妍丑以自任，亦浩混乎无知。蝇斯眇末，胡足骂为。殊不知天地不言，假手仁者。持准操程，以上化下，使恶不黜善，真不累假，廓唐尧之雍熙，称周王之风雅。防邪之萌，虽小不舍，厚污若成，悔何及也。于是连呼童奴，疾致如意，当案辍餐，对客攘臂，指西风而骂曰：未断尔祖，终恶尔类，营营乎青蝇止于藩。

卷七

书

上宰相书

月日，贡士张某再拜上书于相君黄合下：某闻宰执之重，百于机宜。贡士之列，一于有司。咸欲越局导志，渎于相公者，率不过速于求用矣。若言从中，行从正，虽有越局，相公必谓儒职也，非罪也。苟诡戾怪险，迷懵自高，相公虽不罪之，匹夫之义者不由也。

某匹夫之好义者，欲颂相公事业，相公事业，布在人口，陈于宋史，颂之便佞也。欲论终古致治之迹，即相公尽知之。欲纵辩奇譎，邀于相公，即儒者耻之。欲较时事，感动相公，殆非布衣之职。一欲自导其愚，干于相公，伏望愍怜之。

窃念某少也贱、生九河间，左右无贤戚之助，力学着文殆十七年。家贫无书，必俯伏人门以观览，每一思亲，即千里自至，余无废时。其间贤于己者，破囊从之，不肖者纵连几储臙，并笥发帛，内隐寒饿，不为前顾也。又谓仁义礼法，便世之府，从而成文，大乖体律，好古之愿止于是。以某之心，播于文章某之行播于知友，岂敢专守匹夫，纵适河曲，偷安于圣时哉。遂期乡书，趋来阙下。恭以天子文明，将拂猥滥，故宗伯大夫之门不可易入也，野儒朴文不可易闻也。进故无倚，退将不武，是故直书狂愚，干犯严重，亦未知获儒职也，儒罪也？恭以相公建造太平，启导贤路，若片善可采，获受其赐，则寒素幸甚，死生幸甚。临纸皇恐，书不能尽。某顿首。

寄张太玄书

洛阳张九，狂不似我，而道机笔力，伟卓神妙，屡奉清论，醒人心脾，时闻缀章，惊动豪俊，谈欢未几，违离如何。仰在今秋，为我仕进，荣诸侯贡贤之籍，解天子仄席之虑。狂生今来，亦有此意。况大丈夫内明外洁，气盛骨强，方当驱智勇以代天工，岂可惧朱紫而乐云泉者哉！炎凉屡变，气候增凄，西望英标，隐若魂动。故洛神宅，山川气清，秋原叶下，秋阁月午，时忽相思，寄我凤凰阙下耳。

答冯华进士书

茂才足下：昨日曲承惠顾，次示种李二进士新文四章。危坐讽吟，竟夕忘倦。英槩之气，骇人神魂，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少有成老之风，嘻，可畏也，词有复古之志，又其难哉。观夫贞良持便于用者，有若宁州石砚铭。故诡时之流罪之，小能致明于大者，有若挑灯杖赞。故汲贤之君预之，赋冢宰之职，酌致君之道，有若甘棠颂。故偷薄之臣悔之，歌赞帝德，以告成功，有若洛都凤楼颂。故纂尧之绩大之，非命世豪杰，何能及是欤？得谓韩柳之下升堂者也。虎子七朝，已见食牛之气，凤雏五色，即登王者之瑞。努力自负，伫俟大来，门弟子若是，师其如哉？某亦何人，敢议臧否，徒进乐善钦才之志。二子详察之。不悉。

与苏员外书

员外足下：某闻古之士有感人知遇，以至杀身者，岂徒然哉。嘻，知人之心易为义，欺人之急易以惠，惠与义，古人资以杀身也。某诚蒙弱，不迨古人，明惠之下，宁无感心哉。

某幼专事儒，积未知变，本之以言行，窒于利舌，卒而为文章，用鲜时态。十年于今，无求知于王公大彦之门者，愧有所未至也。复不能曲事辞气，为小郎辈取容哉。故穷病湮厄，步走千里，其穷可固也，其志不可变也。

足下鉴量有断，存念下流。始则怡色剧谈，诱以励行之节，终乃翦榻开馆，待以殊士之礼。在乎所感则深，而所愧益厚。何者？与人之安而义及之，君子也，待人之安而力不报之，废民也。某之所怀，宁忍愧惕。

伏况足下，相门遗芳，稟操特异，敦仁义于是，辩世道于是，文彩彬焕，为时命臣。某所祇陪，无一补効，岂不与废民同哉？昨日不远京师，载异门馆，虽足下信其无他，而同类见罪于某，曰：「子之志行，将肤伪何？且京洛贵门，待子非薄，而屡去之，将何以出身为帝者之臣欤？」某即曰：「以独客之职，而邦国之事责之，是乃可乎？」退喟身世，不觉悲叹。大丈夫行年三十，不能自立，而独终日戚惻，处人檐下，信乎末者也。矧复上露恩纪，细碎鄙怀，其可略也。

阔奉谈笑，将逾浹晨，感遇之私，恋恋曷已。谅犬马之何効，而松柏之有心。聊布尺书，用宣欵素，庶几详察之。不宣。某再拜。

大名府请首荐张覃书

十月十四日，应乡贡进士举张某，谨再拜献书于小宗伯席间；昨日公府试罢，羣口腾议，以某名在张覃之右。虽未知实，恐惕无量。窃以张覃者，内实敏直，外示谦和，乐贫著书十五年，未尝一日变节；事继母恭惧，犹初授教时，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万人毕词，谓之君子。况郝马魏之辈，十年往来，相与探讨，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车在近，计部旋遗，将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若覃之德远某之行万万也。窃敢僭冒，闻于视德，惶恐，惶恐。

抑又闻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闻，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辞闻。古之得士也鲜，今之得士也众。毕藉其用，克归于真，故周设俊造，专德行可进也，汉定四科，参众善可进也。迄于有唐，大正贡部，伟行奇业者尽取之，非行而文词者亦取之。流于百世之下，将为不易之典。

国家四海久安，贤俊间出，得士之众，于古无上。犹复仄言思贤于内，诏诸侯贡士于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应其选，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于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贤，诱天下之贤。某亦何人，来预明试，始随贡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于胸怀，因欲尽陈其愚执，伏望愍怜之。

某尝少年不量力，秉志励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饿，绝往还，除比岁一宁亲，则月无废日。然其心顽难通，故文词不逮于覃也。性复迂怪，执行望

于覃远矣。明公决以某为先，是不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恶也。若树覃为先，则诡薄之俗可易，仁义之风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贤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郁而不伸，则负掩贤之过，言之越职，则有犯上之罪。伏望终始鉴宥之。某再拜。

寄冯华李镠书

二生足下：尝谓丈夫之知人也，必矫俗以自是，必推心于无间。如某何人，下辱交结，愉愉笑歌，不在尘俗之调，章章话言，动由霸王之略。人竞骇心，某窃畏感。既月又离，其岁有聚，必见其散者也。

洛阳春辉明媚，可惜狂客无心，鞭马东去，诚忧喜不足以干达士之怀。其知己之别也，宁无意欤。二生临歧，隐忍相顾，洛水潺潺，下咽离恨，嵩云杳杳，动惨行色，狂歌醉吟，不觉千里。某之此来，自待益厚；囊有君子赠言之诗，悼远之序，偶关东俊民，时令展读，虽多二生有神笔力，亦谓我如何哉。仁达之惠，又兆于斯。

其或风物交感，芳尊在筵，忽忽凭栏，引颈西望，未知吾友亦为何心。况今句吴平定之后，翠华拜诏之岁，明天子方将化定八弦，准格万祀，必大索贤豪，料治机括。明诏将下，秋贡日逼，勉哉二生，可出仕也。神仙洞府，固在帝乡，青云阶级，未远笔下。即俟阴律告穷，春气有力，龙跃鹏怒，相期于凤凰阙下耳。

回路逸人卷书

路生外多仙风，内蕴王略，四十不仕，三吴浪游，口多寡词，人莫之识。一昨不远千里，来过弊封，试与微谈，惊我忘食。履行得贤人之操，立言臻作者之规，若是则心未弃言。世有明主，宜揖好爵，以从美名，俟其着勋简书，流惠民庶，当浮海上，与赤松子游，未为晚矣。因复盛卷，聊用披导。吾子详察之。

答王观察书

月日，具官某北首再拜，致诚于观风十一兄执事：弟少年无思筭，好陪狂徒，高谈极饮，致踰壮岁。方遂策名。洎于登朝，又倅边郡，塞外清怙，公中事稀，日与虎侯杂戏为乐。五木未止，六博已兴，投壶弈棋，排象旋子，斯实眇末，无足快心，其祈至者，蹴鞠引强，击射筭帖，攘袂掣肘，嗥呼争赢，有以壮临军之容，资佳会之具。

其或八月草枯，比日纵猎，寒风吹面则皴裂皮肤，惊尘随人则缁黑衣屨，渴饮已冰之酒，饥餐连血之肉，马不绝驰，弓不下臂，知得俊为快，不知劳筋为苦也。又若天清气和，列坐畅饮，乐奏繁剧，貔貅引前，盘槊击劒以电转，奔骑角觚以虎争，余兴未穷，则巨觥相罚，非倒瓮，非颓冠，略未云止。与

希生者道，真堪丧魂。

时弟年方盛，气尚壮，酒量过常，遂成饮痼，洩入膜内，栖于鬲中。良医不逢，积痼成疾，阴浊之气，久而下垂。既渐逼于膀胱，塞难归于胃腑，下泄无路，上蒸为疮，如斯之深，又将一纪。与膏肓以同道，亦腐胁之异名，纵得神医，亦难措手。诚由性愚不知摄养，贪酒不知撙节之所致也，非身灾命滞之有云。今则暂食疮痛，饮水血流，到阙七旬，未能入见，上负明君舍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愿，由此而较，乃是罪人。

数年前，兄为中执。中执者，诸侯跋扈，宰相弄权，授受匪人，风教颇辟，法度踰紊，私谒公行，绳违整网，真执宪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谬滥之踪，泯然亡绝，岂异乎獬豸有睨，大阿欲挥，持正之风，凜然可惧。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狎也。兄恳苦相念，略无避嫌，亲染简题，手封灵药，远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痼，使之丁壮，起弟驱走，使之报君，有以见君子之用心，忧于仁，急于义，不与古贤并者，其谁可方！爰属阻修，寻阙报复，谅不以为慢，而信为感之深。兄临民有仁，驭远有术，苦寒在候，善饭是宜，无任祝颂瞻望之至。惟兄察之。不宣。某再拜。

答汝州杨大监书

张老子今年七十矣，癖病有加，气血衰劣。每一餐讫，泯然沉昏，益之疮疼，殆不可过。入静自守，以真排邪，半夕之余，差可稍省。然了公事，接见宾僚，一日之勤，略不容息，若是者二年矣。莫暇问人事之可否，询交友之动止。去年冬暮，忽覩来缄，读之再三，未闲厥故，泊于释手，略无记忆。今年春半，再惠手毕，词旨勤勤，情分周至。即弗审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耶。大年俊敏绝伦，朋比生愧，言词正直，人情所厌。非遇至明之主，怜非常之才，即践愧厌之机，已被不测之咎。又思大年，禀气本薄，长年多病，应遂移疾之请，任此高闲之官。盛年辞荣，是名高格，吾曹碌碌，岂能一希光尘乎。尝以世之才豪，须藉智识。智识主之，则豪气不暴，纵不与伊吕并轡，正合著名，垂范不朽。屑屑罹祸者，自古何限，盖智不及气尔。君子之心，本于有济，流光莫系，瞥然过生，好事难成。昔贤所叹，若其通达胡为。大年悟解无空，素养道气，公暇虚室，自奉天和，忧无从来，患将何有，余生之快，独擅所得。全似终窶扫地，莫致润屋，尤谓贫中净洁者也。大年，大年，知张老乎？老子心无蕴畜，绝情绝思。情绝则聚散是闲，思绝则荣贱一致。颇身世若脱屣，岂能念他人乎！因是，报章苒苒稽晚，大年察之。见卜告老，永与世绝，纵命在我，岂能堪久？大年自持，勿以此老为念也。

答杨内翰书

内翰大年，负绝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系中禁，声驰四方。苟加颐气于

和，嗇精于漠，了然独到，邈与道俱，必臻长世之期，足称瑞时之表也。岂伊老劣，过示安有，喜愧再三，言不尽意。

寄张及寺丞书

寺丞别来无恙。谷城报政，古人之政也。棘寺命官，亨衢之始也。诚以吾宗，心识明达，志尚康济，必谓资世之宝，而诚主道之器也。信乎所莅，民仰其休。又贺仙游，偶此仁政，浮诞观德以归厚，凶狂不惩而自驯，浸淫淳和，粉饰风教。才之所至，政必速成，余加颐神，用卜长世，是恳恳之愿也。劣从髭发俱白，饮饵渐微，然而筋骸亦且轻健，未能告退，以养病身，忽至测测耳。今年之内，再信见遗，诚素有加，喜愧无尽。

与洪州安抚王杂端郎中书

国家辟土万里，列郡五百，以临边制远者不下五十州，处要分部者又为十四路，须资伟硕，用宣庙略。除三事司会外，圣君所属，莫若十四路之重乎。吾人识本明达，道存兼济，所临之地，民仰其休。洪，大郡也；安抚，殊号也。岁旱民乏，吾君是忧，爰藉英材，以济艰梗，使凶渠屏息，疲羸昭苏，吾人能之矣。久不奉面，常怀清芬，远闻此行，喜不自胜。非远拜覩，更不多云。

与大谏陈情书

某爰从受学，以至登朝，心实自强，性不为恶。故惟大谏，细所具知。一昨曲赐荐论，力相引用，才临赤县，便总转输。在乎圣恩，不谓不隆矣，在乎知己，不谓不深矣。到职已来，每事为戒，一则恐乖士人之行，二则虑伤见知之明，三则不敢负于初心，四则少欲加于民政。其中事有小事者，职分而已，何足陈哉。身受大谤者，贪夫乱之，无所尤也。近闻鼠辈多相构诽，兼被奸人屡有奏毁，仰惟天鉴，察其无私。信为善之不渝，果非祸之难入，生所幸者，君有赖焉。况某年近知非，发已半白，比于少壮，又加退思。大谏观某之心，本康人之心，今于斯也，岂有害耶。观某之行，慕古人之行，今于斯也，岂有变耶。常虑愚浅，无所効施，其如怯正大权，讷于辩对，饶尔自守，低随众流，遂使好直之心不能尽露，佐君之略不得自显，尤所短也。窃常患之，早赐不刚之议，诚得之矣。聊藉笔削，以代面言，庶宽投杼之疑，以释弹冠之愿，是所幸也。

谢焦文学书

文学鸣棹远来，携文见贄，言词典正，允多作者之风，理道宏深，备见致君之略。官虽小谴，心实自怡，可谓处困益真，将飞必伏者也。岂伊老劣，辱此过从。钦奉之余，感愧何尽。

答友生问文书

茂才足下：尝闻交不本势利，真丈夫之交；谈不乱得丧，真君子之谈。通

预乎是，吾友其人矣。窃尝接武，亦既宴语，信其言有格而意有断，直乎今而洞乎古。复加肯顾，博我以文，长笺巨编，通为友赞。观乎其文，健若决万人之敌，其理切特，尽惩劝之旨。方谓登昆丘者，嵩华难为山，瞰鳖海者，江河拙于水。又焉巽志，责时文之理于彼人斯。于戏！文者，儒之职，言者，文之端。子诚儒矣，得不洗露狂斐，以尽知己之进退欤。

尝试论之曰：天地辟，圣人作，大朴散，礼义兴。谓乎五常，所以佑天地之功，谓乎六籍，所以挾天地之塞。万古而下，其谁异诸？故君臣父子，非文言无以定其分，朝会揖让，非文言无以格其体，政以正之，非文言无以导其化，乐以和之，非文言无以节其变。咸迹于行事，播为文章。嘻，圣人之道，我也有旨哉。故鼎有铭而乐有诗，礼有诰而书有诰，纷纶众制，六籍悉备焉。

周汉已降，代不乏贤，视文之否臧，见德之高下。若以偶语之作，参古正之辞，辞得异而道不可异也。故谓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荡，非文也。出乎是者，予焉及知。生之文理雄富，谈议正直，允所谓大夫君子欤。如予颛蒙，何胜告诱，丁丁友声，宁缓报应，即不知谓前言之如何。方今明天子在上，子将出仕，更赖正人，多所训导。聊具报复，意不能悉。某白。

卷八

记

麟州通判厅记

今之通判，古之监郡。郡政之治，助而成之，郡政之戾，矫以正之，此足以宣天子之风，达穷民之志也。我国家开疆八荒，列郡五百，皇德所被，人用胥悦，皇威所加，罔不震恐。故使一儒者鞭制荒外，何其壮耶。

麟州旧壤，寔曰新秦。按秦武王转徙东民以实此土，久用滋富，因以名之。汉隶朔方之郡，唐为胜州之域。匈奴接荒，在河一曲，党项部族、汉民混居。长城基前，屈野川其右，左带楼烦之境，南徧赫连之乡，惟府由兹，唇齿相辅。开元年中，羣蕃构逆，燕公【燕公张说】致讨，请城麟州，所以安余种也。显德之末，刘崇不寅，杨侯作藩，移垒斯堡，所以护并寇也。【显德五年，移州小堡。】

通判之职，殆未尝设。雍熙二年夏六月，始某拜命，倅莅是邦。其辑兵绥民，御侮致饷，利与守牧相为表裏。爰卜安堵，以宅厥处，取材因旧，不夺民力。厅事敞闲，独首阳位。故厅，停也，使停息其间。又厅，听也，欲听行其教。盖礼之攸属，民之是依，得不慎哉。于戏！君道惟艰，艰于审贤；臣道惟艰，艰于克官；民道惟艰，艰于能安。若是厅也，帝王之诏令存焉，千里之刑政系焉。苟职君之务，如饥嗜食，待君之民，如子俟息，则明恕中出，刑政用

清，内杜擅权之吏，外绝无告之民，谓斯厅也，宇覆疆内，人用休息。若忽君之令，寇君之政，掠民膏腴，为妻、子谋，则志辱于贪，事成于滥，既厚蕴桷之责，亦速覆舟之咎，谓是厅也，丑甚屠肆，其何游焉。贤行难着，仁心易隳，敢镂厅壁，取为政规。后之君子，勿为妄也。时皇宋雍熙二年八月日记。

陕府回銮寺记

粤若我佛之教也，以大悲悯拔无量苦厄，大智慧破一切邪见，色想未空，文字流衍。滋法雨之惠施，清火宅之烟焰，茫茫苾芻，资精进以成果，悠悠凶俗，识向善以蒙福。存诸中国者，正由是欤。周天王书悬象之变，汉天子证金人之梦，其源滥觞，寢以成海。吴魏之后，咸与伸之，广于晋宋，盛于齐梁也。王城郡县，想象于祇园，名山大川，半同于鹫岭。灵因圣果，释典备存焉。

回銮寺者，唐代宗返正之所建也。天网疏疏，胡羯肆虐，惟陕之休，銮輿至止。土德断而复续者，黄帝所以告帝休也，青天裂而再补者，尚父所以戡巨难也。大明始更，帝其念哉。大历二年，诏陕牧节东诸侯岁贡之货，为朕寺之，所以表殊纘而谢玄圣也。宝应元年，荐赐名号，所以志圣感而示无穷也。缙徒云趋，叹甚希有。洎唐祚告衰，内夷作梗，巢孽蔡盗，揭竿而趋，流毒于陕，弥岁未殄。檀炉灵刹，资为烽候之具，清磬鸿钟，翻成鞞鼓之响，殊功胜事，一旦委地者哉。降及有梁，纘天称帝，宗臣异王，允厘斯土，谓六度可以参五常，存善所以增厚德，眷彼遗堵，遂发诚愿。我略既以云委，四众因而影附，民力不匮，功用斯集。猗乎大像中尊，欲示有为之教，三门外阨，因严象帝之居，高阁层楼，若峯之峙，长廊正殿，如翼相附，宴堂食庐，罔不兼备。天佑二年夏四月，门吏告成，王命我先师审志大德主焉。

师姓郭氏，当郡沙子人也。幼趋精舍，因成习性之渐，长悟尘累，卓有摆落之志。谓心可传，礼长智于咸镐，叹圣将远，参文殊于五台。戒珠不<<垂块>-土旁>，慧炬增照，既兆真寂之应，终动王侯之请。登堂之俊，叹言善哉，静节可以励俗，有作所以成住。室与磬悬，行亦冰立，顾榛芜如寇讎，随意划落，为坎埴非心地，与之平坦，日阶月衢，以至休哉。言念蒸人，迷远真觉，故和其容以附众，正其词而行化。惟和与正，其渐民之级欤。于是登师堂者，顽必易虑，诞必守节，瞽用开视，愚或成哲，岂徒超玄迈空，独利学者，亦使忠义仁孝，因由是生。今主院某，志本孟浪，心随昭通，事师如父，礼师如佛，三十年内，一物不遗，寔僧国之能贤，而玄门之宗主也。某器其克肖，覩此盛因，略助援毫，用存实录。金坛示法，愧引喻于无穷，石柱疏词，冀存功于不朽。时皇宋开宝七年月日记。

益州重修公署记并梁周翰系

按图经，秦惠王遣张仪、陈轸伐蜀，灭开明氏，卜筑是城，方广七里，从周制也。分筑南北二少城，以处商贾。少城之迹，今并堙没。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汉，民户益繁，改郡曰益州。由汉至唐，逆顺增损，出诸史论，此不复言。

隋文帝封次子秀为蜀王，因附张仪旧城，增筑南西二隅，通广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北也。唐玄宗幸蜀，升为成都府。唐末政弛，诸蛮内寇，高骈建节，实时驱除。以为居人围闭，多萦肿疾，始筑罗城，方广三十六里。【清远江元在州前，因筑罗城，开秽今所。】顾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朱梁移唐鼎，远人得以肆志，王建、孟知祥，迭称伪号。干德初，王师吊伐，申命参知政事吕余庆知军府事，取伪册勋府为治所。淳化甲午岁，土贼李顺据有州城，偏师一兴，寻亦殄灭。【是年降府为州。】危楼壤屋，比比相望，台殿余基，屹然并峙。官曹不次，非所便宜。

至道丁酉岁，某始议改作，计工上请，帝命是俞，仍委使乎以董于役。其计材也，先二年讨贼之始，林菁阴深，多隐亡命，许其剪伐，以廓康庄，得竹凡二十万木，椽二万条。贼乱之余，人多违禁，帝恩宽贷，舍死而徙。又以徒役之人，陶土为瓦，较日减工，人不告倦，岁得瓦四十万。新故相兼，无所阙乏。毁逾制将颠之屋，即栋梁桁植之众，不复外求。平屹然台殿之址，即缚础百万之数，一以充足。其计役也，得系岸水运二千人，更为三番，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归，当午乃息；冬即辰后起功，始申而罢，所以养人力而护寒燠也。自夏徂冬，十月工毕。无游手，无逃丁，所谓不劳而成矣。其计匠也，先举民籍，得千余人，军籍三百人，分为四番，约旬有代，指期自至，不复追呼。由台殿之土，资圻埆之用，与夫塹地劳人，省功殆半。

其东因孟氏文明厅为设厅廊，有看楼。厅后起堂。中门立戟，通于大门。其中因王氏西楼为后楼，楼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迴廊，廊南暖厅，屏有黄氏【名筌】画双鹤花竹怪石在焉，众名曰双鹤厅。次南凉厅，壁有黄氏画湖滩水、双鹭在焉，【其画二壁洎鹤屏，皆于坏屋移置。】因名曰昼厅。凉、暖二厅，便寒暑也。二厅之东，官厨四十间。厨北越通廊，廊北为道院，一厅一堂。厨与道院，本非正位，盖搏减古廊二础之外盈地所安也。凉厅西有都厅，厅在使院六十间之中，所以便议公也。院北有节堂，堂北有正堂，与后楼前堂为次西位也。节堂西通兵甲库，所以示隐固也。凉、都二厅南，列四署，同寮以居。前门通衢，后门通厅，所以便行事也。公库、直室、客位、食厅之列，马廐、酒库、园果、疏流之次，四面称宜，无不周尽。疏篁奇树，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记。东挟戍兵二营，南有资军大库，库非新建，附近故书。改朝西门为衙西门，去三门为一门，平僭伪之迹，合州郡之制，允谓得中矣。不

损一钱，不扰一民，得屋大小七百四十间，【二营不在数。】有以利事矣。若俟木朽而后计役，耗官损民，何啻累百万计。

州郡兴修，无足纪绿，且欲旌其削伪为正，无惑远民，使子子孙孙不复识逾僭之度。恭以给事圣门，上贤当朝，硕德立言，稽事理，合化元，不虚美，不隐恶，文成笔端，动即不朽，欲凭实录，以光远方。其兴修事迹，已述在前。

给事中、判昭文馆事、安定梁周翰系曰：

夫九州岛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鹫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朝廷精求良牧，忧在远人，每难其材，颇精厥虑。亦时有违拂上意，侵铄下民，理丝而数棼，澄水而屡挠。

公属贼锋肆虐之余，主将骄兵之后，收其污染，涤惠泽以天波，拯其伤夷，示大造于圣诏。万族有其生意，比屋返其营魂，伊公之推心，合主上素志。顾公府之故治，皆伪政之遗基，乃削大壮之宏规，俾循列郡之例程，不劳弊于民力，不糜散于国财，岁未云周，民观骤改。凡视事之所，泊燕劳之堂，寮吏之所休，游赏之所适，竹树花卉，所至毕臻。自韦南康骄悍之余，孟先主僭悖之后，共安其过，习以成风。若今之所营，实驱以合道，轻浮潜厚，凶忤寝仁，循吏所能，允克皆践。苟采访之吏亟以状闻，而畴庸之恩遄当下霑，参三事之庶政，翊大君之鸿猷，休泰之辰，恢闡益盛，乃中外之同词也。

周翰柴愚有素，颜铸宁希，自罢禁林，出判上馆。渐迫老传之齿，复多负薪之忧，滞思本微，小才疑尽，远承延瞩，久未称怀。盖明公语营缮之源，叙致周密，垂劝戒之旨，通协神聪，止以宠示之文，便为貽代之式。辄书后系，聊赞元功。时学士侍郎授代归朝之年，撰行之日，周翰谨述于碑之阴云。景德三年记。

升州重修转运司公署记

圣人造天下，必区土以居民，画疆以为国。小大之政，授之贤才，俾风教下畅，民情上达，上下交得，则治道具矣。有唐列天下十道，国家因唐旧制，道置转运使主焉。岂徒提行台漕运之职，亦以代古诸侯分制之权，期部执事不得擅为异法也。诚以命令禀于天子，其昭著能事，厥惟善良，苟郡县不德，奸豪任情，蠹弊因仍，刑罚不正，民有不得平者，征敛违度，巡护不谨，毒有流于下者，咸得致诘裁正，口口以闻。或高才沉于下寮，治声被于四远，乡党之孝悌，岩谷之贞纯，悉系明扬，用称中旨。加之辩惑，焕然易从。如此则上无旷官，下无冤人，驯良适意，凶邪丧朋，欲民不讴歌于路，时不颂雍熙者，未之有也。至于移多补少，利于均输，漕辇羨积，上实天府，兹为心计，较然后知。于戏！若道皆得人，虽四海之大，万里之远，圣君览御，如在目前。

所谓今之转运，兼国家分制行台之权，亦公卿试吏之地，乌独曰三司子司乎？就裁朝廷数十州事，以尊主庇民为己任者，转运也。岂不曰公卿试吏乎？

江南转运司，开宝甲戌岁取伪司会府为之。大中祥符己酉春，民火因风，立焚千室，老屋承势，化为煨烬。某既惭且惧，亟思缮全。复嘉二公临事称职，不敢以挠为惮，不敢以劳为词，户借一工，工轮十日，末春经始，首冬毕功。所喜者民不知倦，官不至费，公宅成焉。顾庭除之广袤，栋宇之多少，有次有列，来者咸覩。他日朽去，记将何益。今所记者，欲后之君子，慎惜名器，修举职业，使非道不得萌生，而平民受赐，足以擅试才之誉，副临轩之嘱，不其伟欤。与夫循默养名怙与自大者，不同日而议也。时皇宋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

春日宴李氏林亭记

人生无贤愚，孰不欲快身于显贵，休思于荣赏。二者天下之通美，小不适宜，则儒者黜其非道矣。李公之林亭适宜矣。公之门勋耀于世，孝友光于家，得不崇轩馆，疏亭苑，以发其荣耶？天衢九通，我宇其中，背室迎阳，亭林缦芳，故贤者谓其外作官劳，内适情性，不肖者谓其外张威气，内尽荒伏。若李公之贤远矣，朝伦之杰，时乐其游，文墨之雄，日愿其交。于以季春元日，宴于羣士，阳光入林，宣露和气，酒酣乐备，羣公赋诗。九河生倡言于坐曰：且大梁天帝之都，亩地千镒，一庐十金，安然辟广庭，作芳致，岂不尊性而贵奇欤？人生世中，百劳万穷，安然銜荣赏，岂不德至而贵显欤？身服世荣，或荡而轻，安然与贤者游，岂不志大而识远欤？更若克万峯，畦百药，岂不安仁而履义欤？松篁啸风，怪石嵌虎，岂不体节贞欤？又焉婴花进红，乳草织绿而已？竹林诞放，金谷淫侈，亦奚足俦也？坚此志节，全此令仪，何嗣业之不显，何编简之不荣？野夫非佞，直序芳猷。凡诸同筵名于右。

序

送赵况进士谒李员外序

世禄之子，负奇节异才者，尤令人多之。天水赵况，故右丞之幼子也。当食齿未坚而孤，既冠而贫，苟非正气内融，真道外入，安不为骄荡所溺而羈惛所困者耶？

前年予来洛中，豪贵哲士，往往颂其能。试与之语，廓然见丈夫之气，观其草词索意，则语韵畅达，采摘冥远，尤能辨舜禹商周所由之道，杨孟韩柳驳正之旨，其庶矣，真可多也哉。亦谓士之贮道德，盘盘然若大块咽风，崇丘苞云，曷莫施之乎。

今年秋，果为洛侯以贤名贡之，趣来京师，诏已罢举。嘻，贵人子义且自负，苟未能通任于国君，焉有蹂污肠肺，曲媚以厚己耶？虽梁颖二贤器尔亦甚

，彼何力缓尔屑屑乎。饿僮羸马，将嫁于齐，寒气酸骨，寒风惨肌，萧条千里，此行谓何？且大丈夫旅于天地，通塞不足易其虑，何小劳暂别惊心乎？

戒车之晨，贤俊三十辈，欢饯于原。昌黎韩丕歌诗以将之，九河张某序行以多之。已而曰：齐邑李大夫，天下之贤，今从之游，他年再会帝乡。揣尔用心之道，进如何也。

送田锡韩丕之任序

宋皇嗣天子，仁明而多文，功发正治，为太平先，是用顿天，网罗英豪，以至中夏荒徼，弗敢隐其贤，岁贡于阙下者五千辈，号秀异者五百人。皇帝顾喜，策问金殿，有以革前法之弊，乐得贤之众。既得之，亟用之，当陛释褐，初命监州。旷古哲王，审贤进用之迹，莫若斯之盛者也。万众驩唱，流震天下，九河生闻而伙叹，疾至辇毂。性愚既狃，无与人事，故不果知阶青云者若之贤乎。韩、田二生，预熟其操。观其言非仁义不出，回行非仁义不履，文彩纯正，争走造化，嘻可畏也。仰天顿首，多贺明天子得贤之实有若是哉。是行也，衡宣千里之邦，可以扬大帝之风，达君子之志。编民有便教，十室有耆艾，俟其化行而希颜者来上都，予即磨其风度如何尔。仆马在御，江山匪遥，亭柳弄黄，离酒泛绿，尽醉即去，勿作儿女子之诀也。

赠丘生别序

英贤生于世，岂徒尔哉？必与神龙岳云曹走天下。方今时运和会，天子仁圣，动植之类，咸迎其休，况于人乎？况于贤乎？丘生之贤，世亦罕得，执行之淳，专文之真，阅邪伪如含耻，极丘轲之遗风。问其年则冠而有加，责其名则炫骇京国。何金马之未试，怵栖栖于旅途，炎光炽空，淮海千里，牵喻不留，诀我东去。虽云龙之气，有时而神，若王孙羁孤，宁不叹惋？众君子怅饯隋岸，声诗赠行，下交浅芜，聊为序引，赓奏孤舟一章，以抒勤恳。诗曰：汴水汤汤，维舟中央。其去也茫茫，其来也茫茫。与其济兮，焉知古之人不同舟而乐康。

许昌诗集序

文章之兴，惟深于诗者，古所难哉。以其不沿行事之迹，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倡导下情，直而婉，微而显，一联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劝而不仁者惧，彰是救过，抑又何多。可谓擅造化之心目，发典籍之英华者也。

治诗人失正，采诗官废，淫词嫚唱，半成谵谈。后世作者，虽欲立言存教，直以业成无用，故留意者鲜。有如山僧逸民，终老耽酝，搜难抉奇，时得佳句，斯乃正始之音，翻为处士之一艺尔。又若才卑不能起语，思拙困于物象，兴咏违于事情，讽颂生于喜怒，以此较之，果无用也。其中浅劣之尤者，体盗人意，用为己功，衒气扬声，略无愧耻。呜呼！风雅道丧，若是之甚欤。

许昌薛侯，诗人之雄乎。观夫所尚，率以治世为本，随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谓才俊之伟也；蹂躏时事，聚为国风，谓风流之至也。贵农贱贾，资为心术，苟引而伸之，岂不能黜邪归正，去烦从简，致君道有绪而民业用休。唐德下衰，薛其已矣。夫世议自伐，寡于谦称，胡不云主道之过乎？往往逸韵流入郑声，如吴姬并洛歌人等词，盛传人间，未易删去，知言之爱，掩覆无由，蚁鼻之缺，白珪之玷也。斯言之失，君子之薄也，操履之迹，可不慎欤。

薛诗千余篇，少得全本。咸平癸卯年，余移自成镐，再莅三川。岁稔民和，公中事简，时会同列，引满酬诗。因议近代作者，各出薛集，仅将十本，五言七言，二韵至一百韵，凡得四百七十篇。爰命通理太常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矩、节度推官韦宿从长参校，依旧本例，编为十卷，授鬻书者雕印行用。字未尽精，篇亦颇略，与夫世传讹本，深有可观。是年乙巳，秋八月，枢密直学士尚书刑部侍郎知益州兼兵马钤辖张某序。

送进士张及赴举序

益都去帝乡四千里，平昔英俊怠于进趣，况更贼乱之后，例阙资生之计，乡老之荐，声响久绝。今年秋，华阳邑大夫以三进士为请，试官颂其文，闾里称其行，又嘉其迹忘遐阔，心恋明圣，有以彰远人。既又吾君，德泽流被于无穷也。近世取鹿鸣之什以飨贡士。斯筵之启，殆若是乎？举送官老不胜酒，亦醉且喜，因歌诗以将之，众君子词学先鸣，请为赓歌之。

碑铭

大宋赠监门卫将军上官公神道碑铭

通天地之道谓之圣，通人物之道谓之贤。圣贤不偶于时者有之矣，未有不知道而能声名光大者也。公圣门之贤者，高阳氏之裔，楚大夫子兰之后，世有明德，家传懿行。祖某，父某，值唐末乱罹，隐德不仕。

公志度闳远，履行修谨，长于干戈之时，不废俎豆之业。始学礼，知三代损益，艺精。乡人谕之请仕，公曰：「唐德下衰，诸侯擅命，土宇分裂，命臣无几。况春官氏失职，仕进不由权幸者鲜矣。若由道以行己，虽执鞭之士，吾无与辞，苟枉道以事人，使簠金列驷，吾耻有也。」兵战无日，民力不堪，大梁四通，供饷兼倍。一日，诸父曰：「尔不应乡选，当休吾家乎？」遂从三司省召，为主藏吏。居积岁，以清谨闻，选为宁州粮料使。又转鄜州粮料使，备军期也。干德初，前军克蜀，又选为洋州粮料使。荆土久乂，蜀川既平，转江万艘，委积无算，承命于荆，以董财计。当时处此职者，以侵民聚财为己任，以买权徼势为能事，奢靡拟于公室，气艳侔于贵胄。公独翛然如古贞士。呜呼！安卑以乐志，舍利以趋义，岂不谓圣门之贤乎！

开宝七年，公年六十三，遘疾于荆之传舍，临终谓长子正曰：「吾学与仕越四十年，志无所适，此亦命也。尔读春秋，知褒贬之旨，更版摄，得为政之要，当诚明以遇物，则终身不匮，当笃志以临事，则所向皆得。颠沛造次，无忘于仁，能成吾志，死且不朽。」

长子泣血奉训，扶柩以归。服除，由摄资授殿前承旨，以材能，累迁西京作坊副使，充剑门关使。淳化甲午岁，盗起两川，蜀城俱溃，众号百万，直趋剑门，加以败卒亡官，先日而至，人心惊悚，投死无地。乃诫曰：「有议北归者梟首！有不用命者支解，」人皆帖息，不敢仰视。独提兵出关，连战连却，贼气于是沮矣，我关于固矣。以奇功，超授六宅使、剑州刺史。

明年，天子以主将迁延，余寇未殄，遂授峯州团练使、西川招安使以代焉。既擒且诱，示信推仁，七旬贼平，多见全活。次年秋，巡检不仁，官军生衅，啸聚亡命，图为乱阶。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两川震惊，决于次晨，长驱入益。自戒师旅，逆战方井，战酣兵却，众皆失色，于是下马挥剑，有死无二，鼓怒增气，战功遂成。贼有逃刃者，命一介之使，擒于蛮中，人有未谕者，飞克贼之意，遍于川峡。人人顿安，如脱虎口，既屠其贼，又安其民，所谓仁勇兼致者也。寻授南作坊使，赏军功也。

议者谓剑门之守，坚守也，方井之战，死战也。非此，重贻吾君之忧乎？重罹川民之患乎？宠厚誉远，诚有谓也。明年替归，授东上合门使。其战守之奇，盖由诚明笃志，劲不忘仁，成先训也。其功业之着，盖立身行道，光扬令名，成先志也。传不云：不在于身，而在子孙乎？上官氏之谓矣。

淳化郊祀庆恩，公以长子官赠率府副率。至道中，再赠率府率。今上即位，加赠左监门卫将军。娶袁氏，今长安郡太君，惠淑慈爱，有贤母之称。生男五人，女二人。长男正，前所谓有军功者。第五男某，见任右班殿直，仁而有断，众伏其能。三男早卒。长女适三班奉职张奭，次女未笄而卒。咸平二年八月四日，葬于开封府封丘县旧乡某原里也。咏与公长子同方井之忧，因而欺狎，熟知善行，是用直书。乃为铭曰：

猗欤哲人，怀明抱真。志高位下，德不及民。平生之意，传于嗣子。遂崇战功，成公之美。因加荣封，绰然华宗。所谓生不易操，死而志通者也。呜呼！休哉。

卷九

表

通判相州求养亲表

臣某言：臣闻，以禄奉亲，孝子之常道也；从人之欲，圣主之广爱也。臣

【中谢。】窃念臣生居仄陋，艮值太平，遇陛下好文，故臣一上取进士之第，遇陛下求治，故臣再任为登朝之官。揣分抚躬，磨顽砺朽，使臣冒白刃，履重艰，不足以谢陛下待臣之赐也。况河相大镇，王畿连疆，委重者亲民，望美者倅郡，犹复拳拳誓志，欲求改官者，盖遇陛下孝治之时，臣有遣亲之咎也。重念臣十年聚学，悉是离乡，两任远官，皆非迎养。近因受命，曾到旧庐，双亲扶羸，顾臣以泣，臣非死木，得不伤心？臣亦引谕国恩，用相慰勉，终且恋其本土，不肯随臣之官。朝夕系思，方寸已乱。臣又闻，不可再得者父母，幸而获遇者圣君，若不剖心见词，违制以请，则上辜陛下广均物之恩，下使微臣负终身之戚。臣之家属，近隶濮州，窃闻州城例有酒税，望回天眷，察臣愚衷，则臣乞纳升朝两官，换监濮州一务。臣非矫激，盖欲明危迫之志也。若此，则内有承颜之美，外谐陈力之方，匪惟臣身独荷荣遇，亦使四海之内，百世之间，孝子良臣，闻风增庆。其如毕身命，报鸿私，生民常心，岂合陈露，干犯天慈？臣无任战汗，激切望恩之至。谨奉表陈乞以闻。

荆湖转运蒙恩奖谕谢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密院递到勅书一道，蒙恩特赐奖谕者。皇文昭烂，睿眷重深，拜思而力若不胜，揣分而心无所措。【中谢。】臣闻量材受官，明君之善教，尽力事主，臣下之常心。苟规矩之不踰，则上下之交庆。臣之所佩，谓之至言。恭惟徽号皇帝陛下，应运乘干，体天行道，谓文为理时之本，故亲策贤良；谓公为御下之规，故明悬教令。信无幽而不烛，在有物以咸苏，昭昭然，穆穆然，诚千载之一会也。窃念臣贱同草芥，器甚斗筲，徒因总发之年，便学为臣之业，以至出随乡荐，恭逢圣时，当召试金阶，赐科名于异等，洎抡官天府，委漕运之要司，恩遇有加，惊愧无尽。是以身为外事，公作中谋，既不敢旷职徇情，惟求自适，亦不使容奸党恶，以博虚名。方虞积毁以销金，岂意飞声而悟主，爰迓圣奖，俯降天书。匪徒一介之臣，传荣不朽，用使九流之士，砺志无穷。此盖皇帝陛下，鉴洞古今，义形普率，欲贪邪之易虑，故廉慎以为文。臣复何功，可以当此？惶骇之至，莫知所裁，得不益励至诚，恭遵大教。虽削繁理剧，未通使物之宜，而竭节尽忠，更切报君之愿。云云。

奏郑元佑事蒙恩奖谕谢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密院递到勅书一道，蒙恩特赐奖谕者。恩自天来，荣加望外，拜伏之次，惶骇失图。【中谢。】臣闻君道明则臣诚着，上好礼则下兴让，此有国之大章，治朝之余裕也。如臣操植，无一可堪，徒自出身，遭逢圣主，过有采听，擢充转输。臣虽愚蒙，亮切感愤，是以不舍昼夜，惟思公忠，以便民尊主为常规，以除邪翦弊为己任，遂致贪官诟怒，豪吏震惊

，谤声塞于道途，毁状闻于旒冕。恭惟神断，处在不疑，使臣勤劬，得尽任委，此所谓陛下至明而臣诚稍着也。近者制置使纪臣职事，上达宸聪，感天眷以轸怜，加玺书之慰劳，臣虽不称，伏用增惭。且制置使与臣，生平未尝识面，略闻履莅，便与荐论，绝古人忌党之私，见义士徇公之节，此所谓陛下好礼、臣庶兴让也明矣。大恩莫报，至圣难名，但切战兢，以卜终始。云云。让起复表臣某言：今月三日，合门勾唤，蒙恩特授臣起复，依前守尚书虞部郎中，充枢密院直学士，散官勋赐如故者。臣闻父子之情，其丧也有终身之戚，君臣之义，其深也有起复之文。如臣颡蒙，方负罪衅，忽被殊宠，寔难为心，臣诚感诚咽，顿首顿首。窃念臣河朔单门，天下孤迹，值文皇之肇运，偶儒学以谋身。始中悬科，既不由于势援，洎充近侍，皆出自于天恩。未能公道以誓诚，岂意私门之降祸，故当屏绝，以履哀摧。伏蒙皇帝陛下，过听微臣，稍于勤尽，起从苦次，令就朝行。虽出絳是荣，颇耀士人之目，而旧巢兴感，若为禽鸟之情。欲望特辍明恩，许全私礼，服麻啜菽，期少报于劬劳，移孝资忠，庶无违于风教。干冒天慈，臣无任祈天沥恳哀摧哽咽之至。谨奉表陈让以闻。臣诚哀诚切，顿首顿首。谨言。

谢起复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准中书札子，伏蒙圣慈以臣所让，恩令不行，一依指挥给假，候回日朝谢者。皇私日丽，睿渥春回，退惟贱微，再切惊惧，臣诚庆诚幸，顿首顿首。窃念臣处世无才，逢时有幸，既将身以许国，兼得禄以荣亲。所恨者，先臣卧疾之初，阙于尝药，所苦者，丹旒出门之日，不得攀棺，遂沥恳以祈天，冀投诚于终丧。伏蒙法天崇道皇帝陛下，怜其近性，示以夺情，殊常曲降于恩辉，自远许从于假告，灵前一恸，庸知有后之人，此外何求，但觅报君之路。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某诚荣诚感，顿首顿首。谨言。

贺西川贼平表

臣某言：今得钤辖进奏院告报，寄班恭奉官安守忠到阙奏，十月三日富顺监与贼相见，一合杀下军贼，斫到王均首级，掩杀招降到贼人草补人员共六千余人，其贼并已翦除静尽者。臣当时集军州官吏、僧道、百姓，晓谕讫。小丑乱常，偏师致讨，寻闻就戮，大快羣情。【中谢。】窃以太祖开基，广之以教导；太宗临极，益之以慈仁，万方浹洽于皇恩，百姓不知于日用。恭以皇帝陛下，道光先志，化被无垠，含气遂生，如逢于煦日，行歌载路，共赞于昌时。而独王均，愚不畏天，饱思吠主，扇摇凶党，搔动边城。皇帝陛下，犹示招绥，冀其悔悟。迷而不复，有烦问罪之师，困极斯逃，方信灭身之祸。虽将臣之宣力，由英主之授谋，四海一心，同庆于此。臣叨尘班苑，获守藩方，诚无执

锐之勤，实愜除奸之愿。云云。

杭州蒙恩奖谕谢表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为本州岛百姓滕超等举留臣，蒙恩特赐奖谕者。臣叨任藩宣，曾无政绩，忽因民欲，俯降天书，光宠异常，惶骇失据。【中谢。】臣闻舜称善人，即不仁者远，汉求良吏，即守道者前，所以极理体之大中，致生民于康乐也。恭惟徽号皇帝陛下，遵汉之道，行舜之心，兴一事未尝不恭俭为先，命一官未尝不惠爱为寄，故得朝风宽简，世态淳和，史官但记其时雍，野老不知于帝力。臣叨尘有位，获预颁条，虽志在推忠，莫着分忧之効，而心期济众，未知为治之方。徒以浙右近年民间小歉，既蒙明勅，与蠲之于赋租，复降异恩，又赈之以口粟，此皆皇猷所被，民事重苏，静言所因，于臣何有？顾惟下俚，不识大端，誉臣之长，掩君之惠，敢干双阙，留举微臣。盖遇皇帝陛下，道在包荒，恩从奖善，既不责民之僭冒，亦不究臣之旷遣，便枉玺书，曲形慰劳，人百皆喜，臣独未遑。且以江外诸州，杭为巨镇，臣之到任，已踰二年，未能使民绝忿争，未能使吏知廉耻，蒿莱之有所不尽辟，狱讼之有所未尽空，自谓孤奉舜称，略无善行，谬荣汉选，不见良能。是以臣受宠载惊，腼颜增愧也。得不更思体国，益用竭诚，求古人化俗之方，副明主爱民之旨。望裨万一，少报生成。

谢恤刑表

臣某言：伏蒙圣慈赐臣恤刑诏书一道，臣已当时行下讫。时属长赢，恩推钦恤，涣若好生之德，彰乎慎罚之文，远迹之心，欢抃失次。【中谢。】臣闻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作是五刑，明兹三讯，所以重生民之命，而为大化之防。恭惟徽号皇帝陛下，俭以率众，仁以爱人，治定功成，刑清事简，犹虑烦阳之候，不无轻系之人。首发德音，俾触网者有自新之路，复颁明诏，欲分条者绝舞法之心。式是大和，同登于道。至若有虞之画象，大禹之泣辜，用此忧勤，曾未差忒。臣本疏材术，谬掌郡符，不能倡导于化风，未得空虚于图图，蝇怀恩顾，伏用兢惭。是以益励至诚，恭遵大训，虽知听审难臻明恕之方，一覬宽平少副哀矜之旨。云云。

贺圣驾幸澶州还京表

臣某言：今月七日，入内高班王某至，伏审銮辂已于十九日却还京阙者。中外士人，朝昏系望，纔闻返驾，共庆丹诚。【中谢。】窃以四海久安，三农始隙，忽意北夷之俗，辙萌犯顺之机。恭惟皇帝陛下，忘黄屋之尊，务息民之道，聊举省方之典，因陈问罪之师，果致杂虏革心，使人请命。属大道含容之德，不责小瑕，而着明临照之恩，许其通好，允得弭兵之略，兼光柔远之风。华夏之情，欢抃交至。云云。

谢除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月日，密院递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蒙恩特授臣中大夫、吏部侍郎，加食吧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上柱国，仍放朝谢者。臣闻周宠名侯，始行加地之赏，汉崇良吏，方推增秩之恩。不尝妄及于匪人，有以腾辉于当世。岂以天官少宰，上柱殊勋，中大夫汉之清资，食实封唐之极赏，一日并授，在臣何堪！傥稽责实之文，深黜陟明之典，荣多益惧，处不知宁。【中谢。】窃以臣才不兼人，愚惟守己，每念流年易失，好事难成，故急急以行心，亦拳拳于励节。爰自出专外计，入直中枢，历司台省之权，兼摄诸侯之政，谓奸回不叱，无以增圣主之明，谓凶恶不除，无以解黎元之患。臣行此志，殆十五年。岂不有恶上之民，曲飞谤议，岂不有怙权之党，妄指瑕疵。绝无一日之尤，以污三章之法者，盖由先皇帝知臣于畴昔，陛下明臣于当今。独庆逢时，过于往哲，臣之感愤，岂易为言。一昨移自雍郊，委临蜀土，单骑径发，冒热而来，冀伸驭远之劳，少达报君之志。是以宣扬圣化，下慰疲羸，启导皇威，傍加凶丑，人似知劝，岁仍小康，惟将不辱命为荣，亦以免厚譴为幸。岂期睿睠，超与臣官，涣汗已行，辞拒无所。伏遇徽号皇帝陛下，明同皞日，爰若阳春，行周文之小心，惟公之恤，有汉高之大度，众善皆臻。岁久而天地同和，道在而人神交感，然后九仪述职，五辂鸣銮，谒清庙以祀亲，登泰坛而享帝。大赉之庆，已洽万方。议者谓陛下层礼上玄，让功也，推恩百辟，劝善也。广金帛之赐，戍卒忘劳，加封赠之官，人子尽孝。宽有罪，叙有过，蠲逋租，召亡命，仁之至也。举贤才，广谏诤，旌贞退，惠力田，义之和也。浩乎真风，邈不可纪。臣愚，望陛下日慎一日，虽休勿休，光扬二圣之风，越在三王之上，含生之众，百世同欢。重念臣无昔贤良吏之称，获当代出伦之宠，草芥自比，雨露所滋，益坚犬马之诚，望答生成之赐。云云。

益州谢降诏书奖谕表

臣某言：今得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转运使黄观奏，据本州岛将吏、僧道、百姓等举留臣事，蒙恩特赐奖谕者。民情上达，天泽下临，责实徇名，未着分忧之効，侥荣冒宠，难逃饰诈之讥，循省所因，喜愧交至。【中谢。】伏以蜀土奥区，素称重地，国家慎委，本为难材，况列卿带职之资，属为郡总戎之美，众臣之内，少比兼荣。窃念臣河曲微生，儒门末造，凭诗书为快捷方式，取忠义为先声，果逢求治之朝，骤有绝伦之遇。入登台省，幸联心膂之臣，出守山河，全控咽喉之地，故合竭诚报国，百计安民。远仗皇威，奸恶少闻于屏息，傍宣圣化，疲羸近似于昭苏。此盖徽号皇帝陛下，知臣向公，任臣不贰，纵有阙政，不能移天覆之私，纵有谤书，不能惑圣明之虑，是致孤臣有赖，远俗无虞。窃惟经乱之人，易得在心之感，谓臣满岁，必差替官，辙萌犯上

之机，因用留臣之奏。曲蒙慈旨，不责狂言，降天上之徽音，作劔南之佳气。庸知异奖，推为劝善之恩，却揣无功，积有临深之惧，得不更思尽瘁，恭守成规，庶求镇静之方，少辅庞鸿之德。云云。

益州谢传旨奖谕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五日，巡抚、屯田员外郎谢涛等奉传圣旨，奖谕臣：知卿为治极好，得卿在彼，朕无西顾之忧，庶事更切用心者。边臣之职，正恐未周，金口所称，已传不朽。何此中才之质，得胜绝世之荣，直恐捐躯，无以报德。【中谢。】窃念臣出身至贱，遇主非常，强仕将期，方离岩谷，两髦始白，已作丞郎，况兼直密之资，允在得言之地。恨不能长缨请试，北系单于，双阙颂功，东封岱岳，此国家之所不欲，而卿大夫之所未裕也。一昨西蜀居人，频经扰攘，九重选吏，颇属精勤。臣当奉命之初，实愜寸心之愿。所喜者胜残馭远，得施报国之劳，所幸者去易就难，少追偷安之谤。臣是以推诚官列，示信戎行，布均一于吏民，亦诫励于凶恶，并逢稔岁，偶免败官。此盖皇帝陛下德泽四充，声明允塞，蛮夷向化，边方无警柝之虞，士庶欢心，守土庆下帷之治。犹复居安兴念，用照而明，傍遣使车，抚安远俗，特传天语，下慰孤臣。谓臣分西顾之忧，深知不称，使臣有过身之誉，以至无言。但铭劝善之恩，庶保有终之节。云云。

升州到任谢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二十七日勅，差臣知升州军州，兼提举江南东路兵马巡检捉贼公事，已于八月二十二日到州署事讫。恭以道有所存，物无不遂，臣蒙宿疹，分合退身，皇情重惜，其辞荣大镇，许从于卧理，感深出涕，恩极难言。【中谢。】臣闻昔者圣君之御人也，博爱溥施，包荒济美，九有仰大中之化，羣伦无不达之情。伏惟皇帝陛下，恭己临朝，推诚接卜，英断比于太祖，宽仁类于太宗。谓选能为共治之资，则躬行采录，谓节用为恤民之本，则慎乃盘游。加不忘功，兼之念旧：有若陈纬苦战，田锡直言，越次褒延，惊骇视听；梁周翰前朝名辈，邢昺望苑元勋，俱及耄年，不许去位，非常礼遇，优与俸钱。四海之人，聚首而议，以为陛下之德，有以继舜齐尧，辉宗映祖，若周文之兢持，未足多也。书美昌言，礼贵养老，未为奇也。虽圣政无涯，不可妄纪，而生民受赐，抑又何名。

窃念臣本族无称，学文自任。爰从中第，洎至登朝，徒切砺精，少防于责，实绝无朋比，曲借于余光。凡四转官，便参枢要，复三数岁，已忝丞郎。信明时骤进之身，过往哲九迁之遇，退量浅劣，不称明扬，止在捐躯，聊以报国。重念臣少因酒过，晚觉病多，仰天眷以抚安，烦国医之诊护。其如气候渐劣，根本难瘳，既乖侍从之仪，实玷衣冠之列。岂敢便谋致政，坚请分司，重阁

辄拜于封章，小郡覬全于颐养。不谓睿慈惻愍，兑泽沾濡，作藩更委于兵权，赴任仍兼于水路；而复中官赐药，内府支金，谓九转之灵丹，可延性命，谓三钱之秘宝，足了生涯。天意所鍾，愚臣备识，必将垂世流为美谈，知微臣遇主之荣，比肩旧老，广陛下爱人之旨，接武前皇。

臣虽事上之少劳，陛下待臣之已甚。而况江山秀绝，民物骈繁，狱讼简清，事务整集，上仗神砂之力，下因僚吏之勤，望保残年，再覩双阙，此愚臣之愿，陛下之恩也。既感陛下忧臣之身，臣敢不忧陛下之事。一欲倡导风化，惠绥黎元，兼令凶忮之人，渐识淳和之理，凭兹恳款，上答恩休。云云。

卷十

表

贺东封礼毕表

臣某言：今月六日，密院递到赦书一道，十月二十六日，皇帝封禅礼毕，大赦天下者。臣当时集军州官吏、僧道、百姓晓谕。伏以真圣有作，万方乐推，非升中无以告不世之功，非太平无以行希代之事，盛礼云毕，鸿休允敷，极于无垠，不任大庆。【中谢。】

臣闻安大众定大业者至德，动天地感鬼神者至诚。至诚昭晰以发中，玄化浸淫而应外，然后五兵消偃，九有澄清，迨于升闻，克洽穹昊。若夫守治定之理，修报本之仪，常祀之余，盛典多默，自前世称颂者七十二君。汉纔依倚，唐亦梗槩，以至跻生民于寿域，纳仁义于中途，踵无怀因严之风，述虞舜东巡之美，系我圣宋，成乎嗣君。

恭惟皇帝陛下，大道之尊，中天而立，咨唐尧之宇覆，法姬周之砥平，密勿万机，臣度巡遵于绳准，精明一德，黎元但觉其昭苏。加以天资孝慈，则人归恭顺，力行节俭，则物有羨饶，和气四充，百谷屡稔，戎狄不召而自至，禎祥过抑而益彰，有以光扬祖宗，辉映今古，善颂之口，何得而名。

于是遐方观国之宾，奔驰道路，东鲁系来之老，萃集阙庭。洎于黔首缙黄，三事庶尹，累陈昌平之绩，请行封禅之礼，皆曰：「陛下德至于天，故有祥符降空，羣鹤引驾，德至于地，故有嘉禾连理，芝草分茎。昭示众灵，无以殫纪。」陛下果不可固让，人情果不可固违者，上答神休，下祈民福也。

是用降时巡之诏，着柴望之仪，驰道不除，帷宫不饰，菲薄之至也。无劳居民，无夭生物，仁爱之深也。皇皇翠华，赑赓羽卫，方冬之丽日增燠，千里之纤埃不飞。既祇肃以登封，复恩恻以降禅。奠茅成礼，虽资北里之禾，检玉报功，寔有上玄之命。是谓祷祈之善，恭让于天，旷荡之恩，宏被于下，无一事不更于临照，无一物不遂于沾濡。熙穆淳风，辉焕清世，追踪五后，式观纪

号之文，迈德宗周，更远卜年之数。

臣职叨近列，任忝名藩，逢大中开泰之期，见往代未行之事。病知分薄，难伸扈跸之心，老觉才微，莫逮歌虞之意。云云。

谢赐御制御书封禅铭赞记副本表

臣某言：进奏院递到编录封禅记、丁谓等起请御制御书泰山铭赞记抄录副本一卷赐臣者，圣作深玄，人所难覩，外臣有赐，恩出非常。【中谢。】臣闻渡汾流咏，止叹于凋年，过沛兴歌，庸思于共守。岂若天祚明德，功格上玄，既东巡以告成，复勒铭以见意。焕乎盛业，垂彼无穷，诚明代之嘉猷而真圣之能事也。恭以皇帝陛下，生知要道，天纵多能，体二圣之仁明，鉴百王之得失，侧躬致洽，元化大同，以至和气四充，祥符下集。览阙下诸生之议，感泗上父老之言，遂事升中，以展大礼。皆谓太平者前王难及之事，陛下致之，泥金者旷代不修之典，陛下行之。严父配天，孝之至也。为民祈福，仁何远哉，事感宸衷，言成国典，眷兹近列，许遂荣观。定类管窥，莫从天际。有若归功天地，推德祖宗，谦让在思，惕厉为诫，此人世不名之福，乃社稷无疆之休也。臣叨尘要职，获守维藩，拜赐已来，欢心莫极。虽收藏有耀，永为传世之珍，而衰劣无能，但见感恩之泪。云云。

甘露贺表

臣某言：当州自十一月八日甘露降钟山太平兴国寺松树，大小约千株，经月尚在者。窃以神物斯来，太平之验，耳目相接，远迩同欢。【中谢。】臣闻政由德成，物以类应，虽天地之博大，而草木之纤微，有感必通，无远不至。恭惟皇帝陛下，真诚御世，广爱临人，人心平和，天意响答。始东封之行庆，忽甘露以储休，此实陛下劳神在中而致美于外也。德之所感，昭然不诬。观其凝若雪霜，甘同饴蜜，千株徧结，足名希代之珍，再月未融，是表无疆之福。臣器能浅薄，踪迹遭逢，任守连城，目覩嘉瑞，稽人物感通之理，抑有前闻，纪皇王遐邈之风，曾无异见。云云。

谢加阶封表

臣某言：今月日进奏院递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蒙恩特赐臣大中大夫，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五百户，勋实封赐如故者。祥符远烛，兑泽旁流，方忻乐圣之心，又荷惟新之命，退量不称，徒切增惭。【中谢。】臣闻广大者天，博通为圣。天德茂而物遂生，圣道行而人受赐。既云不宰，何以识其裁成，寔曰无名，何以尽其言喻。亦犹惟尧与舜，法地象天，致巍荡以无称，类生成于不报也。恭惟皇帝陛下，千年应运，一德承干。念创业之克艰，未尝逸豫，虑一物之失所，每切忧勤。明诚既感于人心，圣化遂通于天意，故得真仙降祉，瑞谍呈文，适彰卜世之期，允协大中之道。载惟灵契，事过于龟龙，方表

玄功，理同于三五。而复顺阳春而在宥，举赏典以加恩，善让不居，莫见裁成之朴，天下蒙福，但歌仁寿之风。臣位亚天官，职参枢要，叨预分符之寄，仍司禁暴之权。江外素清，经岁但窥于兵籍，郡中无事，下帙徒守于诏条。常虑败官，复荣宠数，阶封益峻，名迹增华。较其冒赏之由，实属逢时之幸，得不饮冰励节，体国为心，庶求静治之方，少助无为之化。云云。

升州谢传宣抚问表

臣某言：今月三日，入内内侍高班陈文懿到州传宣，赐臣御札札子，抚问臣疾患者。蝼蚁微躯，云雷重施，顿觉已苏之命，如登万舞之庭，宠励过常，感愧何尽。【中谢。】窃念臣河壖贱类，朝右孤根，徒将学古之心，以勛事君之节。先皇知臣守道，擢在清流，陛下察臣好公，委之巨镇。尝谓官高効浅，任重才微，履薄临深，一欲少逃于官谤，安民被物，尤惭无补于皇风。一昨蒲柳向衰，犬马生疾，据医工之切脉，本自中伤，用启灸以然肤，实时气正。既缘在假，合具奏闻。伏蒙皇帝陛下，专命使人，特颁宸翰。何郡官之眇末，劳天眷以安存，同暗室之睹朝阳，类寒菱之遇春煦，笃君臣之分，远不能名，传家世之荣，久将益茂。恭期畏慎，以报生成。云云。

谢加工部尚书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日，入内内侍高品杨保政赉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蒙恩特授臣工部尚书，散官、勋封、食实封赐如故，仍放朝谢；兼奉勅，量留一任者。非常之宠，出自天心，三品之资，实踰愚望，再循再省，以荣以惊。【中谢。】臣闻汉命二千石，非政绩昭彰者，未尝增秩；唐历三百年，非功行超绝者，不得尚书。流为美谈，因成故事。如臣虚谬，过有遭逢，处近侍之班，无一言报国，守诸侯之郡，无一善及人，纵加励朽之勤，难赎冒荣之责。而况年容向暮，疾疹相仍，中间伏合拜章，恳求外任，近者因心恋阙，欲望替归，遂写情诚，远尘旒冕。岂期睿眷曲一不忧怜，命星使于层霄，宣王言于南服，增正卿之秩，允谓异恩，许再任之官，足明重寄。匪惟臣愧，亦骇众情。盖以唐赏能臣，汉旌良吏，前载希有，近代罕行，一朝并赐于褒崇，何路重酬于名器，所以臣愧不称而众骇异常也。臣得不上体虚怀，俯安远俗，使无违误，少副倚毗。云云。

升州又谢传宣抚问表

臣某言：三月日，入内内侍高品赵履信到传宣，伏蒙圣慈，重迭抚问臣者。国有常典，郡实分符，何守吏之琐材，劳圣君之重顾，远传中旨，下慰残躯，恩既有加，喜亦难尽。【中谢。】窃念臣幼而嗜学，家本无书，闾市寻师，久尝涉历。策名委质，始预遭逢。自谓不蚕而衣，不耕而食，徒凭官势，坐庇宗亲，故检身每切于励精，承命不辞于艰险，以至惩奸析滞，废寝忘餐。静

办公家，一欲酬君之宠禄，缉绥黎庶，一欲答民之供承。是致过冒寒温，有乖调护，盛年抱疾，向老便衰。一昨西蜀替归，中枢隶职，信班行之绝迹，觉圣睠之异伦。其如癖气傍攻，少纳大官之膳，头疮下沥，有惭清蹕之尘，所以臣喜偶昌期而悲逢薄佑也。遂陈丹悃，求莅偏州，感动皇情，俯从臣愿，付金陵之重地，委江介之诸军，无废摄生，仅同卧治。未期报政，忽复迁官，信使纔回，中贵又至。疮痍之末，既沐轸忧，饮食之间，亦令顺适，下安孤迹，傍骇羣情。臣窃览遗编，遐观往哲，有才大而君不用，忠尽而君不知者多矣。若臣寒素起家，清朝见任，功未着而赏厚，诚未立而信深者，幸也。盖遇皇帝陛下，以至圣之能，守可大之业，明以御下，则邪正毕见其心，仁以安人，则高卑各遂共性。是以臣粗推愚欵，盛荷殊知，岂不使四海之中，九流之内，壮夫激节，列位快心，有以颂陛下礼士之风，远逾列圣，赏微臣飭身之未，无愧前贤。臣之叨尘，自难言喻，但期强饭，一冀分忧。庶敦有卒之诚，少报不名之德。云云。

进文字表

臣某言：因接内侍高品赵履信言话，履信谓臣曰：「多见朝臣言尚书文章高古，理道深远。圣君好文，何不写录一本进呈」者。始闻此说，不觉惊心。又缘臣词学登科，圣君奖遇，若无所献，何谓尽诚？缮写之时，战汗交至。【中谢。】臣闻于师曰，文章兴于邃古，文物备于三代，前圣有作，后圣所因，着之简编，流为国典，诚万代不易之道也。率由齐上下之仪，定人伦之序，正教所设，作生民之坦途，五常所施，为济用之枢纽。是故圣君颐指于上，贤彦驰骛于下，文士之笔，斟酌于中，陈布道德，施张化风，有以惩，有以劝，有以规，有以讽。正议不回，则皇猷允若，书法不隐，则奸邪洗心。行以践言，文以见志，千状万态，不失乎忠信，助治之大端，岂止垂诸空言而已。与夫多览广记称博士之流，走翰飞文擅应用之最者，异日论也，此乃圣贤事业，岂愚浅能臻乎？以至臣三年不敢构思，五年不得措词。窃拟遗余，粗陈梗槩，故于着撰不能编缀，自谓上不至淳文，下不迨应用，已甘守拙，期于毕生。一遇太祖开基，太宗临极，平蜀来越，降吴下并，复炎汉之土疆，广有唐之郡县，列官既众，取士益繁，故夫俊造之科，始有殿庭之试。臣幸一上中选，再命登朝，励好古之心，为事君之节，饰学文之志，为临下之资，功未昭著，官已崇显。此盖先帝喜于奖善，陛下急于劝能，致臣叨尘，特迈流辈。谅无异略，以报厚恩，惟切履冰，少塞非据。岂期朝列曲谕臣文，愧研究之本疏，何传说之过实。臣又闻，遇文明之治，不以文为不类也，逢知己之主，尚或形迹不忠也。希颜虽劳，面墙无取，敢持爝火，轻冒曦日，允谓不知量也甚矣。臣曾着《声赋》一篇，妄纪皇王治乱之本，拟《富民侯传赞》一篇，讥汉武不尽富

民之术，《詹何对楚王疏》一篇，似近治身之要。过此片善，偶得一鳞，歌诗短章，稍免尘杂。共写录成百篇，昧死附进。云云。

谢除礼部尚书表

臣某言：云云。蒙恩特授臣礼部尚书，加食邑三百户。云云。国有大赉，臣叨峻迁，俯俸拜恩，惶骇失据。【中谢。】臣闻今之尚书，乃周之六卿也，位次上公，职当献可。若非道堪尊主，智足利人，处其易循循得善事之称，履其险侃侃有不夺之节者，苟践斯任，谓之匪人。如臣操修，素甚鄙薄，加之识昧而复才卑，有若居安思危，慎名与器，圣虑精到，臣岂合云？至于屡奉诏条，询采民瘼，臣未尝陈一便人之策，未尝举一有道之官，未尝议聚敛之臣，侵下饶宠，未尝纠欺违之吏，党恶自私，实辜旰食之求，颇玷上卿之秩，谓之识昧，不其验欤？恭惟皇帝陛下，道大无名，量深无际，示不矜之善，则臣庶洗心，隆克俭之风，则黔首滋富，遂致西戎即叙，北虏请和，耕者极于边方，武具陈于内府，此陛下柔远之略，与周比崇。越前年，东幸泰山，肆觐羣后，封天禅地，检玉泥金，此陛下报本之功，与舜同道。岁二月，西巡狩，至于汾阴，尽礼于诚，惟德是享，此陛下修坠典，主百神，眇眇汉唐，曾不足拟。臣幸被太平之休烈，遐观盛德之形容，慕阜陶爱君之心，无皋陶颂君之业，坐致三品，能无愧乎！所谓才卑不敢逃责，臣谨当守陛下之疆土，宣陛下之化风，俾顽者向方，饥者得食，兼抚属城之众，少宽南顾之忧。仗此勤劬，期报万一。云云。

贺祀后土礼毕大赦表

臣某言：今日，密院递到祀后土礼毕赦书一道，臣当时集军州官吏、僧道、百姓宣谕。希世盛事，作解鸿恩，欢洽之声，隐然雷动，均和之气，邈与春迴。【中谢。】臣闻汾脽上臯，坤仪中宅，自漠皇之覩奥，复唐后以致诚，年祀寢遥，声响都绝。盖戈旄之未偃，而黎献之未康，虽欲在思，实则罔暇。恭以太祖皇帝，沉谋英断，应天顺人，西取三川，南定百越，荆蛮既义，江吴以朝。太宗皇帝，天资圣文，神赞明德，挫并门之逆节，旌浙右之忠淳，于以躬选惟良，坐理中道，可久之业，无得而名。伏惟皇帝陛下，继体承干，祖仁昭义，好闻正直，乐事谦和，以唐虞济物主心，下安率土，以周孔治时之法，上守庆基，遂致风教大和，天人合庆。沙漠难羁之虏，不召而来，天书莫测之祥，应期而至，跻生民于富寿，见昌世之形容。一之曰封泰山禅社，首功之至也。二之曰幸汾阴祀后土，礼之得也。大恩四出，觉万有以重熙，溢美无穷，真圣人之能事。臣久尘要职，获守维藩，前导后从，既无阶于扈蹕，式歌且舞，徒有幸于逢时。云云。

谢加阶食邑表

臣某言：云云。蒙恩授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户者。皇猷致美，臣下沾荣，捧授之间，惊惶失次。【中谢。】窃念臣素无勋绩，叨预官常，江介剖符，偶免败官之责，帝乡卧疾，未知就列之期。伏遇皇帝陛下，法道为宗，与圣作则，万善中蕴，大明外敷，故夫济世之恩，镇作无名之朴，是致春融万国，影附四夷，至德升闻，仙祖来格，示延长之年历，谕清净之化源。煌煌然，业业然，有以见天人合庆，社稷永贞。亦谓越千古以未闻，垂万嗣而独出，能称颂者，恐难为词。岂比夫周穆瑶池，空赞白云之曲，汉皇兰殿，惟留非圣之言。于以覃霈，恩答嘉贶，凡诸有位，尽被殊迁。臣官忝上卿，名已过实，复增阶级，更益户封，惟虞渐老之身，难答自天之宠。云云。

谢封赠表

臣某言：进奏院递到官告三通，臣亡父某蒙恩赠太常卿，亡母谢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妻王氏进封太原郡夫人者。云雷重施，存没沾恩，荣忝过常，喜愧交集。【中谢。】臣闻绥和人纪，允属于君临，振举家声，用光于子道。非偶昌平之运，克隆敦劝之风，则何由变单门为华宗，登朽骨于名路。恭惟皇帝陛下，仁明济代，孝爱动天，四气均和，万方熙穆，然后修坠典，礼百神，议法从宽，惟民主恤，冲冲列辟，仰庆赐以荣家，眇眇旧臣，咸赏廷于继绝，昭然大赉，邈矣难名。窃念臣识昧知微，学惭博古，遇八表来王之日，用人处多，当九重选吏之时，出身特异，致使蕃于官秩，寡晖映于乡闾。所幸者厚入俸金，尝丰饶于甘脆，所喜者重加赠典，复光扬于令名。既彰为孝之心，未有资忠之効，臣不得不强扶衰病，益励廉勤，宣圣化于平民，俾其遂性，示皇威于丑类，望至俊心，少宽南顾之忧，以达事君之节。云云。

辞赴陈州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传宣安慰臣，及赐臣勅牒一道，差知陈州，仍放朝辞者。天宠异常，人情皆喜，于臣之分，其荣可知。【中谢。】

臣闻以义激志者，志极于义，以仁感心者，心极于仁，寔国家统御之大章，嘉臣庶遵向之常理。臣学不知道，心岂辩仁，幸逢明圣之朝，骤践枢衡之职，东吴西蜀，忝预控临，计省宪台，粗曾扬历。分忧察俗，既无利事之勤，均物绳违，又乏当公之誉，徒以位叨三品，禄厚千锺。适临蒲柳之秋，忽生犬马之疾，深莫能疗，头疮起自于膏肓，命或可延，阴气非干于脏腑。

伏遇皇帝陛下，仁以济代，圣无不通。未明求衣，虑一物之失所，虚怀待物，无一善以见遗，溢美具彰，称颂难际。是以臣未伸臣节，过荷圣知。江介告劳，特恩与替，帝乡紫疾，传宣免朝。若较之于身，则荣由宠及，若议之于国，则礼自臣违，此实关心，惕然如疚。不仕则吊，古人无忘于尊君，以食计功，廉士犹嫌于窃禄。臣久妨就列，坐请俸钱，显成慢上之尤，兼负素餐之责

。是以臣量其筋力，尚可驱驰，遂贡赤诚，乞从外任，将勤补拙，修诚望附于阙官，舍逸从劳，本愿觐当于临远。岂谓皇帝陛下轸其久病，念及衰年，俾近王畿，处之善地。

长河路便，一行稳泛于清流，古郡望雄，平昔皆称于易治，况临公之多暇，复聚族以养和，此谓仁以感臣心，义以激臣志，期不惜死，上报所因。再念臣幸偶昌期，何多薄佑，身世欲将于比喻，神魂但觉于悲凉，初疑泛海之槎，暂来天上，翻类拖肠之鼠，却到人间。今则见促，舟人已装行具，延时滞日，欲去还留，指德泽以为言，词不尽意，望皇居而积恋。泪下沾衣，乍远帝乡。云云。

陈州谢到任表

臣某言：三月十六日，中使至，传宣安慰臣，并赐勅牒一道，差臣知陈州，仍放朝辞者。臣已于四月十六日到州署事讫。臣身蒙恶疾，志切辞荣，忽被鸿私，令镇雅俗，众所皆喜，臣独何心。【中谢。】

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无正名，合宜乃得，忠无定迹，尽瘁者称，实人世之通方，古今之常道也。窃念臣识量褊促，学问荒浅，爰从舍钓，便遂登科，不二十年，致位通显。此诚先帝怜臣执古，陛下知臣爱公，非次转官，越常赐与，增官途之壮观，发儒苑之光华。较微臣报国之劳，累二圣劝能之旨，每一念此，重生惭颜。以至入直枢衡，践历台省，略无片善，裨赞大猷；出镇藩方，兼掌兵柄，全亏异政，倡导淳风。洎至垂年，又苦病脑，以饮食为滋疮之母，以鬲肋为养病之根。久医不痊者，饮食岂可全去；弥年不死者，脏腑未尝有亏。昨在升州，初觉增剧，非时替罢，得遂生还。久住帝乡，绝不入觐，有司举例，合至免官。皇帝陛下，独断见矜，宽给假日，虽众议无苦，而于臣何宁。

臣又闻，无功苟禄者不仁，以身违律者有罪。既不忍乞归田里，亦不敢端坐私家，遂贡赤诚，求展外郡。皇帝陛下，选之近甸，付以华封，兼放朝辞，取便之任。臣举家顺水，信宿到官。顾其廨宇清虚，民俗淳厚，过客甚少，公事亦稀，足以称陛下忧轸之怀，足以致老臣延永之望。再造之赐，何得而名！臣之此来，史氏必载云：礼部尚书张某，久病头疮，难于巾裹，到阙七月，不赴朝参。宪司弹云，臣寮在假百日不朝者，准式罢免。皇帝宽给假告，倍加安存，不去官，不停俸，异恩也。张某感愤中发，上疏自陈：臣疮肿虽深，形气尚健，乞知藩服，少赎悔尤。皇帝亲指于陈，委之俾乂，俸外加给，宾事官供，赡养之余，吾事亦集。仍有疾疢，与免朝辞，新例也。自今及古，以臣事君，未有来不朝参，去不辞谢者。老臣之内，宠遇莫俦。臣不敢指今之士大夫，助臣快愜，却谓千百世后，览宋史者须至掩卷酸鼻。上以仰陛下宽仁厚

礼以待老臣，下以庆微臣遇主遭时，有蒙余裕。与夫汲黯称病，俾卧治一方，何曾免朝，许就家视事，不同年而比也。重念臣忠节甚薄，陛下礼数过常，位已隆矣，年已老矣，幸已极矣，名不朽矣，犬马残躯，死且无累。更欲节餐护气，祛毒添年，一望再入九重之城，得覩至尊之面，是臣恳恳余生之幸愿也。云云。

卷十一

状

著作佐郎求充幕职

右某闻太平之士逸乐其生者，盖外任其力而内荣于心也。某河朔穷生，志尚愚梗，耽乐圣道，遗坠家业，辞亲就学十七年，适中一第。纔展庆问，便除远官，虽入俸颇繁，而致养不给，塞由辇饷迢递，劳费为倍矣。今者双亲暮年，某亦得替到阙，若畏避触犯，隐而不伸，是负明天子爱人之心、贤宰相均物之意。又缘天阙严深，无路自达，欲望悯其贱类，特典奏陈。或许就除幕职一官，使得挈负亲老以就官食，如此则外任其力而内荣于心也。杀身报君，乃是所职，仰对钧造，岂容佞言。

奏郑元佑事自陈状

右某尝闻，盗憎主人，民恶其上者，盖奸邪之利，利于私身，忠良之利，利于便国，非夫遇至明之主，任不疑之臣，则何由辨构恶之小人，绝害公之流议也。

窃念臣志耽圣教，生值休明，思忠亮以佐时，期明恕以惠下。爰从列仕，累次临民，非敢自贤，粗免官谤。一昨浚郊不治，陛下召臣以代之，荆湖旷官，陛下召臣以董之。臣虽愚浅，不逮古人，岂不欲尽率至诚，少报恩遇？有慢官留务者，必为陛下督之；有蠹民妨治者，必为陛下绳之；有利小害大者，必为陛下陈之；有侵事败教者，必为陛下革之；有廉能称职者，必为陛下扬之。其如均黠徒，戒巨橇，下荆蜀之积，实天府之藏，臣职分之易事也。且臣部十二州之众，得无违教害众之民，奉私欺法之臣？若使官官自励，人人自劝，即无烦陛下动忧勤之思而降纠察之令。臣亦知革人之弊而怨随之，发人之恶而害及之，若退顾犹豫，曲求自安，不惟负陛下委授之常宜，抑亦损臣生平之志节。

昨见荆朗造船，工课不等，归峡纳木，人户怨咨，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寻奉勅命，委臣差官。其监场郑元佑，拒抗使臣，不回文牒，令男诣阙，毁臣职司。盖由黠猾之徒，妄作诬赖之计，要相玷黜，所在淹延。若郑元佑不亏课程，无夹欺弊，即合喜于点检，以銜功能。既自作不常，官觉其隐，翻鼓青蝇

之翅，将加白玉之璽，以是较之，情可知也。前所谓盗憎主人，民恶其上者，正合于斯。倘非陛下任使不疑，英明独断，即臣公以获罪，直以见尤，取丑于时议也。

臣又闻峩冠之士，分命之臣，养名自全者多；忘身为国者少。苟有不畏强御，直道事君者，陛下奖使为之，尚虑退志。何况察一船场之弊，便构一转运之非，岂徒害制事之常规，亦恐好公之辈因而敛手矣。幸赖天鉴，察臣被诬，不便加刑，就令取问。照临若此，冤枉何虞。既摧稔恶之谋，足劝为忠之道。臣之感愧，溢于心胸，尽节尽诚，死且不朽矣。除奉勅取问匿住勅文四个月及改差令狐穆缘由，已具供通外，臣有情血，合具伸陈。云云。

申堂自陈状

右某伏以明天子未明求衣，思万方之俾乂，贤宰相吐餐待士，欲庶政之允修。故夫有识之徒，以至莅官之众，咸期竭力，少答无私。某世本单微，心常退静，因会拔茅之势，遽尘内阁之资。前年以侍疾高堂，许赐便家之禄。去岁以论官两省，允膺按部之司。任既过常，心切怀惧，得不朝勤夕惕，徇公灭私。兼屡奉于诏条，使纠提于弛弊。一钱系籍，便要知其所来，一物失宜，亦要知其所自。况务有大于此者，害有深于是乎？细行推研，乃为职分。

昨见荆南造船场较功之处，虚占匠人，纳木之时，更苦编户。曾看帐籍，甚不整齐。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寻奉勅命，委某差官。其监船场郑元佑，不自省循，转增乖越，隐藏文历，抵拒使臣。既坚无上之心，更欲构人之罪，令男进状，谤某职司。

里语有云：青蝇窃膻而后玷时明，可赖白璧经炼以方真。幸赖台慈，俯加信察，是使乱官之辈，无以藏奸，兼令奉事之司，得行展効。除奉勅取问匿住勅文四个月及改差令狐穆缘由，已具供通外，某有情血，别具剖陈。云云。

谢赐历日状

右某伏奉诏书，赐臣某年历日一本。祇荷宠灵，不任感惧。伏以正瑶图，颁凤历，国家之大典也。均农时，分地利，生民之司命也。恭以皇帝陛下，统元行化，赐历宣风，使九围动合于天时，百姓无差于日用。臣谨同民庶，共戴恩休，瞻望阙庭。云云。

广都县冯某殴母待罪状

具官臣某，具冯某犯事断遣。云云。

右谨具如前。窃以守土之官，化民为本，民既不孝，臣实旷官，污辱典常，甘俟诛责。臣无任兢惶战越，待罪之至。云云。

西川回乞持服状

右臣闻惟孝与忠，臣子之司命也。苟一旷阙，永成罪尤。窃念臣才不逮人

，任过其量。顷因西蜀啸聚凶徒，先皇帝曲有选抡，委之临控，五年之内，双亲继亡。盖当责重之时，难拒夺情之命。今叨差替，已至阙庭，虽尽瘁之勤，本无可录，而罔极之痛，不能暂忘。伏遇皇帝陛下孝治万方，恩周庶品，臣乞曲全典礼，追复心丧。俛宽卒岁之期，少缓终天之戚。云云。

再任益州谢传宣抚问状

右臣今月六日，入内内侍高班罗自宾至，伏蒙圣慈传宣，抚问臣脑后蹙筋块子，兼奖谕臣治西川，稍分圣忧者。祇荷宠灵，不任感惧。窃念臣本族至卑，当朝孤立。先皇帝采其虚誉，擢在清流，陛下录以微劳，频加峻秩。万端增感，欲报无由。一昨西蜀阙官，九重降命，既令典郡，又委临戎。好职并兼，仰圣代推恩之泽，远人难制，是微臣展効之秋。适值民安，仍加岁稔，皆皇风之下及，岂臣力之所能。伏蒙皇帝陛下，远遣近人，特传密旨，谓臣拙政，全解圣忧，谓臣微疴，重干圣念，可谓情同慈父，煦若阳春。顾惟蝼蚁之贱驱，曷谢生成之重施。况臣病亦甚浅，老不至羸，与同列以推诚，觐一方之无事。凭兹恳款，上答恩沐。

升州谢就差江东安抚使状

右臣奉勅就差充江南东路安抚使者。过惟委遇，不胜悚惶。伏以江外诸州，古声重地，赋舆繁错，邑屋骈罗，仰大君之照临，致羣情之熙穆。适偶亢阳斯久，美稼并伤，圣恩辍上供之军储，助来春之民食，众所为感，口不绝言。犹复假臣以安抚之名，委臣以总制之柄，有以知陛下忧民之至切，虑事之至深也。臣内揣不才，何堪重寄。谨当励力而复疚心，宣皇泽以济困穷，因兵威而慑凶丑，觐其属部，咸取绥和。竭兹犬马之诚，少辅忧劳之意。云云。

谢传宣抚问失火及安抚人户事状

右臣今月十四日，得入内内侍殿头郝昭信到州传宣：王智家失火，卿何不早与救灭，致伤人口，仰安抚人户者。拜命之次，惊惧失图。窃念臣谬处要官，叨知大郡，虽切向公之志，全无利物之能。况当州经伪号之余，庶事失酌中之理，街衢褊隘，凉车马以纚通，屋宇低徊，复茅竹之相杂。一昨阳春始半，时雨稍愆，烈焰忽飞，狂风并作，人不及走，目不暇旋，一食之间，千室俱烬。虽有貔貅之士，参以保甲之民，众力同驰，百心一济，并防库务，及护衙城，猛势之中，幸而获免。皆疑天火，或说人灾，寔由郡政之未孚，致使炎灵之不佑，俾民罹祸，貽君远忧。臣合自疏愆尤，请行典宪，甘从深谴，以谢无功。伏蒙皇帝陛下特遣近人，远传宥命，抚安居户，奠祭亡魂。被苦之家，已识哀矜之旨，垂白之老，兼闻感泣之声。臣敢不益励赤诚，恭求要道，期收来効，少赎前非？臣与经火户人，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云云。

谢进文字赐诏奖谕状

右臣今日，伏奉诏书一通，蒙恩特赐奖谕臣者。祇荷宠灵，不任感惧。窃念臣生逢昌运，志慕前修，抛色养于高堂，访良师于千里，苦心十载，游艺百家，强求治法之指归，不识圣贤之事业。志之所至，文亦偶成。调浅语疏，蔑有词人之体，时通命会，偶登俊士之科。历官必奉于规程，临事幸逃于旷败。伏遇皇帝陛下，由文嗣业，以道济时，天禄石渠，尽得班扬之列，百辟卿士，同遵周召之风。臣过受圣知，莫伸臣节，敢编旧草，上贡明庭。自谓流萤不可呈辉于皞日，共嗟瓦砾如何比誉于兼金，浼冒至深，惶骇莫极。枉烦睿览，兼辱玺书，既敦奖善之私，复见匿瑕之旨。词臣草翰，不讥为学之非，金口所称，益觉立身之幸。臣得不更研儒术，少慰民心，望裨静治之风，上答非常之宠。云云。

升州谢恩抚问状

右臣四月日，侍御史赵湘到州，奉传圣旨，抚问臣：洽郡不易，头上疮子痊否？祇荷宠灵，不任感惧。窃念臣素昧摄生，早疏戒酒，因成癖饮，薄在中膈。擦之虽得暂通，食后依然复故，引不归胃，传之入头，积郁既多，疮痍斯见。医工切脉，惟云五脏以皆安，疡人傅膏，未覩一毫之为减。盖由臣光阴迟暮，气血衰微，谅难尽保于痊平，止可更坚于调护。而幸官曹知劝，黎庶轻徭，兼缘静治之时，希有挠心之事，凯延筭数，上奉君亲。伏蒙皇帝陛下曲赐怜悯，远加安抚，手舞足蹈，似非多病之身，宠异荣深，不类具员之列。得不恭遵善训，恳守冲和，励益壮之筋骸，了旋生之公事。少分忧寄，以报鸿私。云云。

谢赐衣袄状

右臣今日，某官至，伏奉诏书，赐臣簇四鷀儿细锦绵旋襦一领，大绫夹袜头袴一腰，并屯驻泊本城军员等初冬衣袄者。祇荷宠灵，不任感惧。恭以圣主推恩，本期于均物，下臣宣力，贵在于报功。臣素昧政材，谬膺朝寄，风猷未着，徒烦求瘼之心，颁赍忽临，但觉华身之幸。彼其有刺，履薄是虞。此盖皇帝陛下秉道惟微，纳隍是则，端居秘殿，念分命之劳，式御重裘，思切肌之冷，用使司衣葺事，中府抡官，遍走列城，第赐新服。彩纹绊错，与丽日以争光，诏旨隐忧，拟阳春之并照。臣得不徇其所自，励乃寸诚，更求镇静之方，少赎冒荣之咎。云云。

病疮乞任使状

右臣赋分本微，长年多疾。昨因增剧，洪恩特赐于替归，至此未瘳，中旨累加于存恤。而况千官事主，古有定规，百日不朝，理合去职，臣自到双阙，已是半年，未能暂入于金门，未得一亲于凤宸，心绪若失，徊惶可知。兼复宪府有弹，合门举例，宸衷独断，展假与臣。一身高枕以就医，尽室安心于饱

禄。抚疾疢，赐宽饶，圣君之大德也。破旧章，私宠泽，臣下之深咎也。愤然中作，期于请行。臣今疮痛未平，形气尚健，乞降明勅，差知外藩，不以烦难，兼之远恶，闻命即赴，是臣素心。冀伸报国之心，少赎素餐之责，兼乞后苑便服以辞。云云。

陈州谢传宣抚问状

右臣今月得内侍高品岑素到州传宣，抚问臣：头上疮子可杀疼痛，好自将治者。祇荷宠灵，不任感惧。窃念臣年当衰<风立>，病在膏肓，今春已来，其候稍变。盖由癖路渐滑，头疮益深，一饭沾唇，则终朝脑痛，勺水入口，则连夜血流。直缘漏肋之疴，莫责神医之効。以至形容虺劣，步履艰难，犹坚勉强之心，上副倚毗之命。伏蒙皇帝陛下远传天语，下慰愚臣，致喜气以内充，复荣光之外集。得不持诚自励，荷宠若惊，庶遵静治之风，少报大门之德。云云。

卷十二

语录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

公曰：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识见无私、学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公曰：临事有三难：能见，一也，见而能行，二也；当行必果决，三也。

初知益州，斩一猾吏，前后郡守所倚任者。吏称无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读示之。既闻断辞，告市人曰：「尔辈得好知府矣。」盖李顺尝有死罪系狱，此吏故纵之也。

公性刚毅寡欲，唯着皂絁袍，角带不事外饰。因责决一吏，彼枝词不伏。公曰：「这的莫要剑吃？」彼云：「决不得，吃剑则得！」公牵出，斩之以徇。军吏愕眙相顾。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主帅帐下宠卒，恃势吓民，暴取财物。民有诉者，其人缒城夜遁。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尔于擒得处则浑衣扑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来。」是时，羣党汹汹，知其已投井，故无它议，又免与主帅有不协名。

李顺党中有杀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许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释之。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旧为恶党，今又逃亡，许令首身，犹尚顾望。」就市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民悉安居。

时民间讹言，云有白头老翁午后食人男女。郡县讙譙，至暮，路无行人。

公召犀浦知县，谓曰：「近讹言惑众，汝归县去，访市肆中归明人尚为乡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证解来。」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怵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

公采访民间事，无远近悉得其实，盖不以耳目专委于人。公曰：「彼有好恶，乱我聪明，但各于其党询之再询，则事无不审矣。」李旼问其旨，公曰：「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虽事有隐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转运黄虞部好举时才之士，公劝曰：大凡举人，须举好退者。好退者廉慎知耻，若举之则志节愈坚。莫举奔竞者。奔竞者能曲事谄媚，求人知己，若举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举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竞，又何须举他？

公问李旼曰：「子同人中有善讲习者否？」旼以同门生刘式对。公遂辟充州学，主诸生，受业者五十余人。每休务日，就学置酒，以劝劳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为远，来学者甚众。

公寝室中张灯炷香，通夕宴坐，郡楼上鼓番漏水，历历分明，傥一刻差误，必诘之。守签者指名伏辜，谓公为神明。公曰：「鼓角为军中号令。号令在前，尚不分明，其余外事，将如何也？」

公寝室中无侍婢，服玩之物闾如也。李旼尝侍坐庑下，因谓公寝禅室不如。公哂曰：「吾不为轻肥为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后，以诗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渔矶，苦恋明时未得归。寄语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爱轻肥。』」岂今日之言也。」

公问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对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则末也，此一任应稍稍尔。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

公谓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须用智。智犹水也，不流则腐。若凡百不用智，临大用之际，宁有智来？」

公谓李旼曰：「子还知公事有阴阳否？」对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着字前则属阳；阳主生也，通变由之。着字后属阴，阴主刑也，刑贵正名，名不可改。」

公谓李旼曰：「子异日为政，信及于民，然后教之；言及于义，然后劝之；动而有礼，然后化之；静而无私，然后民安而乐业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则民退必有后言矣。」又曰：「子见旧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须革，观衅而动，乘而革之，虽痛绳以法，亦怨不生也。」

李旼苦疟，既瘳，请谒。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对曰：「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对君父，畏之慎之，静久自愈。」

公阅邸报，忽再言可惜许。门人李畋请问之，曰：「参政陈左丞恕无也。斯人难得，唯公唯正，为国家敛怨于身。斯人难得，」退为诗哭之。

附录

忠定公传

出东都事略卷四十五

（宋）王偁

张咏字复之，濮州鄄城人也。举进士，知崇阳县，又知浚仪县，稍迁太常博士，为荆湖北路转运使。

入觐，除虞部郎中，授枢密直学士，同知银台、封驳司。张永德为并州帅，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诏按其罪，咏封还诏书，且言：「陛下方委永德边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帅，臣恐下陵上自此始。」太宗不从。未几，果有营卒胁诉军校者，咏复引前事为言，太宗乃改容劳之。

出知成都府。时李顺乱后，寇掠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朝廷恩信，使各归田里。咏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后广武卒刘旰谋作乱，掠怀安，破汉州及永康军、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顿师不进，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谓将校曰：「尔曹受国厚恩，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旷日持久，此地即尔死所矣！」正惧，由是遂取胜。时民间讹言，有白头翁午后食人男女，郡县讙讙，至暮路无行人。既而得倡为讹言者，戮之于市，即日怙然。咏曰：「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其为政，恩威并用，蜀民畏而爱之。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咏察郡人张及、李畋、张逵者，皆有学行，为乡里所服，遂廷奖加礼，敦勉就举，而三人者悉登科，于是蜀之学者知劝，文风日振。咏在蜀采访民间事，悉得其实。尝曰：「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事无不审矣。」

入拜给事中，为御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岁歉，民私鬻盐者辄宽之，使获安济。有与其姊婿讼家财者，婿言：「妇翁疾笃，子纔三岁，遗书明言，异日资产以十之三付子，余七与婿。」咏曰：「汝妇翁智人也。以子幼托汝，苟以七与子，则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给其子，余三给婿，时皆服其明决。知永兴军。真宗以咏在蜀治行优异，复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真宗遣使传谕曰：「得卿治蜀，朕无西顾之忧。」归朝，求知颍州，真宗乃命知升州。州率火灾，咏廉知民之不逞者为之，惩以峻刑，其患遂息。转工部尚书，进礼部。

咏自金陵造朝，以脑疡未见，咏恨不得面陈所怀，乃抗论言：「近年虚国

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者，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所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章三上，出知陈州。初，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既中第，致位光显，散遣亲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咏守陈，一日，霖来谒，阍史走白咏，咏责吏曰：「傅先生天下贤士，吾尚不得而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耶，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咏且问昔何隐，今何出？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子尔。」咏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翌日而去。后一月而咏卒，年七十，赠右仆射，谥曰忠定。

咏刚方尚气，尝有士人，游宦远郡，不能制其仆；咏假以出郊，断其首而还。又有小吏忤咏，械其颈，吏恚曰：「吏罪不至斩。」咏怒其悖，即斩之。少学击剑，好为大言，喜事奇节。尝谓其友人曰：「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咏卞急，不喜人拜，有拜之者，则连拜不已，或倨坐忿骂。尝自号乖崖公，以为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云。

宋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墓志铭

（宋）钱易

公讳咏，字复之。族本居邳，占籍于澶之临黄。家世迁徙，今为濮之鄆城人也。曾祖立，祖母李氏。祖铎，祖母马氏。皆潜德不耀，肥遯丘园。考讳景，先以公为秘书丞时，授大理评事致仕；淳化四年秋卒，以公贵，累赠太常卿。妣谢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咸平中，合葬于鄆城。

公幼负奇骨，不为儿戏。既长，出闾里，奋然就学。太平兴国四年秋，诣大名府举进士。今相国上谷公，即其友也。共以书白尹，荐张覃为解首，故河朔间有廉逊之风焉。明年春，试于便坐，擢上第，除廷尉评，知鄂州之崇阳。六年郊祀，转将作丞。雍熙元年，大礼，迁佐著作。三考既理，民疏其善，固留之。公判而绝之，民不敢留。解任，除太子中允，通判麟州。时夏台未安，边鄙方耸，公多以兵法从事。洎西戎即叙，亦公之有画焉。端拱元年，籍田，转秘书丞。二年春，充礼部考试官，毕，通判相州，上言，具庆之下，不便迎养，乞督濮之市征。诏从之。旨甘从志，欢于菽水，虽榷木之茸，斯不为愧。其年，抽赴阙，赐五品服，知浚仪县。振北部之风，凜然可畏。未几，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即故枢密宋公、文靖李公与今上谷相国之所荐也。彰善瘴恶，知无不为。淳化四年郊禋，转太常博士。其年夏，诏赴阙，赐对长春殿，锡金紫。翌日，除虞部郎中。浹旬，授枢密直学士，赐钱五十万，始判银台、通进司，兼门下封驳事，仍总三班院。

五年八月，出知益州。中谢日，面赐白金一百四十斤。国家以大军，未集

，留半岁不遣，公潜使人纳于内帑。至秋，有诏督行，遂驰驱而往，终不复言。至道二年，就转兵部郎中。丁大夫人忧，随凶讣除起复之命，重方面之寄也。今上嗣位，就拜左谏议大夫，学士如故。历四考归阙，得告拜坟域于濮上。寻做为给事中、户部使。七旬，授御史中丞。咸平二年春，与故礼部尚书温公同知贡举。其年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冬，替知永兴。明年春，转刑部侍郎，复为枢密直学士，再知益州。景德二年，就转吏部。明年，解政还辇下，复管三班院，兼判登闻检院。时疡发干脑，艰于晨栉，拜章求外任养病，遂知金陵，后兼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值东封，转左丞。既满，民留再任，就拜工部尚书。祀汾阴，加礼部尚书。而厥疾增剧，乞还京，自草奏书，求分司洛下，诏不允。出知陈州，至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弃馆舍于理所，享年七十。诏赠尚书左仆射。

前夫人唐氏，先公而卒。继室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故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显之女也，以天禧二年终于陈州之私第。咸擅女德，崇妇道，而配于公。子从质，卫尉丞，公之弃世后二十八日，以哀毁遘疾而殁。孙曰约，曰综，曰绰，皆奏授将作主簿；曰绅，尚幼。女一人，适故翰林学士王公禹偁之子、奉礼郎嘉佑，祥符九年十月卒。外孙曰寿，今任鄆城簿。以天禧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权葬于陈州宛丘县孝悌乡谢村里也。公累阶至正奉大夫，累勋至上柱国，累爵至开国公，累食邑至三千七百户，食实封至四百户。五福俱集，少多奇节，历八座之重，受二圣之知，所恨者不至三事，晚婴奇疾耳。

公生平以刚正自立，智识深远，海内之士，无一异议。不事产业，聚典籍百家，近万卷，博览无倦，副本往往手写。至于卜筮、医药、种树之书，亦躬自详校。自少学剑，颇得妙术，无敌于两河间。好弈棋，精射法，饮酒至数斗不乱。恶人谄事，不喜俗里。士有坦无他肠者，亲之若昆弟；有包藏诚素者，疾之若仇雠。公之临民也，吏不敢欺，始若撻发，而颐指之间，终存仁恕之道。公之决狱也，人莫能测，初若疑误，而片言之下，尽穷幽隐之迹。着文不雕饰，咸摭实事，集十卷。自谓之乖崖公。公之典贡部也，尽得寒士，杜绝私托，礼闈旧风，翕然复振。任台丞也，拜白简，弹执政之失言者，人甚危之，而公正色不顾，有风宪纪纲。牧余杭也，时值岁歉，人多以私盐犯禁，而公皆异断之，不过二十罚，于是日数百辈，警逻莫戢。巡检使已下簪笏入而启之曰：「法既乱矣，将何为禁？」公怡然抚之曰：「当夜会饮，与尔等言之。」其夕，自行酒，谓之曰：「钱塘十万人，饥者将八九，苟不以私盐自活，或一旦蜂聚数千辈，尽其死命，扰其不饥者，尔等将柰何？吾俟其秋田有成，则约之以法。」于是皆服高识，闻之泣下。是岁，杭人直至秋成，无一夫为盗。复有民家子与婿争其家聚，曰：「先人遗命，候分时，婿当与七分，子与三分。」

手泽之誓固明焉。」公命爵酹之，曰：「汝父智人也。况汝父死之日，子方三岁，故托养于婿。婿已四十，苟子有七分之约，则子死于婿之手矣。今当七分归子，三分归婿。」婿与子皆号恸再拜，仰如神明。两任坤维也，悉寇盗之后，兵火之余，公理残破，御权要，无毫发敢动者。时屯军尚多，贼炽未息，城中窘急，无旬日之粮。公乃封府库，榜城门，贱盐贵米，俾博易之相次，储备悉周，始安川蜀矣。在建康也，旧回禄之孽，人不安堵，公得其窃发者，折脛而斩之，火是后绝。公为理之道，皆此类也。其服仁行义，危言极谏，谅摽之史官，此不具载。易，咸平二年贡部生也，以孤见收，擢之高第，永言投报，徒镂肝骨。今春，得公弟殿中丞诰书一通，叙公之美，见托为志；且恩馆之下，固不可逊，乃泪笔方础，庶存万一。铭曰：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不为股肱，忽迁舟壑。爱子继亡，令孙胡托。钱塘遗爱，益部清风。金陵奇政，奸盗消踪。唯陈卧理，积痍而终。霜碣号秋，银旌建夕。宰木宵寒，佳城昼闾。万古千龄，此焉为适。

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宋）韩琦

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以魁奇豪杰之材，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代之伟人也。某向守大名，其孙尧夫，主簿元城。一日，具书来告曰：「尧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劳内外，有大名于天下。而自葬距今，历年久矣，墓碑之刻，阙然未立。请书其实，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尝总领史局，观所载公文武大节，颇亦详矣。然其绝异之政，与夫遗爱之迹，较然着于人听者，犹未完悉。今得与巨贤论次而发扬之，以昭示于后世，诚所愿已。

公讳咏，字复之，世本邳人，后徙居澶之临黄，及公葬其先于鄆城，故为濮之鄆城人。曾祖讳立，祖讳铎，遭唐末与五代之乱，皆潜养德业，退处无闷。父讳景，以儒行自富，乡里称之；公登朝，授大理评事，累赠太常卿。公少倜傥，有大志，尚气节，重然诺，为学必本仁义，不喜浮靡。太平兴国四年秋，与忠愍寇公同赴大名举，议将首荐公，公以同郡张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书，请以覃为冠，一府钦叹，遂如公言，士论多之。明年春，擢进士第，授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事。六年，遇郊恩，改将作监丞。雍熙初，迁著作佐郎。岁满，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转秘书丞。代归，通判相州事。公以亲老辞，得监濮州税。俄选知开封府浚仪县事，赐五品服。时寇公与文靖李公、故枢密副使宋公湜，连荐其才，擢荆湖北路转运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称其能，诏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还，超拜虞部郎中，赐三品服。未逾旬，擢为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勾当

三班院。时张永德为并代帅，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诏按罪，公封还诏书，曰：「永德方被边寄，若责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帅体轻而小人慢上矣。」不纳。既而果有营卒胁诉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劳。

四年冬，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寇大起。五年正月，贼首李顺陷成都府。诏遣昭宣使王继恩充招安使，率兵讨之，复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继恩破贼，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时关中率民负粮，以饷川师，道路不绝。公至府，问城中所屯兵，尚三万人，而无半月之食。公访知盐价素高，而廩有余积，乃下其估，听民得以米易盐，于是民争趋之，未踰月，得米数十万斛。军中喜而呼曰：「前所给米，皆杂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干国事者。」公闻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时益虽收复，诸郡余寇尚充斥，继恩恃功骄恣，不复出兵，日以娱燕为事，军不戢，往往剽夺民财。公于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数其过，将尽斩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帅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辈为之。今能亟白乃帅，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愿就戮。」公释之。继恩即日分兵邻州，当还京师者悉遣之，不数日，减城中兵半。既而诸军请食马刍粟，公命以钱给之，继恩诟曰：「马不食钱，给钱何也？」公闻，召继恩谓曰：「今贼余党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顿兵城中，不即讨。刍粟民所输，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继恩惧，实时出城讨贼。公计军食，有二岁备，乃奏罢陕西运粮。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粮为请，咏至方踰月，已有二岁备。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公以顺党始皆良民，一旦为贼胁从，复其间有疲弱、偶挂盗籍者，当示以恩信，许其自新，即揭榜谕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释其罪，使归田里。一日，继恩械贼数十人，请公行法，公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复纵之。继恩恚而问公，公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仆化贼为民，不亦可乎？」公度继恩日横，不能改，亟以状闻，愿选忠实可倚者与继恩共事，庶不敢独任。上乃命入内侍省押班卫绍钦充同招安使，自是继恩凶势为屈。未几，二人者皆召归，就以劔门关总管上官正为招安使。顺之余党，公抚安于内，正擒讨于外，再阅月而两川平。

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继丁父与母新昌郡太夫人谢氏忧，皆起复。三年秋，西川都巡检使韩景佑为所部广武卒刘旰所逐，率众掠怀安军，破汉州。公方与僚属会大慈寺，报至，饮燕如故，举城忧之。贼又掠邛、蜀，将趋益。公适会客，报者愈急，公复不问。其夕，始召上官正，谓曰：「贼始发，不三四日，破数郡，势方锐，不可击。今人得所掠，气骄，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请出兵，比至方井，当遇贼，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为出送于郊，激其尽力。正至方井，果遇贼，一战斩旰首，余党尽平。众益服公料敌制胜，人

所不及。

真宗即位，迁左谏议大夫。咸平初，召拜给事中，充户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节，大臣主斋会，被酒不如礼，公弹奏之，无所惮。二年，与温公仲舒同知贡举。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时岁饥，民冒禁贩盐，捕获者数百人，公悉宽其罚。官属执言不可，公曰：「钱塘十万家，饿殍如此，若盐禁益严，则聚而为盗，患益甚矣。俟秋成，敢尔，当痛以法绳之。」境内卒以无扰。岁将满，杭人诣阙请留，有诏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兴军府事。

初，公之自蜀还也，诏以谏议大夫牛冕代公。公闻之曰：「冕非抚御才，其能绥辑乎？」始踰年，果致神卫大校王均之乱，逐冕，据益州。后虽讨平之，而民尚未宁。会益守马公知节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长于安集，威惠在人，复以公为枢密直学士，迁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闻之，皆鼓舞相庆，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复来鞠我也。公知民信己，易严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无不慰惬，蜀部复大治。转运使黄观以政迹闻，赐诏加奖，就改吏部侍郎。命谢涛巡抚于蜀，上遣涛谢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复有西顾之忧。」因诏公与涛议铸景德大铁钱于嘉、邛州，一当小铁钱十、铜钱一，于今便之。

景德三年召还，复掌三班院，兼判登闻检院。中岁疡生于脑，不能巾栉，求知颖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两守益部，政无及者，不当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镇也，听公自择，公皆不就。上曰：「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恩转尚书左丞。时金陵多火灾，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奸民所为，潜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胫，斩之以徇，火患遂绝。中使祠茅山还，言城中有黄雀蔽日而坠，空中闻水声，上视占书主民劳，谓辅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无患。今咏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满，升民请留，迁工部尚书，再任。俄以江东旱，命兼升宣等十州安抚使。祀汾阴恩，加礼部尚书。以疡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上闵之，亟令代还。不能朝，恳请便郡，差知陈州事。终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尝称公有将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优赠官。仁宗朝，追谥忠定。

公天赋正直，济以刚果，始终挺然，无所屈挠。自力学筮仕，则有泽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贵为薄。逸人傅霖，高蹈之士，与公素善。公尝与夜会剧谈，时诸邻多病疟者，一夕顿愈。逮登第，与傅诗有「巢由莫相笑，心不为轻肥」之句，此见公之志也。尝访三峯陈先生，抁一见公，厚遇之，顾谓弟子曰：「此人于名利澹然无情，达必为公卿，不达则为帝王师。」其为高人推重如此。早学击劒，遂精其术，两河间人无敌者。生平勇于为义，遇人艰急，苟情有可哀，必极力以济，无所顾惜。当官凡所施設，动有远识，始时人或不能测，其后卒有大利，民感无穷。至自奉养，逮于服玩之具，则寡薄俭陋，虽寒士

不若也。公退辟静室，焚香燕坐，聚书万卷，往往手自校正。旁无声色之好。临事明决，出人意外，凡断罪以辞者，人皆集录，于今传之。在余杭，有富民病将死，子方三岁，乃命其婿主其赀，而与婿遗书曰：「他日欲分财，即以十之三与子，而以七与婿。」子时长立，果以财为讼，婿持其遗书诣府，请如元约。公阅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妇翁，智人也。时以子幼，故以此属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财三与婿，而子与其七，皆泣谢而去，服公明断。

前后治益，爱利之政，不可悉纪。举其大者，则公尝以蜀地素狭，游手者众，事宁之后，生齿日繁，稍遇水旱，则民必艰食。时米斗直钱三十六，乃按诸邑田税，使如其价，岁折米六万斛，至春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券，俾输元估余之，奏为永制。逮今七十余年，虽时有灾谨，米甚贵，而益民无馁色者，公之赐也。蜀风尚侈，好遨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饌之品，皆着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辄以累罢去。尝写其真，自号乖崖子，复为赞曰：「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亡也，蜀民闻之，皆罢市号恸，得公遗像，置天庆观之仙游阁，建大斋会，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陕而治，民爱而思之，尝听讼于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阳，立碑岷首，民戴遗德，过辄堕泪。后历千余载，能继其风，凛然如存者，独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鉴，善臧否人物，凡所荐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尝曰：「彼好奔竞者将自得之，何假吾举！」益不贡士者几二十年，学校颓替，公察郡人张及、李旼、张逵者，皆有学行，乡里所服，遂延奖加礼，敦勉就举。后三人悉登科，历美官，于是两川学者知劝，文风日振，由公之诱掖也。文章雄健有气骨，称其为人。尝为《声赋》，梁公周翰览而叹曰：「二百年来不见此作矣！」有文集十卷。

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陈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继王氏，故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显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终于陈之私第。子从质，卫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毁而卒。一女，适故翰林学士王公禹偁子、奉礼郎嘉佑。孙四人：约，奉礼郎；综，驾部郎中；綽，卫尉寺丞；绅，建州石鼓县令。曾孙二人：尧夫，大理寺丞；尧民，邢州童罔县令。铭曰：

太行峙朔，洪河泻天。河山之间，实生大贤。贤不徒出，惟圣偶焉。发为事业，文武之全。两治西蜀，荐绥南夏。易乱以宁，即荒而化。夫惟管萧，尚足王霸。如公之材，不宰天下。而俾惠泽，止濡一方。锡民父母，遗国栋梁。有炜公迹，日星之光。何假斯文，始传其芳。

送公宰崇阳序

（宋）王禹偁

今之县尹，古之诸侯。自秦郡天下，小国皆化为县。县有政，听郡条而后行；县有长，观牧守而后动。秩卑禄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风俗之移易。逮乎炎汉隆兴，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其禄，盖欲分君忧而求民瘼也。由汉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劳之言，渊明起折腰之叹。倂胥伍吏，区区于风尘间，遂使抱王佐者耻而不居，黠货利者稔而自处。苟县政有阙，率曰：「吾将罢兹邑而适它邑，乌用革焉。」县人有病，亦曰：「吾将舍此民而莅它民，乌用易焉。」观其视一邑之政，临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无所惜焉。风行雷同，浸而成俗，良由国家小亲民之任，轻字人之官之所致也。将拯其弊，非圣人孰能制乎？

宋天王嗣位之五载，亲选贡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专任县政，尊以廷评之位，重以使者之车，县政有阙，得以擅革，县人有害，得以专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诗所谓能官人者，岂独美于文王乎？清河张咏，字复之，本宅九河间。少有奇节，钓鱼侍膳外，读书无虚日，秉笔为文，落落有三代风。今春举进士，一上中选，将我王命，莅乎崇阳。分君之忧，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贤，亦孔之乐。波映鹦洲，烟藏鹤楼，白云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鸣琴，足以振穆若之风，樽有醇醪，足以养浩然之气。维江汤汤，鉴其襟袖，维山峩峩，媚其户牖。鲧得魴鲈，果多橘柚，吏隐于兹，足保无咎。且优且游，勿为江山羞。复之勉旃云尔。

湖北漕司乖崖堂记

（宋）李焘

乖崖堂，为忠定张公复之作也。「乖则违众，崖不利物」，此复之自赞其画像云尔。象故在成都仙游阁上，或摹写置鄂之部刺史听事后屋壁间，迫隘嚣尘，与象弗称。余既更诸爽垲，并书所以作堂意，揭示来者。

谨按复之名咏，郢城人。太平兴国五年第进士，宰崇阳，有异政。淳化初，繇浚仪擢使荆湖北路。阅三岁，召拜枢密直学士，寻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卒于淮阳。追谥忠定，则皇佑三年诏也。复之姘节景行，海内倾属。其居朝廷之日少，处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归讥于时。寇平仲、王子明，皆复之同年，皆贤者。平仲相真宗，攘却戎狄，天下至今受其赐。而复之顾谓：「澶渊一掷，我不能为。」使复之当平仲之任，其处此必有道矣。玉清昭应宫之役，子明不能强谏，奉天书行事，每有愧色。复之独抗疏，乞斩丁谓以谢天下。子明病革，真宗拟相复之，则复之亡矣。使复之无恙，丁谓何敢肆其奸欺！周怀政、雷允恭亦安从始祸？复之尝讥平仲不学无术，或谓复之太过，而

平仲独心服焉。末路低回，还秉钧轴，讵与祸会，视复之学术，宁不少愧哉！

复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谓当拯民于水火，不宜辄自肥遁，复之乃仕。攘袂纓冠，诚非得已，凡所与交，多方外佚人，视弃轩冕犹弃敝屣耳。其至大至刚，以直之气，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凛然也。画像服饰，悉如隐者，是殆将乘星载云，挥斥八极，超无友而独存，夫孰敢吓以臭腐拘系之使从乎？惟兹江山，皆复之旧所经行，风期神会，尚能为余一来。旧史恨复之卞急躁竞，此盖当时奴婢、小人私谤窃议，果不足信。要当以宋子京、赵阅道、韩穉圭、司马君实所录为实。上章摄提格则涂甲子，眉丹棱李焘仲仁父书。

崇阳县重建北峯亭记

（宋）项安世

国家开创之初，治体恢洪，世论闳旷。外以兵畀郡，备虽寡而政得立，内以民畀县，位虽下而教得行。士大夫养气知道，有行己济时之功，小民愿恣从令，有尊君亲上之俗。

方是时，九河张公，以伊筦之才，解褐赤墀下，授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见贮有负菜向村者，问而撻之，曰：「此惰农也。」土俗以艺茶为生，令皆拔去植桑，曰：「人将樵汝。」此二事付之浅俗，必曰「行诡政，撻无辜民」何疑，而公安为之，民安听之，教成俗迁，垂利百世。岂公与民独得至此，识治者必知所自来矣。

县之西曰美美亭，县之北曰北峯亭，皆公游赋之地。民旧以西亭祠公。隆兴二年，沼其前以刳鱼鳖，移公置北亭上，亭久复废。庆元初，主簿王君田奉公像祠于学。六年，知县事任君希夷谓，祠于学良是，然亭乃公答惰畛处也，敬隆而迹泯，士事而民弗瞻，则公之意其存者有几？乃复亭于此山上，摹公像龕之，使来告曰：「九河公文在方册，行在记录，功在太史，至今言淳化、咸平者，犹以得公为盛。况吾县在穷山中，户不能四千，而其民乃得亲受公教令，今其在者皆云若昆，朝耕白泉之陂，莫祝龙岩之谷，遗迹隐然，与二亭而四，可不谓荣乎？幸亏我一记，俾君姓名，与荣其间。」

安世按，公以太平兴国五年与寇莱公同第进士，寇宰巴东，公宰崇阳，皆在今湖北路。至淳化元年，公复为荆湖转运使，时犹未分南北，计其条教在民，应不减治杭、蜀时。今陈师道、王得臣书中所记，皆止二事，则知当时已相与怪此。然则士之行志，岂易事哉。盖尝闻公之学远有原绪，以太极为本，以阴阳为端，视天下祸福，无足动其心者，惟以尊主庇民、崇本抑末、扶正黜邪为己任。其为治，务端好恶以新民，明赏罚以率下，议者以公似诸葛孔明。推此类观之，英霸明豁，诚庶几焉。

然吾视任君，操行修严而词儿渊邃，干略堪济而风致遐溢，大率揆宜施化

，量俗立规，不为改视易听之事，而民自以不欺。此其作计，非袭公明甚。顾慨然与公相期亭上，若出一门，是必有可思者。又按陈氏书言，公问菜时，实坐城门下；王氏则云登喜丰亭见之，今亭名小异而事与王合。以余观于张公，当依陈说为近，未知它人以为如何？并书之以告来者。嘉定三年正月十九日，江陵项安世记。

忠定公遗事

公令崇阳，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其为绢而北者，岁百万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城一乡不变，其后别自为县，民亦贫至今也。

公在崇阳，尝坐城门下，见里人有负菜而归者，问何从得之，曰：「买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种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张忠定守蜀，闻莱公大拜，曰：「寇准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门人李昉怪而问之，曰：「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张、寇布衣交也，莱公兄事之。忠定尝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莱公在岐，忠定在蜀，还不留，既别，顾莱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他语。莱公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

右见《谈丛》。

昔忠定张公坐北峯亭，视亭上田畴膏腴而无水利，稍阙雨泽，禾多旱损。公相视山川原隰高下，可决渠圳，通流灌溉，遂于白泉上源为陂堰，水入圳溉田数百顷。后无复旱伤之忧。公决遣多坐此亭，视百姓农作，劝勤责怠，故能地无遗利焉。

右见《图经》。

公尝为崇阳宰，又尝为湖右漕，有功德在民，知植桑折绢，事有足纪。盖崇民自昔惟以摘山负贩为业，而不知有蚕缫机织之勤，公至，教其拔茶而植之以桑，厥后丝帛不胜用，而民益富，乃号剧邑。然生齿滋众而声价腾，溪山峻险而漕运阻，岁常以支移苗斛为艰；及公领漕，又为请于朝，俾以绢代，诏下，遂为永制，迄今称便。

右见《通城县祠堂记》。【令饶伯达撰。】

故尚书张咏尝谓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无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当方面寄，则咏不敢辞。」

右见《王文正公遗事》。

乖崖守蜀，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合军旅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行，众不敢驩。或以此事告韩魏公，公曰：「当是时，琦亦不敢措置。」

右见《塵史》。

李顺、王均乱蜀，张公镇成都。一日，见一卒抱小儿在廊下戏，小儿忽怒，批其父。张公见之，集众语曰：「此方悖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况其长成，岂不为乱？」遂令杀之。数日间，又一卒相欧，公问知其一乃上名，遂斩次名。自是一军肃然。

公凡有兴作，先帖诸县，于民籍中系工匠者，具帐申来，分为四番，役十日，满则罢去。夏则卯入，午歇一时，冬抵莫放，各给木札一幘以御寒。工徒皆悦。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盖瓦，雨下和泥。」事虽至微，公俱知悉。

右见《卮史》。

张咏年谱

张其凡 编撰

凡例

一、张咏年谱，原附于宋人刊刻乖崖集之末，为一卷，见郭森卿序。但后佚去，今已不可见。现以宋代史籍为主，尽力搜罗张咏事迹，按年排列，编为此谱。

二、本谱所引各书，祇于首次出现时注明时代与撰人，以后则仅引书名。

三、本谱以年号纪年，于括号内标出公元年份。

四、本谱地名，除个别与张咏关系密切者外，一般不注出今地名。

五、与张咏有关之人，择其要事及与咏有关者列入，与咏有关之事则详叙之。引文或有删节，但无更改。

年谱

张咏，字复之，自号乖崖，谥忠定。

宋韩琦《安阳集》卷五十、本集附集卷一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下称韩碑）：尝写其真，自号乖崖子，复为赞曰：「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十：自撰乖崖翁真赞云：「乖则逢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劳丹青，绘写凡质，欲明此心，服之无斁。」

濮州鄆城（濮州治所，今山东省鄆城县北）人。

韩碑：世本邳人，后徙居澶之临黄。及公葬其先于鄆城，故为濮之鄆城人

本集附集卷一宋钱易《宋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墓志铭》（下称钱铭）：族本居邳，占籍于澶之临黄。家世迁徙，今为濮之鄆城人也。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四五与元脱脱《宋史》卷二九三本传：张咏，字复之，濮州鄆城人也。宋庄綽《鸡肋编》卷中：张尚书咏，清丰人。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二：端拱元年（九八八），省临黄县入观城。

曾祖张立，曾祖母李氏。祖张铎，祖母马氏。父张景，淳化四年（九九三）秋卒；母谢氏，至道二年（九九六）卒，真宗咸平元年（九九八），合葬于鄆城。

钱铭：曾祖立，祖母李氏，祖铎，祖母马氏；皆潜德不耀，肥遯丘园。考讳景，先以公为秘书丞时，授大理评事致仕；淳化四年秋卒，以公贵，累赠太常卿。妣谢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咸平中，合葬于鄆城。

韩碑：曾祖讳立，祖讳铎，遭唐末与五代之乱，皆潜养德业，退处无闻。父讳景，以儒行自富乡里称之；公登朝，授大理评事，累赠太常卿。

宋宋祁《景文集》卷六二张尚书行状（下称宋状）：至道二年，改兵部，犹为郎中；会丁新昌郡太夫人之丧，恩诏夺服。

夫人唐氏，先咏而卒。继室王氏，天禧二年（一〇一八）卒于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

宋状：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继室以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河阳节度使显之女，允执妇道，以佐君子，后公三年而歿。

钱铭：前夫人唐氏，先公而卒；继室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故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显之女也，以天禧二年终于陈州之私第。咸擅女德，崇妇道，而配于公。

韩碑：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继王氏，故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显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终于陈之私第。

按，韩碑作天禧三年卒，与宋状、钱铭不同，当系笔误或刊误。王显（九二二——一〇〇七），《宋史》卷二六八有传。尝给事太宗藩邸，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授枢密使；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复拜枢密使，卒赠中书令，谥忠肃。

子从质，卫尉丞，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八月二十九日殂，后于咏二十八日。

宋状：子从质，以父任累迁至卫尉丞，居公之丧一月，以毁而夭。

钱铭：子从质，卫尉丞，公之弃世后二十八日，以哀毁遘疾而殂。

韩碑：子从质，卫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毁而卒。

孙：约、综、绰、绅。曾孙知者三人：尧夫、尧民、祖。

宋状：孙四人，曰约，曰综，曰绰，曰绅，咸以忠厚世其家。

钱铭：孙曰约，曰综，曰绰，皆奏授将作主簿；曰绅，尚幼。

韩碑：孙四人，约，奉礼郎；综，驾部郎中；绰，卫尉寺丞；绅，建州石鼓县令。曾孙二人，尧夫，大理寺丞；尧民，邢州童岡县令。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九题张乖崖书后：元佑六年闰八月十三日，过陈，见公之曾孙祖。

按，宋代邢州无童岡县，祇有龙冈县，疑韩碑刊误，然无可刊正，姑仍其旧。

女一人，适王禹偁之子、奉礼郎嘉佑，大中祥符九年（一〇二六）十月卒。外孙寿，任鄆城簿。

宋状：女一人，适故内相王公禹偁子嘉佑。

钱铭：女一人，适故翰林学士王公禹偁之子、奉礼郎嘉佑，祥符九年十月卒。外孙曰寿，今任鄆城簿。

弟诜，生卒年不详，有文集十卷，奏议三十卷。集咏生平论著为十卷以行。

宋状：母弟诜，以公廷赏，今为虞部员外郎。（张咏）生平论著，仲氏说集之成十卷以行。钱铭：今春，得公弟殿中丞诜书一通，叙公之美，见托为志。

《宋史》本传：弟诜，为虞部员外郎。

《宋史》卷二〇八艺文七：张诜文集十卷，又奏议三十卷。

自少学劒，无敌于两河间。倜傥有大志，尚气节，重然诺，乐为奇节，任侠自喜。

钱铭：幼负奇骨，不为儿戏。自少学劒，颇得妙术，无敌于两河间。韩碑：少倜傥，有大志，尚气节，重然诺。早学击剑，遂精其术，两河间人无敌者。

《宋史》本传：少任气，不拘小节，虽贫贱客游，未尝下人。少学击劒，慷慨好大言，乐为奇节。《东都事略》本传：少学击劒，好为大言，喜事奇节。

宋状：任节侠，已然诺。

宋刘敞《公是集》卷四一张忠定谥议：尚书布衣之时，任侠自喜，破产以奉宾客，而借躯报讎，往往过直。

韩碑：生平勇于为义，遇人艰急，苟情有可哀，必极力以济，无所顾惜。

宋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十九引《蔡宽夫诗话》：乖崖少喜任侠，学击

劔，尤乐闻神仙事。

本集卷五新秦送人东归：若值山东豪杰问，嵇生慵更作书题。

好弈棋，精射法，喜饮酒，晚年因此成疾。

钱铭：好弈棋，精射法，饮酒至数斗不乱。

本集卷九升州到任谢表：臣少因酒过，晚觉多病。

本集卷十一升州谢恩抚问状：臣素昧摄生，早疏戒酒，因成癖饮。

雅好着文，不事雕饰，深切警迈，雄健有气骨，尤善诗笔，句词清古。

宋状：公雅好着文，深切警迈，以不偶俗尚，自号乖崖。公尤善诗笔，必核情理，故重次薛能诗，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议者以公自道也。

钱铭：着文不雕饰，咸摭实事。

韩碑：文章雄健有气骨，称其为人。尝为声赋，梁公周翰览而叹曰：「二百年来不见此作矣。」

本集附集卷四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九送公宰崇阳序：少有奇节，钓鱼侍膳外，读书无虚日，秉笔为文，落落有三代风。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引无尽居士语：其诗句词清古，与郊岛相先后。

按，梁周翰（九二九——一〇〇九），后周广顺二年（九五二）进士，宋真宗时官至翰林学士，以辞学为流辈所许，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入《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

生平刚正，始终挺然，恶人谄事，自奉甚俭，唯聚图书。善断狱，临事明决。善臧否人物。

钱铭：生平以刚正自立，智识深远，海内之士，无一异议。不事产业，聚典籍百家，近万卷，博览无倦，副本往往手写。至于卜筮医药种树之书，亦躬自详校。恶人谄事，不喜俗礼，士有坦无他肠者，亲之若昆弟，有包藏诚素者，疾之若仇讎。公之临民也，吏不敢欺，始若撻发，而颐指之间，终存仁恕之道。公之决狱也，人莫能测，初若疑误，而片言之下，尽穷幽隐之迹。公之典贡部也，尽得寒士，杜绝私托，礼闱旧风，翕然复振。任台丞也，拜白简，弹执政之失言者，人甚危之，而公正色不顾，有风宪纪纲。

韩碑：天赋正直，济以刚果，始终挺然，无所屈挠。自力学筮仕，则有泽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贵为薄。当官凡所施設，动有远识，始时人或不能测，其后卒有大利，民感无穷。至自奉养，逮于服玩之具，则寡薄俭陋，虽寒士不若也。公退辟静室，焚香燕坐，聚书万卷，往往手自校正，旁无声色之好。临事明决，出人意外，凡断罪以辞者，人皆集录，于今传之。公有清鉴，善臧否人

物，凡所荐辟，皆方廉恬退之士。

《东都事略》本传：咏刚方尚气。咏卞急，不喜人拜，有拜之者则连拜不已，或倨坐忿骂。

《宋史》本传：咏刚方自任，为治尚严猛。性躁果卞急，病创甚，饮食则痛楚增剧，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预戒止，有违者，咏即连拜不止，或倨坐骂之。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引《蔡宽夫诗话》：性极清介，居无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处惟纱帽皂绦一黄土裘而已。人传其画像，皆作此饰。

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四：张乖崖性刚多躁，蜀中盛暑，食馄饨，项巾之带，屡垂于盥，手约之颇繁，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请吃。」因舍匕而起。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张咏性刚急，尝作鰕鱼赋，其序略云：「江有若覆瓿者漾于中流，移晷不没。舟人曰：『此嗔鱼也，触物则怒，多为鸛鸕所食。』」遂索书验名，古谓之鰕鱼。因而赋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为褊箴曰：「百行同辙，一褊则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终以刚直，不跻柄用。后进不知，论者以为咏躁愎，不任辅弼。何轻诬之甚矣！

本集附集卷三李焘湖北漕司乖崖堂记：旧史恨复之卞急躁竞，此盖当时奴婢小人私谤窃议，果不足信，要当以宋子京（祁）、赵阅道（抃）、韩穉圭（琦）、司马君实（光）所录为实。

按，赵抃所录云云，赵清献公集中无，不知云何？或指成都古今记而言？该书已不存，无可考也。

宋晁说之《晁氏客语》：张乖崖戏语云：「功业向上攀，官职直下觑。」似为专意于卜数者言也。

湖北漕司乖崖堂记：其至大至刚以直之气，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凛然也。画像服饰，悉如隐者，是殆将乘星载云，挥斥八极，超无友而独存，夫孰敢吓以臭腐，拘系之使从乎？平生以治郡著名，尤以治蜀为最。其本人亦以此自负。

湖北漕司乖崖堂记：复之姱节景行，海内倾属，其在朝廷之日少，处方面之日多。

韩碑：张公以魁奇豪杰之材，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代之伟人也。

《儒林公议》卷上：张咏所临之郡，无不完浹，前后民爱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条教，动皆可纪，益人至今谣慕，比户画像祠之，以谓诸葛武侯之后

无逮之者。

《公是集》卷四一张忠定谥议：自宋兴以来且百年，言治者甚众，其直己以事上，尽心以抚下，生有荣名，死有遗爱，尚书殆无与并焉。

本集附集卷五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九引名臣遗事：尝谓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无如李文靖（沆），深沉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旦）；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准）；当方面寄，则咏不敢辞。」

后晋少帝开运三年，丙午，公元九四六年，一岁。

张咏生。

宋状：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齐终于理下，享年七十。

钱铭：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弃馆舍于理所，享年七十。

韩碑：终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八五、《宋会要辑稿》（下称宋会要）仪制一一之四：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六日），陈州言，知州、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张咏卒。十二月，契丹灭后晋，虏后晋少帝。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公元九六〇年，十五岁。

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

干德二年，甲子，公元九六四年，十九岁。

开始力学着文，家贫无书，往往手钞。

宋状：禀尊严之气，凝隐正之量，粤在羈尹，不偕儿曹，嶷然志向，高自标置。始就外傅，即览羣经，书必味于义根，学乃知于言选。家贫无以本业，往往手疏坟史。每有属缀，辄据庭树槁枝而瞑，苟不终篇，未尝就舍。

钱铭：幼负奇骨，不为儿戏。既长，出闾里，奋然就学。

韩碑：少倜傥，有大志，尚气节，重然诺。为学必本仁义，不喜浮靡。

本集卷七上宰相书：某少也贱，生九河间，左右无贤戚之助，力学着文殆十七年。家贫无书，必俯伏人门以观览。每一思亲，即千里自至，余无废时。其间贤于己者，破囊从之。

按，本集卷十一著作佐郎求充幕职状云：「辞亲就学十七年，适中一第。」咏中第在太平兴国五年（九八〇），上推十七年，为干德二年（九六四）。是故系咏就学事于干德二年。

宋太祖开宝三年，庚午，公元九七〇年，二十五岁。

自洛阳入陕西。

本集卷一放盆池鱼赋：皇宋宥天下十一年，予自洛徂陕。

今年前后，与傅霖会于韩城，终夕谈话。

本集卷三每忆家园乐蜀中寄傅逸人之二「剧谈祛夜疟」句注曰：「开宝中，与傅会于韩城，终夕谈话，诸邻病疟，皆云不发。」咏今年自洛徂陕，故系之。

开宝七年，甲戌，公元九七四年，二十九岁。

在陕州为回銮寺作记。

本集卷八陕府迴銮寺记，末署：「时皇宋开宝七年月日记。」

是年，杨亿（九七四——一〇二〇）生（长编卷二五，太宗实录卷三一）。亿乃咏晚年之忘年交也。以下事，当在此年前后。

宋王巩《闻见近录》：张乖崖布衣时，客长安旅次，闻邻家夜聚哭甚悲，讯之，无它故。乖崖谐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实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尝私用官钱，为家仆所持，欲娶长女，拒之则畏祸，从之则女子失身。约在朝夕，所以举家悲泣也。」乖崖明日出门首，候其仆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亲家。」仆迟迟，强之而去。出城，使导马前，至崖间，即疏其罪，仆仓皇间，以刃挥坠崖中。归告其邻曰：「盛仆已不复来矣。速归汝乡，后当谨于事也。」

按，此事宋人记者非一，《宋史》与东都事略本传亦载之，而以闻见近录所载为详，故录之。

《宋朝事实类苑》卷九引《倦游录》、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二：张乖崖未第时，尝游汤阴，县令赐束帛万钱，张实时负之于驴，与小僮驱而归。或谓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泽深奥，人烟疏阔，可俟徒伴偕行。」张曰：「秋夜矣，亲老未授衣，安敢少留邪？」但淬一短剑而去。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手，见张来甚喜，密相谓曰：「今夜好个经纪。」张亦心动，窃闻之，因断柳枝若合拱者为一椂，置室中。店翁问曰：「持此何用？」张曰：「明日早行，聊为之备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去矣。」张不答，即来推户。张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既呼不应，即再三排闥，张忽退立，其人闪身踉蹌而入，张撻其首，毙之，曳入闥。少时，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及持剑视翁，方燎火爬痒，即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呼僮牵驴出门，乃纵火。行二十余里，始晓。后来者曰：「前店人失火，举家被焚。」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公元九七七年，三十二岁。

是年，与王禹偁定交。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三乖崖剑术：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隐居君与张乖崖公居处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编寄祝隐居二诗是也。隐居东垣有枣合拱矣，挺直可爱。张忽指枣谓隐居曰：「子丐我勿惜也。」隐居许之。徐探手袖间

，飞一短劔，约平人肩，断枣为二。隐居惊愕问之，曰：「我往受此术于陈希夷，而未尝为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还家，平野间，遥见一举子乘驴径前，意甚轻扬。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举子驴避道。张因就揖，询其姓氏，盖王元之也。问其引避之由，曰：「我视君昂然飞步，神韵轻举，知必非常人，故愿加礼焉。」张亦语之曰：「我初视子轻扬之意，忿起于衷，实将不利于君。今当回宿村舍，取酒尽怀。」遂握手俱行，共话通夕，结交而去。

按，赠祝隐士二诗，见本集卷三。据小畜集外集卷七次韵和仲咸送池秀才西游与小畜集卷十一将巡堤堰先寄高邮蒋知军，王禹偁自开宝六年（九七三）开始，客游他乡十年，太平兴国二年，在濮阳被邀参加部分新进士宴会，时咏居临黄。故张咏与王禹偁相会定交，当在今年。是年，王禹偁（字符之，九五四——一〇〇一）二十四岁（小畜集卷一罔极赋，长编卷四九）。王抟称赞张咏，当在今年前后。

宋状：??若多节，默表大厦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璞。太原王抟，名知人，见公??然异之，独谓公曰：「唐魏文公奉生此乡，故老有言，后五百年复出一佳士，元精回复，祭酒当之矣。」公谢不敢当。

按，既曰「居然晚器」，则当年已不轻而尚未第之时，故应在今年前后。太平兴国三年，

戊寅，公元九七八年，三十三岁。

作声赋，豪迈有理致。

《儒林公议》卷上：尝作声赋，虽未能高致绝俗，然豪迈有理致。朋游有劝咏以声赋赞先达者，咏曰：「取一第乃欲用吾声赋耶！」其自负如此。

按，此事不知年月。今年咏初赴试，故当在今年前后也。姑系之今年。八月，赴秋试，被黜，愤欲学道，为陈抟劝回。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太平兴国三年，科场试「不阵成功赋」，盖太宗明年将有河东之幸。公赋有「包戈卧鼓，岂烦师旅之威；雷动风行，举顺乾坤之德」。自谓擅场，欲夺大魁。夫何有司以对偶显失，因黜之，选胡旦为状元。公愤然毁裂儒服，欲学道于陈希夷抟，趋豹林谷，以弟子事之，决无仕志。希夷有风鉴，一见之，谓曰：「子当为贵公卿，一生辛苦。譬犹人家张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无奈，惟赖子灭之。然禄在后年，此地非栖憩之所。」乖崖坚乞入道。陈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学道？」果后二年，及第于苏易简榜中。

按，长编卷十九载，太平兴国三年八月，诏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礼、三传、学究外，余并以秋集礼部。九月甲申朔，太宗御讲武殿，覆试合格人，进士加论一首，自是常以三题为准。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诏：自今广

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依次用韵。又宋田锡咸平集卷九有御试《不阵而成功赋》。故《湘山野录》所载，当有据矣。是以系之八月。

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按，王栐之记载，亦可为湘山野录记载之左证。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张咏条引语录：少时谒华山陈抟，遂欲隐居。抟曰：「公方有官职，未可议此。其势如失火家，待君救火，岂可不赴也？」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张忠定公咏布衣时，希夷先生一见奇之。公曰：「愿分华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别赠以毫楮。公曰：「是将婴我以世务也。」后公贵显，以名德重天下。将赴劔南，以诗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劔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按，《青箱杂记》卷十，宋赵令畴《侯鯖录》卷八，《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蔡宽夫诗话》，《诗话总龟后集》卷十九引《蔡宽夫诗话》、卷二六引《唐宋遗史》、卷三一引《古今诗话》，诸书记载略同于《渑水燕谈录》。诗见本集卷五，题为怀白云陈先生，盖陈抟已卒于端拱二年（九八九）。诸书记载稍误。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张乖崖云：阳是人有罪而未书案，尚变得，阴是已书案，更变不得。此人曾见希夷来，言亦似太极图。

太平兴国四年，己卯，公元九七九年，三十四岁。

二月，太宗督军伐北汉。

五月，北汉主刘继元出降，北汉亡。

六月，太宗督军北征，企图收复幽州。

七月，宋军败于高粱河，太宗逃回，股中两箭。

按，右述见长编卷二十，宋王铤默记卷中。

秋，与寇准同赴大名府举进士，议将首荐咏。以同郡张覃素有文行，十月十四日，与寇准同上书，请以覃为解首。一府钦叹，遂如其言。

宋状：兴国四年，始游邺下，与故上谷寇公准推毂引重。时属乡里命秀，方国试言，府将雅钦公名，议为举首。夙儒张覃者，恟恟有行，疏略少文，公即以檄谒府，盛称其长，覃终得荐，公为之下汇。茅有吉爵，砥相先让，夷之风一变河朔。

钱铭：太平兴国四年秋，诣大名府举进士。今相国上谷公，即其友也，共以书白尹，荐张覃为解首。故河朔间有廉逊之风焉。

韩碑：太平兴国四年秋，与忠愍寇公同赴大名举，议将首荐公，公以同郡张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书，请以覃为冠。一府钦叹，遂如公言。士论多之。

按，大名府请首荐张覃书，见本集卷七，上书时间，即据该书。参见宋李元纲《厚德录》卷三。是年，寇准（九六二——一〇二三）十八岁（寇准忠愍公诗集卷上述怀，《小畜集》卷十九送寇密直西京迁葬序）。

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公元九八〇年，三十五岁。

正月，以文明殿学士程羽权知贡举，御史中丞侯陟、中书舍人郭贄、宋白等权同知贡举（宋会要选举一之二）。

闰三月，太宗御讲武殿，覆试权知贡举程羽等所奏合格进士，得进士一百十九人，又得诸科五百三十三人，并分第甲乙，赐宴。甲科进士二十三人，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乙科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诸科授初等职事、及判、司、簿、尉（长编卷二一，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赴试，中进士乙科，授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

宋状：进士及第，释褐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

钱铭：春试于便坐，擢上第，除廷尉评，知鄂州之崇阳。

韩碑：明年春，擢进士第，授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事。

按，宋状、钱铭、韩碑均云「明年」，系接太平兴国四年记事而言。

《宋史》本传：太平兴国五年，咏登进士乙科，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是年榜首为苏易简，通判升州。

同榜进士有：李沆、向敏中、寇准、宋湜、王旦、晁迥等人（长编卷二一，小畜集卷十九送寇密直西京迁葬序，湖北漕司乖崖堂记，《宋朝事实类苑》卷九引名臣遗事，《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明陈循等《寰宇通志》卷九三西安府下科甲，《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王旦传、向敏中传，卷二八七宋湜传）。李沆、向敏中、宋湜中甲科，俱授将作监丞，分任通判潭州、吉州、梓州；王旦、寇准、晁迥中乙科，俱授大理评事，分任知岳州平江县、知归州巴东县、岳州录事参军（《东都事略》卷三五、四〇、四一、三七、四六与《宋史》卷二八二、二八七、三〇五、二八一各人之本传）。

王禹偁省试登甲科，殿试落第，作送张咏宰崇阳序（《小畜外集》卷十三送进士郝太忠序，《小畜集》卷十九）。苏易简（九五八——九九六）二十三岁（长编卷四〇，东都事略卷三五本传）。王旦（九五七——一〇一七）二十四岁（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居士集卷二二王旦神道碑）。晁迥（九五—

一一一〇三四》三十岁（长编卷二五，《东都事略》卷四六本传，《宋史》卷三〇五本传）。宋湜（九五〇一一一〇〇〇）三十一岁（长编卷四六，《东都事略》卷三七本传，《宋史》卷二八七本传）。向敏中（九四九一一一〇二〇）三十二岁（《宋史》卷二八二本传，《东都事略》卷四一本传，《宋史》卷二一〇宰辅一）。李沆（九四七一一一〇〇四）三十四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宋史》卷二八二本传）。

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公元九八一年，三十六岁。

十一月，郊祀，转将作监丞。

钱铭：六年，郊祀，转将作丞。

韩碑：六年，遇郊恩，改将作监丞。

按，长编卷二二载，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干元殿受册尊号。

此即郊祀也。故系之十一月。

宋太宗雍熙元年，甲申，公元九八四年，三十九岁。

十一月，郊祀，大赦，改元。迁著作佐郎。

钱铭：雍熙元年大礼，迁佐著作。

韩碑：雍熙初，迁著作佐郎。

按，长编卷二五载，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改元。故系之十一月。以建州浦城童子杨亿为秘书省正字，时年十一（长编卷二五，太宗实录卷三一。）今年，知崇阳岁满，浮江而北，归阙。

本集卷一鰕鱼赋：太平甲申岁，余知邑罢归，浮江而北。

按，「太平甲申岁」，即雍熙元年，因该年十一月改元，此前仍称「太平兴国九年」。于此亦可推知，咏离任必在十一月前。

下列诸事，俱在崇阳所为，而不知确切之年月，故系之于岁满离任时。

宋状：知鄂州崇阳，尤厉风节。大江之南，民裕文敝，囚以手而上下，犹为人而重轻，公廉知其状，痛绳以法，精力于职，撻伏如神，洗其楔薄，镇之忠厚，吏乐其职，多一笑而归休，民协攸居，或减年而从役。

宋沈括《补笔谈》：忠定张尚书曾令鄂州崇阳县。崇阳多旷土，民不务耕，唯以植茶为业。忠定令民划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自此茶园渐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间。至嘉佑（一〇五六一一一〇六三）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无茶租。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民有入市买菜者，公召谕之曰：「邑居之民，无地种植，且有他业，买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答而遣之。自后人皆置圃，至今谓芦菰为张知县菜。

按，本集附集卷五引通城县祠城记，宋王得臣麈史卷上，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卷三，《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等处，记载略同。言行录引谈丛曰：为绢而比者，岁百万匹。

本集附集卷五引图经：北峯亭上田畴膏腴而无水利，稍阙雨泽，禾多旱损。公相视山川原隰高下，可决渠圳，通流灌溉，遂于白泉上源为陂堰，水入圳，溉田数百顷。后无旱伤之忧。公决遣多坐此亭，视百姓农作，劝勤责怠，故能地无遗利焉。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傍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之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盖自五代以来，军卒凌将帅，胥吏凌长官，余风至此时犹未尽除。乖崖此举，非为一钱而设，其意深矣，共事伟矣。

雍熙二年，乙酉，公元九八五年，四十岁。

知崇阳岁满到阙，上宰相宋琪、李昉状，求充幕职，使得挈负亲老以就官食。

本集卷十一著作佐郎求充幕职：今者双亲暮年，某亦得替到阙。欲望悯其贱类，特与奏陈，或许就除幕职一官，使得挈负亲老以就官食。

按，据《宋史》卷二一〇宰辅一，此时宰相乃宋琪、李昉。

《宋史》卷二九七段少连传：知崇阳县。崇阳剧邑，自张咏为令有治状，其后惟少连能继其风迹。六月，以知制诰苏易简荐，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

《宋史》本传：以苏易简荐，人为太子中允，迁秘书丞，通判麟、相二州。

《宋史》卷二六六苏易简传：（太平兴国）八年，以右拾遗知制诰。（雍熙）二年，罢知制诰。

韩碑：岁满，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

钱铭：解任，除太子中允，通判麟州。

宋状：解秩，授太子中允，关掌麟州军事。

本集卷八麟州通判厅记：雍熙二年夏六月，始某拜命，倅莅是邦。

时夏州李继迁方起事，边鄙不宁，以兵法从事，缮起亭障，精明烽火，伐谋取胜，四鄙以安。太守以喜怒为政，责之。去后人思而祠之。

宋状：夏台弗靖，西戎方强，公缮起亭障，精明烽火，坐赞叔敖秉羽之策，多参嫖姚穿域之乐，伐谋取胜，四鄙以安。

钱铭：时夏台未安，边鄙方耸，公多以兵法从事。洎西戎即叙，亦公之有画焉。

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九月：（继迁）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族帐稍稍归附，尝遗所部奉表诣麟州贡马及橐驼等。敕书招谕之，继迁不出。

近人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四宦迹张咏条：通判麟州，关决有善政。太守以喜怒为政，咏刚直，屡责之，守愧谢咏。咏有德于民，北去也人思而祠之。

宋太宗端拱元年，戊子，公元九八八年，四十三岁。

正月，太宗于东郊亲飨神农，遂耕籍田（长编卷二九）。恩转秘书丞。

宋状：端拱纪元，天田躬耜，转秘书丞。

钱铭：端拱元年，籍田，转秘书丞。

韩碑：端拱籍田，恩转秘书丞。

端拱二年，己丑，公元九八九年，四十四岁。

春，自麟州代归。充礼部考试官。已事，命通判相州。上言：具庆之下，不便迎养，因父母在濮州，乞督濮之市征。遂命监濮州税。

宋状：明年，充礼部考试官。已事，复倅相州。一惧之年，宜为亲解，百斤之牒，终以恳辞，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养。诏可其奏。

钱铭：二年春，充礼部考试官，毕，通判相州，上言，具庆之下，不便迎养，乞督濮之市征。诏从之。

韩碑：代归，通判相州事。公以亲老辞，得监濮州税。

本集卷九通判相州求养亲表：重念臣十年聚学，悉是离乡，两任远官，皆非迎养。近因受命，曾到旧庐，双亲扶羸，顾臣以泣，臣非死木，得不伤心？臣亦引谕国恩，用相慰勉，终且恋其本土，不肯随臣之官。朝夕系思，方寸已乱。臣之家属，近隶濮州，窃闻州城例有酒税，望迴天眷，察臣愚衷，则臣乞纳升朝两官，换监濮州一税。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乖崖张公，尝有监务之官，而辞于公，因以请教。公曰：「监酒税之法，初无多言。但好酝酒，剩饶人，则沽者众矣。即是要术。」

月余，召赐五品服，选知开封府浚仪县。

宋状：月余，召赐五品服，知浚仪县。

钱铭：明年，抽赴阙，赐五品服，知浚仪县。

韩碑：俄选知开封府浚仪县事，赐五品服。

《宋史》本传：俄召还，赐绯鱼，知浚仪县。

振北部之风，凛然可畏。

按，四书所载，唯钱铭不同，故暂从宋状。然据咏为湖北转运使之时间，则似以钱铭所载为确。

七月，寇准拜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长编卷三〇）。

宋太宗淳化元年，庚寅，公元九九〇年，四十五岁。

枢密直学士寇准、知制诰李沆、宋湜连荐其才，擢湖北转运使。

宋状：俄为荆湖北路转运使。

钱铭：未几，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即故枢密宋公、文靖李公与今上谷相国之所荐也。韩碑：时寇公与文靖李公、故枢密副使宋公湜连荐其才，擢荆湖北路转运使。

《宋史》本传：会李沆、宋湜、寇准连荐其才，以为荆湖北路转运使。

本集附集卷三湖北漕司乖崖堂记：淳化初，繇浚仪擢使荆湖北路。

本集卷十一申堂自陈状：前年以侍疾高堂，许赐便家之禄；去岁以论官两省，充膺按部之司。

按，寇准、李沆、宋湜之职任，据长编卷三〇、卷二七。本集卷七与大谏陈情书曰：「才临赤县，便总转输。」据此与宋状、钱铭所载，则自知浚仪县到为湖北转运使，其间必不久矣。故知浚仪县时间，似当从钱铭，定在今年为是。

淳化二年，辛卯，公元九九一年，四十六岁。

荆南造船场虚占匠人，纳木之时，更苦编户。看其帐籍，甚不整齐，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寻奉敕命，委咏差官，遂差令狐穆代之。监船场郑元佑隐藏文历，抵拒使臣，令子进状，构谤咏罪。上奏郑元佑事自陈状，又上宰相中堂自陈状，亟辨其事。又与寇准书，请其相助。

本集卷十一奏郑元佑事自陈状：昨见荆、朗造船，工课不等，归、峡纳木，人户怨咨，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寻奉敕命，委臣差官。其监场郑元佑，拒抗使臣，不回文牒，令男诣阙，毁臣职司。

本集卷十一申堂自陈状：昨见荆南造船场较功之处，虚占匠人，纳木之时，更苦编户。曾看帐籍，甚不整齐。遂具奏章，乞行磨勘。寻奉敕命，委某差官。其监船场郑元佑，不自省循，转增乖越，隐藏文历，抵拒使臣。既坚无上之心，更欲构人之罪，令男进状，谤某职司。

本集卷七与大谏陈情书：身受大谤者，贪夫乱之，无所尤也。近闻鼠辈多相构诽，兼被奸人屡有奏毁，仰惟天鉴，察其无私。

按，差令狐穆，据卷十一两状。与大谏陈情书未明言何事，但云：「才临赤县，便总转输」，「到职已来」，则在湖北转运使任上所写无疑，「构诽」云云，当指郑元佑事。陈情书所致之「大谏」，书中称其「曲赐荐论，力相引

用」，则当为李沆、宋湜、寇准三人之一。考宋会要职官六四之八，宋湜于淳化二年九月自知制诰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宋史》卷二一〇宰辅一载，李沆于淳化二年九月自翰林学士为参知政事。是则「大谏」当为寇准。据《宋史》卷二一〇宰辅一，寇准于淳化二年四月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正当「大谏」之称。故系郑元佑事于淳化二年。长编卷三四载，淳化四年六月，左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寇准罢守本官。则郑元佑事当不早于淳化二年四月，不迟于四年六月。

太宗下敕书嘉奖，上表谢之。

本集卷九荆湖转运蒙恩奖谕谢表：今月二十七日，密院递到敕书一道，蒙恩特赐奖谕。方虞积毁以销金，岂意飞声而悟主，爰迴圣奖，俯降天书。

按，此表不知年月。观表内「积毁」云云，当在奏郑元佑事自陈状上后。制置使纪咏职事上奏，太宗又下敕书，特赐奖谕。

本集卷九奏郑元佑事蒙恩奖谕谢表：今月十七日，密院递到敕书一道，蒙恩特赐奖谕。近者制置使纪臣职事，上达宸聪，感天眷以轸怜，加玺书之慰劳，臣虽不称，伏用增惭。且制置使与臣生平未尝识面，略闻履莅，便与荐论。

按，在本集中，两谢表相连，前云「今月二十七日」，后云「今月十七日」，或在接连两月之内欤？

淳化三年，壬辰，公元九九二年，四十七岁。

三月，丁谓（九六六——一〇三七）中进士第四名（《东都事略》卷四九本传，长编卷二一〇），年二十七岁。

是月，赐太常寺奉礼郎杨亿进士及第，十九岁（宋会要选举九之一）。

四月，请罢峡州至归州界水递人才，从之。

《宋史》本传：奏罢归、峡二州水递夫。

宋会要方域一〇之一八：淳化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荆湖北路转运司张咏请罢峡州至归州界水递人夫，从之。

淳化四年，癸巳，公元九九三年，四十八岁。

正月，飨太庙，合祭天地于圜丘。转太常博士。

按，韩碑系此事于淳化初，宋状云三年，此据钱铭。钱铭云「郊裡」，即飨太庙、祭天地之事。

考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正月，正有此事：而元年与三年，均未载郊裡事。下列二事，系在湖北所为，不知年月，故列于离任前。

宋状：事不谗上，世咨其清，劾罢太守奸赃疲悞者十数，悉条所部废格抗敝者百余譬，棱威所振，吏皆股栗。察廉使上其理状，玺书褒美。

本集附集卷五引通城县祠堂记：生齿滋众而声价腾，溪山峻险而漕运阻

，岁常以支移苗斛为艰。及公领漕，又为请于朝，俾以绢代。诏下，遂为永制，讫今称便。

按，此言崇阳事。

夏，太宗闻咏强干，诏赴阙，超拜虞部郎中，赐金紫。

宋状：乘驿赴觐，加锡金紫。翌日，迁虞部，为郎中。

钱铭：其年夏，诏赴阙，赐对长春殿，锡金紫。翌日，除虞部郎中。

韩碑：太宗素知公可用，召还，超拜虞部郎中，赐三品服。

《宋史》本传：太宗闻其强干，召还，超拜虞部郎中，赐金紫。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引忠定公语录：自太常博士罢荆湖北路转运使入觐时，太宗皇帝御长春殿，召对数刻。上曰：「卿奏事精审可信。」特赐金紫，除虞部郎中。七月，与向敏中并命为枢密直学士，赐钱五十万。

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先是，上急召广南转运使向敏中归阙，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笔飞白书敏中及虞部郎中鄆城张咏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左右因称其材。

秋七月己酉，并命为枢密直学士。

钱铭：浹旬，授枢密直学士，赐钱五十万。

宋状：再旬，授枢密直学士，赐钱五十万。

八月，命与向敏中同知通进、银台司公事。

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八月：通进、银台司旧隶枢密院，凡内外奏覆文字，必关二司，然后进御。外则内官及枢密院吏掌之，内则尚书内省籍其数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缘而为奸，禁中莫知，外司无纠举之职。枢密直学士向敏中初自岭南召还，即上言：「通进、银台司受远方疏多不报，恐失事几。请别置局署，命官专莅，较其簿籍，以防壅遏。」上嘉纳之。癸酉，诏以宣徽北院厅事为通进、银台司，命敏中及张咏同知二司公事，凡内外章奏案牘，谨视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课，事无大小，不敢有所留滞矣。发敕司旧隶中书，寻令银台司兼领之。

九月，以封驳司隶银台，仍令与向敏中总三班院。

宋会要职官二之四二：诏停废给事中封驳公事，令枢密直学士向敏中、张咏点检看读发放敕命，不得住滞差错。所有行下敕文，依旧编录。仍令发敕院，应承受到中书敕令，并须画时赴向敏中等处点检，候看读发放。逐处内有实封敕文，并仰诸房候印押下，实封送赴向敏中等看读点检了，却实封，依例发放。自是始以封驳司隶银台。令向敏中、张咏仍总三班院。

按，宋会要原作「九年」，误，淳化无九年也。证之长编卷三四，知「年」乃「月」之误。并代部署张永德杖死犯法小校，有诏按罪，封还诏书，且与

太宗争之。

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九月乙巳：以给事中封驳隶通进、银台司，应诏敕并令枢密直学士向敏中、张咏详酌可否，然后行下。时，泰宁节度使张永德为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诏按其罪，咏封还诏书，且言：「永德方任边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不从。未几，果有营兵胁讼军侯者，咏复引前事为言，上改容劳之。

宋状：河东大将张永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诏按其罪，公即封还制书，白上曰：「永德为国牙爪，居天下劲兵处，若以一部曲，摧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上不纳，因不关银台而下书谯让。未几，果有营兵胁讼军侯者，公复争前事，上辄优容谢之。

韩碑：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勾当三班院。时张永德为并代帅，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诏按罪，公封还诏书，曰：「永德方被边寄，若责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帅体轻而小人慢上矣。」不纳。既而果有营卒胁诉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劳。

秋，父景卒，起复，上表让之。给假回乡祭奠，上表谢之。

按，两表均见本集卷九。此事不知其月，故附于季秋之九月。

十一月，曹彬来朝，太宗宴羣臣于长春殿，赴宴。

长编卷三四：宴羣臣于长春殿，以武宁节度使曹彬来朝，劳之也。诏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张咏并赴宴。

淳化五年，甲午，公元九九四年，四十九岁。

正月，李顺攻占成都，号大蜀王，改元应运。北抵劔阁，南距巫峡，皆为其遣兵攻占。太宗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兵讨之（长编卷三五）。

参知政事苏易简荐咏可属西川事，诏知成都府。中谢日，面赐白金一百四十斤。以大军未集，留半岁不遣，咏潜使人纳银于内帑。至秋，有诏督行，遂驰驿而往，终不复言。

宋状：会贼顺缘间，坤维摇乱，偏师数万，鼓行而西，太宗以为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军之后，畴咨上辅，崇简守臣，参预武功。苏易简白上曰：「某甫可属大事，当一面，若奉将威，命降谕剧贼，陛下高枕，永无西顾之忧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谢，赐白金一百四十斤，鸿卿出郊，不复内御，子颜引道，初无辨严。朝家方以大师未集，留之半岁，公潜簿所赐，上还长府。其秋，遂诏赴部，公终不复言。

钱铭：五年八月，出知益州。中谢日，面赐白金一百四十斤。国家以大军未集，留半岁不遣，公潜使人纳于内帑。至秋，有诏督行，遂驰驷而往，终不

复言。

韩碑：四年冬，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寇大起。五年正月，贼首李顺陷成都府。诏遣昭宣使王继恩充招安使，率兵讨之。复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继恩破贼，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

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先是，参知政事苏易简荐枢密直学士、虞部郎中张咏可属西川事，诏咏知益州。既而留半载不行。

五月，诏降成都府为益州。张余率起义军复起，攻克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长编卷三六）。八月，命赴任，太宗面谕之曰：「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九月到任。

《宋史》卷五太宗二：淳化五年八月辛丑，诏遣知益州张咏赴部，得便宜从事。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至是，始命赴部。上面谕之曰：「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引忠定公语录：旋授枢密直学士，知益州。面奉圣旨：「西川经贼后，民颇伤残，不聊生，卿去到后，可便宜行事。钦哉！」君不疑臣，委任至重，乃感恩泣下。到川后，奉诏条之外，事有大可革者，奏后始行；共有从权而合义者，先行后奏，上悉允之。故得展微効，立功名，诚由上信不疑，下谗不入。

按，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注曰：「咏知益州在九月，不得其日也。据耆旧后传，咏先到，卫绍钦继至，故因仲甫致仕，遂着其事。张咏集有悼蜀诗，乃云至道元年春正月受命，夏四月二十八日供职。《茅亭客话》亦载咏诗，年月与诸书不同，盖误。咏自作诗记年月不应亦误，恐传写错谬尔。至道元年正月，则咏已在成都矣。」是故不从本集卷二悼蜀诗所云。

九月，太宗遣内侍押班卫绍钦赍手诏往益州指挥军事。寇准自青州召还，为参知政事（长编卷三六，宋会要仪制三之四）。

太宗下诏罪己，诏辞略曰：「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主官，不以惠和为政，箠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曰：「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为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余。」（长编卷三六）

本集卷二悼蜀四十韵：天道本害盈，侈极祸必作。当时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风复俭约。情性非方直，多为声色着。从欲窃虚誉，随性纵贪攫。蚕食生灵肌，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听，所利唯剥削。一方忿恨兴，千里攘臂跃。」「害物黷货辈，皆为白刃烁。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锁苔芜，庭轩喧燕雀。」

成都虽为王继恩控制，但义军声势尚盛，城门昼闭，城中屯兵三万人而无

半月之食，继恩恃功骄恣，不复出兵。乃下盐价，听民得以米易盐，得米数十万斛，可支二岁军食，奏罢陕西运粮。逼令继恩分兵四出，又揭榜示谕，许入义军者自新，皆释其罪，使归田里。

韩碑：时关中率民负粮，以饷川师，道路不绝。公至府，问城中所屯兵，尚三万人，而无半月之食。公访知盐价素高而廩有余积，乃下其估，听民得以米易盐。于是民争趋之，未踰月，得米数十万斛。军中喜而呼曰：「前所给米，皆杂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于国事者。」公闻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时益虽收复，诸郡余寇尚充斥，继恩恃功骄恣，不复出兵，日以娱燕为事，军不戢，往往剽夺民财。公于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数其过，将尽斩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帅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辈为之。今能亟白乃帅，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愿就戮。」公释之。继恩即日分兵邻州，当还京师者悉遣之。不数日，减城中兵半。既而诸军请食马刍粟，公命以钱给之。继恩诟曰：「马不食钱，给钱何也？」公闻，召继恩，谓曰：「今贼余党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顿兵城中，不即讨。刍粟民所输，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继恩惧，实时出城讨贼。公计军食，有二岁备，乃奏罢陕西运粮。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粮为请，咏至方踰月，已有二岁备，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公以顺党始皆良民，一旦为贼胁从，复其间有疲弱偶挂盗籍者，当示以恩信，许其自新。即揭榜谕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释其罪，使归田里。一日，继恩械贼数十人，请公行法。公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复纵之。继恩恚而问公，公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仆化贼为民，不亦可乎？」

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是月，张咏始至益州。先是，陕西课民运粮以给蜀师者，相属于路，咏亟问城中所屯兵数，凡三万人，而无半月之食。咏访知民间旧苦盐贵，而私廩尚有余积，乃下盐价，听民得以米易盐，民争趋之，未踰月，得米数十万斛，军士驩言：「前所给米，皆杂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于国事者。」咏闻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时四郊尚多贼垒，城门昼闭，王继恩日务宴饮，不复穷讨。官支刍粟饲马，咏但给以钱，继恩怒曰：「国家征马，岂食钱耶？」咏曰：「城中草场，贼既焚荡，刍粟当取之民间，公今闭门高会，刍粟何从而出？若开门击贼，何虑马不食粟乎！咏已具奏矣。」继恩乃不敢言。会卫绍钦亦以诏书来督捕余寇，继恩始令分兵四出。继恩尝送贼三十余辈，请咏治之。咏悉令归业。继恩怒，咏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何有不可哉！」继恩有帐下卒，颇恃势掠民财，或诉于咏，卒缒城夜遁，咏遣吏追之，且不欲与继恩失欢，密戒吏曰：「得即缚置井中，勿以来也。」吏如其戒，继恩不恨，而其党亦自敛戢云。

以下诸事，当在咏至蜀初期。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引扈史、本集附集卷五引扈史，李顺、王均乱蜀，张公镇成都。一日，见一卒抱小儿在廊下戏，小儿忽怒，批其父。张公见之，集聚语曰：「此方悖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况其长成，岂不为乱？」遂令杀之。数日间，又一卒相殴，公问知其一乃上名，遂斩次名。自是一军肃然。

本集卷十二语录、《青箱杂记》卷十、《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二引《青箱杂记》、《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引语录：因责决一吏，彼枝词不伏。公曰：「这的莫要劓吃？」彼云：「决不得，吃劓则得！」公牵出，斩之以徇。军吏愕眙相顾。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宋王得臣《麈史》卷中：张乖崖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合军旅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行，众亦不敢譊。赵济畏之龙图，乖崖孙婿也，尝以此事告于韩魏公，公曰：「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

按，《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载此事，注出麈史，唯不出告韩魏公者姓名。而《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载此事，注出忠定公语录√田误。本集附集卷五忠定遣事载此事，亦注出麈史。《鹤林玉露》乙编卷六曰：「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弭患济事者是也。」首举此事为例。

《续笔谈》：成都府知录虽京官，例皆庭参。苏明允尝言：张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为京寺丞、知录事参军，有司责其庭趋，生坚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乃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献一诗辞忠定，其间两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忠定大称赏，自降阶，执生手曰：「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咏罪人也。」遂与之升阶，置酒，欢语终日，还其牒，礼为上客。

按，《诗话总龟》卷四一引百斛明珠，亦载此事，略异，而首云「张乖崖在蜀州」，则误，咏未曾知蜀州也。

本集卷十二语录、《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引语录、宋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初知益州，斩一猾吏，前后郡守所倚任者。吏称无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读示之。既闻断辞，告市人曰：「尔辈得好知府矣。」盖李顺尝有死罪系狱，此吏故纵之也。

本集卷十二语录：李顺党中，有杀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许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释之；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旧为恶党，今又逃亡，许令首身，犹尚顾望。就市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民悉安居。

本集卷十二语录：时民间讹言，云有白头老翁，午后食人男女。郡县绕谗，至暮，路无行人。公召犀浦知县，谓曰：「近讹言惑众，汝归县去，访市肆中归明人尚为乡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证解来。」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怙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赀以嫁之，仍处女也。一日，有术士上谒，自言能煅汞为白金。张曰：「若能一火煅百两乎？」术士曰能之。张即市汞百两俾煅。一火而成，不耗铢两。张叹曰：「若之术至矣，然此物不可用于私家。」立命工煅为一大香炉，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寻送寺中。以酒榼遗术者而谢绝之。人伏其不欺也。

按，宋李元纲《厚德录》卷一，《青琐高议》后集卷二，《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与《宋朝事实类苑》卷九均引笔录，记载略同。

十二月，度继恩日横，不能改，亟以状闻，愿选忠实可倚者与继恩共事，不敢独任。太宗遂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偕往。

《宋史》卷五太宗二：淳化五年十二月辛巳，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安抚西川。

《宋史》卷二七七张鉴传：淳化中，盗起西蜀，王继恩讨平之，而御军无政，其下恃功暴横。益州张咏密奏，请命近臣分屯师旅，即遣鉴与西京作坊使冯守规偕往。召对后苑门，面授方略。鉴曰：「益部新复，军旅不和，若闻使命骤至，易其戎伍，虑或猜惧，变生不测。请假臣安抚之名。」太宗称善。鉴至蜀，继恩犹偃蹇，不意朝廷闻其纵肆。鉴之行，付以空名宣头及廷臣数人，鉴与咏即遣部戍卒出境，继恩麾下使臣亦多遣东还，督继恩辈分路讨捕残寇，而鉴等招辑反侧。

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十二月：王继恩御军无政，其下恃功暴横，张咏恐军还日或有意外之变，乃密奏，请遣心腹近臣可以弹压主帅者，亟来分屯师旅。辛巳，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偕往，召对后苑门，面授方略。鉴曰，「益部新复，卒乘不和，若闻使者骤至，易其戎伍，虑彼猜惧，变生不测。请假臣安抚之名。」上称善。鉴至成都，继恩犹偃蹇，不意朝廷闻其纵肆。鉴之行，上付以空名宣头及廷臣数人，鉴与咏即遣部戍兵出境，继恩麾下使臣亦多遣东还，督继恩等讨捕残寇，而鉴等招辑反侧，蜀民始奠枕矣。

按，韩碑云：「公度继恩日横，不能改，亟以状闻，愿选忠实可倚者与继恩共事，庶不敢独任。上乃命入内侍省押班卫绍钦充同招安使，自是继恩凶

势为屈。」证之右引《宋史》、长编所载，韩碑所云命卫绍钦当误，上密奏事则有之，所命者乃张鉴、冯守规也。

宋太宗至道元年，乙未，公元九九五年，五十岁。

正月，王禹偁、宋湜为翰林学士（《小畜集》卷二一滁州谢上表，宋洪遵《翰苑羣书学士年表》）。

二月，张余被俘遇害，其余部退入黔水山区（《宋史》卷五太宗二，长编卷三八）。

五月，王禹偁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军州事（长编卷三七）。

八月，制以开封尹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兼判开封府。大赦天下。此乃唐天佑（九〇四—一九〇七）以来，首次举行立储之礼（长编卷三八）。

是年，在成都。

至道二年，丙申，公元九九六年，五十一岁。

正月，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长编卷三九）。

转兵部郎中。母谢氏卒，随凶讣除起复之命，重方面之寄也。

宋状：至道二年，改兵部，犹为郎中。会丁新昌郡太夫人之丧，恩诏夺服。阳秋之义，不以家事为辞，礼经所执，亦推顺变之大。

钱铭：至道二年，就转兵部郎中。丁太夫人忧，随凶讣除起复之命，重方面之寄也。

韩碑：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继丁父与母新昌郡太夫人谢氏忧，皆起复。

按，《宋史》本传云：「丁外艰，起复，改兵部郎中。」宋状、钱铭均系「改兵部郎中」于「起复」之前，《宋史》当误。又韩碑云既丁父与母忧，据钱铭，咏父卒于淳化四年，韩碑当系连书也。又咏改兵部郎中，当系祀天地后加恩故也，故系于正月。

十二月，礼部侍郎苏易简卒，年三十九（长编卷四〇）。

至道三年，丁酉，公元九九七年，五十二岁。

三月，太宗死，宰相吕端鑠宣政使王继恩，立真宗（长编卷四一）。

春，女与王禹偁长子嘉佑结婚。禹偁时知扬州。

按，此据今人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页二二四、二三六。

四月，大赦天下，加恩羣臣（长编卷四一）。

拜左谏议大夫。

宋状：真考嗣历，即拜谏议大夫。

钱铭：今上嗣位，就拜左谏议大夫，学士如故。

韩碑：真宗即位，迁左谏议大夫。

五月，责授王继恩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长编卷四一）。

八月，西川广武卒刘旰率众起义，声势颇大，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两川震惊。激上官正出兵击灭之。

本集卷八大宋赠监门卫将军上官公神道碑铭：次年秋，巡检不仁，官军生衅，啸聚亡命，图为乱阶。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两川震惊，决于次晨，长驱入益。自戒师旅，逆战方井，战酣兵却，众皆失色，于是下马挥劒，有死无二，鼓怒增气，战功遂成。

韩碑：三年秋，西川都巡检使韩景佑为所部广武卒刘旰所逐，率众掠怀安军，破汉州。公方与僚属会大慈寺，报至，饮燕如故，举城忧之。贼又掠邛、蜀，将趋益。公适会客，报者愈急，公复不问。其夕，始召上官正，谓曰：「贼始发，不三四日，破数郡，势方锐，不可击。今人得所掠，气骄，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请出兵，比至方井，当遇贼，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为出送于郊，激其尽力。正至方井，果遇贼，一战斩旰首，余党尽平。众益服公料敌制胜，人所不及。

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八月：是月，西川都巡检使韩景佑行部至怀安，帐下广武卒刘旰谋作乱，夜率众袭景佑，景佑逾垣获免。旰遂掠怀安，破汉州及永康军、蜀州，所至城邑，望风奔溃。时益州钤辖马知节亦兼诸州都巡检，领兵三百，追旰至蜀州，与之角斗，自未至亥，贼惧，走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飞书召知节还成都计议，知节曰：「贼党已踰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军虽倍，制之亦劳。不如出兵迎击，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镇，与贼遇，而正亦寻领军至，共击斩旰，其党悉平。旰自起至灭凡十日。正始无出兵意，知益州张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谓诸军校曰：「尔曹俱有亲弱在东，蒙国厚恩，无以报，此行当亟殄贼，无使逃逸。若师老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战。及凯旋，咏迎劳，大出金帛行赏，士伤重者先赏之，获级者次焉，众皆悦服。

按，长编记载中，「刘旰」均误为「刘旰」，今悉改正之。

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六：至道丁酉岁秋八月，诸州巡检、作坊使韩景佑至怀安军，为其下广武卒刘旰等谋杀之，韩逾垣而免。是夜，军贼掠怀安军。及明，取金堂、古城，入汉州，凡六日，行五百余里，劫掠五军州十镇县，所至处皆不及支梧，驱掠军民，势莫可遏，州县震慑，户口奔逃。时知府张密学谓招安使上官正曰：「贼今日邛州，来日必奔嘉、眉州，贼若有盘泊处，加鱼得渊，卒难除讨，君必悔之。今日请即往，移兵渡江，逆而击之，夺其胆气，当尽擒之，此上策也。时不可失。」上官遂点集兵甲前去，过新津江，遇贼食于方井，驰告张密学。张曰：「刘旰入井，更欲何逃！」日中以捷来

告，尽杀其党凯旋。且张公料敌先见，皆此类也。上官能将其兵，是行也易于摧枯。川界由是肃然。

按，黄休复，与张咏奖拔之李旼、张及、张逵诸人熟识，《茅亭客话》所记，乃五代及宋初三朝蜀中事。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宋赵善琼《自警篇》：枢密直学士张咏知益州，有巡检所领龙猛军人溃为盗。龙猛军者，本皆募羣盗不可制者充之，慁悍善斗，连入数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咏一日召铃辖，以州事委之，愕然请其故，咏曰：「今盗势如此，而铃辖晏然安坐，无讨贼心，是欲令咏自行也。铃辖宜摄州事，咏将出讨之。」铃辖惊曰：「某行矣。」咏曰：「何时？」曰：「即今。」咏领左右张酒具于城西门上，曰：「铃辖将出，吾今饯之。」铃辖不得已，勒兵出城，与饮于楼上。酒数行，铃辖曰：「某愿有谒于公。」咏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粮，愿皆应付。」咏曰：「诺。老夫亦有谒于铃辖。」曰：「何也？」咏曰：「铃辖今往，必灭贼，若无功而退，必断头于此楼之下矣。」铃辖霍栗而去。既而与贼战，果败，士众皆还走几十里。铃辖召其将校，告之曰：「观此翁所为，真斩我不为异也。」遂复进力战，大破之，贼遂平。

《青箱杂记》卷十、自警篇：公平顺贼之明年，复有刘旰相继叛命，公命讨平之。既而凯旋，忽有持首级来者，公曰：「当奔突接战之际，岂暇获其首？此必战后斫来，知复是谁？」殿直段伦曰：「如学士之言，真神明。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何尝获首级？」公乃先录中伤之人，而持首级来者次之。于是军伍欢跃。

按，《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所载略同，注出语录。十月，请准除放万州官收津渡钱。奏请益州屯驻兵士所请钱，依旧铜钱一文折支铁钱五文。

宋会要食货一七之一四：至道三年十月，知益州张咏言：「万州管内，有官收津渡钱数百贯，兼有税场，甚扰民。」诏并除放。

宋会要职官五七之二三，至道三年十月，知益州张咏言：「屯驻兵士所请钱，乞依元降宣旨，铜钱一文，輿折支铁钱五文。」是时，峡路转运使韩国到阙，言川峡州县幕职官等所请月俸，铜钱一文止折铁钱二文，望增加铁钱分数。帝令支铜钱一文，易给铁钱五文。

按，参见长编卷四二。

是岁，始定天下为十五路（长编卷四二）。

以下诸事，俱系咏在蜀时所为，年月无考，故系于今年。明年，咏离益州矣。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张尚书咏在蜀时，米斗三十六文，绢疋三百文。公计兵食外，尽令输绢；米之余者，许城中贫民买主，岁凡若干。贫民颇不乐，公曰：「他日当知矣。」今米斗三百，绢疋三贯，富人纳贵绢而贫人食贱米，皆以当时价，于官无所损益，而贫富均矣。此张公之惠于蜀人，怀思之不能已也。

《宋史》卷三一五韩绛传：张咏镇蜀日，春糴米，秋糴盐，官给券，以惠贫弱。

按，后山谈丛卷四所载略同。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与本集附集卷五引卮史：公凡有兴作，先帖诸县，于民籍中系工匠者，具帐申来。分为四番，役十日，满则罢去。夏则卯入，午歇一时，冬抵莫放，各给木札一幙，以御寒。工皆悦。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盖瓦，雨下和泥。」事虽至微，公俱知悉。

韩碑：公尝以蜀地素狭，游手者众，事宁之后，生齿日繁，稍遇水旱，则民必艰食。时米斗三十六，乃按诸邑田税，使如其价，岁折米六万斛。至春，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券，俾输元估余之，奏为永制。逮今七十余年，虽时有灾谨，米甚贵，而益民无馁色者，公之赐也。蜀风尚侈，好邀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饌之品，皆着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辄以累罢去。

按，张咏所定邀乐之法，见于记载者有：

元费着《岁华纪丽谱》：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又为钱灯会，会始于张公咏。盖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既罢，故作宴以劳焉，通判主之，就宣诏亭或涵虚亭，以十七日。正月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谐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亭。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在四郊，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乃以是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后以为故事。

宋赵抃《赵清献公集》卷八律诗，内一首题曰：「张公二月二日始游江，以集观者。韩公绛因创乐俗亭为驻车登舟之所。」第三联云：「子美浮槎传大雅，乖崖游棹看芳春。」张咏治蜀，誉者如织，然亦有诋之者。

《默记》卷中：范景仁父名文度，为蜀孔目官，事张乖崖。时见发郡人阴事而诛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观一小册，每钩距得人阴事，必记之册上，书讫入箱，封题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测也。然每观小册，则行事多杀人

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观小册，忽内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小册观之，尽记人细故，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众也。文度阅毕，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尔目所得，遂毁而焚之。乖崖还，见几上箱开，已色变，及启观，小册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请命曰：「乃某毁而焚之。今愿以一命代众人死，乞赐诛戮！」乖崖问其故，答曰：「公为政过猛，而又阴采人短长，不皆究实而诛；若不毁焚，恐自是杀人无穷也。」乖崖徐曰：「贷汝一死，然汝子孙必兴。」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三家三翰林，百禄为执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贵文度？其后果兴。

按，宋苏轼《东坡集》卷三九范景仁墓志铭云：「考讳度，以文艺节行为蜀守张咏所知。」而未及默记所载事。

宋真宗咸平元年，戊戌，公元九九八年，五十三岁。

正月，建成益州官署，为之撰记，梁周翰作后系。

本集卷八益州重修官署记：淳化甲午岁，土贼李顺据有州城，偏师一兴，寻亦殄灭。是年降府为州。危楼坏屋，比比相望，台殿余基，屹然并峙，官曹不次，非所便宜。至道丁酉岁，某始议改作，计工上请，帝命是俞，仍委使乎以董于役。自夏徂冬，十月工毕。

同记所附后系：辙书后系，聊赞元功。时学士侍郎授代归朝之年，撰行之日。周翰谨述于碑之阴云。

《湘山野录》卷上：淳化甲午，李顺乱蜀，张乖崖镇之。伪蜀僭侈，其宫室规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公至则尽损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楼，楼前有堂，堂有屏，乃黄筌画双鹤花竹怪石，众名曰双鹤厅。南壁有黄氏画湖滩山水双鹭。二画妙格，冠于两川。贼锋既平，公自坏壁，尽置其画为一堂，因名曰昼厅。

按本集卷八益州重修官署记，《湘山野录》所记即修益州官署时事。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分画师为「逸格」、「神格」、「妙格」、「能格」四等，「妙格」與「能格」又各分上、中、下三品。黄筌名列「妙格」中品。

三月，刘筠中进士第（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袁本）。刘筠与杨亿，为北宋西昆体诗派巨擘。咏亦列名其中。

冬，女生子。王禹偁抱孙，喜而赋诗。

按，此据《小畜集》卷十一寿孙三日，卷二二黜赋。此女为禹偁子嘉佑妻。十二月，知制诰王禹偁落职，出知黄州（长编卷四三）。

下列事，均在今年，其月无考，故连书之。

四考归阙，上状，乞持服，得告拜坟域于濮上，合葬父母。

征为给事中、户部使。七旬，拜御史中丞。

宋状：归朝，还给事中、户部使，七旬，拜御史中丞。

钱铭：历四考归阙，得告拜坟域于濮上。寻征为给事中、户部使。七旬，授御史中丞。

本集卷十一西川回乞持服状：今叨差替，已至阙庭。臣乞曲全典礼，追复心丧。俛宽卒岁之期，少缓终天之戚。

十二月二日，真宗生日承天节，大臣主斋会，被酒不如礼，弹奏之，无所惮。

韩碑：咸平初，召拜给事中，充户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节，大臣主斋会，被酒不如礼，公弹奏之，无所惮。

《澠水燕谈录》卷二：忠定公为御史中丞，一日于行香所，宰相张齐贤呼参知政事温仲舒为乡弟，及它语尤鄙。【钱希白所撰公志曰「弹执政之事失辞」者，此也。】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体，遂弹奏之。齐贤深以为恨，后于上前短公曰：「张咏本无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为之。」公闻，自辩曰：「臣苦心文学，缙绅莫不知，今齐贤以臣假手于人，是掩上之明，诬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几多？可进来。」公遂以所著进。上阅于龙图阁，未竟，赐坐，曰：「今日暑甚。」顾黄门于御几取常所执红绡扇赐公，且称文善。公起，再拜，乃纳扇于几，上曰：「便以赐卿，美今日献文事也。」

按，《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亦载此事，注出《澠水燕谈录》。然献文之事，实不可信。据本集卷十进文字表，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前，真宗未曾见过咏之文字。

自益州还时，王禹偁赠诗庆贺。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国初，西蜀初定，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土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远不测为惮。张乖崖出守还，王元之以诗赠云：「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

按，王禹偁诗见《小畜集》卷十一，题为赠密直张谏议，除「干戈」作「兵戈」外，余俱同。是年，宋祁（九九八——一〇六一）生（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编卷七范镇撰宋祁神道碑）。

按，宋祁为撰张咏行状者。

咸平二年，己亥，公元九九九年，五十四岁。

正月，同知贡举。

宋状：咸平二年，知贡举，杜绝书谒，时称得人。

钱铭：咸平二年春，与故礼部尚书温公同知贡举。

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正月己丑：命礼部尚书温仲舒知贡举，御史中丞张咏、刑部郎中知制诰师颀同知贡举，刑部员外郎董龟玉、太常寺博士王涉同考试及封印卷首，仍当日入院。礼部贡院封印卷首自此始。

三月，取合格进士孙暨已下七十一人（宋会要选举一之七，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钱易以进士第二名及第，补濠州团练推官，二十四岁（《宋史》卷三一七本传，长编卷三三）。易，撰张咏墓志铭者。

四月，上书言事，从之。

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夏四月辛酉：御史中丞张咏上言：「请自今御史、京朝官使臣受诏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诣中书咨禀。」从之。

是月，出知杭州，宽盐禁，明断子、婿争财事。

宋状：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牧余杭也，遭民洊饥，方蜡不启，稻蟹无种，原田若艺，民挟盐利以冒公禁者日数百辈，公一切笞遣，不徇彝法。逻卒入启曰：「法乱如是，人将安禁？」公劳之曰：「余杭十万户，饥者七八，弗挟盐利，无复生意。若暴禁之，彼将圜视衡击，以扰居者，则为祸大矣。尔曹第忍之，俟其岁定，则太守复以三尺律从事矣。」是年虽歉，人无泛命者。富家子与婿分财不协，诣府廷辨。婿曰：「彼先子有治命：婿七子三。」因出遗札。子不能举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智人也。当死之日，子方冲孺，托养于婿，苟子有七分之约，则亦死于婿手矣。今当七分归子，三分归婿。」于是二人号恸，以为神明。

按，钱铭、韩碑、《宋史》与《东都事略》本传、长编卷四四、儒林公议卷上、《干道临安志》卷三等处所载略同。长编系之四月丙子。又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载此事，略异。

在杭时，又智断兄弟分家事。

《青琐高议》卷一：尚书张公咏如杭州，有沈章讼兄彦约割家财不平，求公治之。公曰：「汝异居三年矣，前政何故不言也？」章曰：「尝以告前太守，反受罪。」公曰：「若然，汝之过明矣。」复捥而遣之。后半载，公因行香，四顾左右曰：「向讼兄沈章，居于何处？」左右对曰：「祇在此巷中。与其兄对门居。」公下马，召章家人并彦家人对立。谓彦曰：「汝弟讼汝，言汝治家掌财久矣，伊幼小，不知贲之多少，汝又分之不等。果均平乎，不平乎？」彦曰：「均平。」询章，曰：「不均。」公谓彦曰：「终不能灭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室。更不得入室，实时对换。」人莫不服公之明断矣。

按，北宋大臣以此法处置分家财事者，非咏一人也。《东都事略》卷三二张齐贤转载，齐贤亦曾如此处置，事在咸平元年齐贤为相时，尚在咏前。

八月，为上官正之父作神道碑铭。

本集卷八大宋赠监门卫将军上官公神道碑铭：咸平二年八月四日，葬于开封府封丘县旧乡某原里也。

十月，免杭州中等户今岁丁身钱，旱故也（长编卷四五）。

十一月，合祭天地于圜丘。内外文武官加阶勋爵邑（长编卷四五）。

十二月，真宗离京师北巡（长编卷四五）。

咸平三年，庚子，公元一〇〇〇年，五十五岁。

正月，益州戍卒起事，击杀益州钤辖符昭寿，逐知州牛冕等，据甲仗库，取兵器，推都虞候王均为首，建国号曰大蜀，改元化顺，署置官称，攻下汉州，攻绵州不克，直趋劔门，欲绝宋师南下之路，战败，还成都（长编卷四六，《宋史》卷六真宗一，宋会要兵十之十、十一。）

真宗驻大名府。随军的枢密副使、给事中宋湜病卒，年五十二（长编卷四六，《东都事略》卷三七与《宋史》卷二八七本传）。

真宗离大名府返京师，至德清军，始闻王均反，即以户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终知益州，兼提举川、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帅步骑八千往讨之（长编卷四六，《宋史》卷六真宗一）。二月，枢密使王显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长编卷四六）。显，咏岳父也。王均开成都城门，伪为遁状，雷有终等率兵入城，官军多分剽民财，部伍不肃，为王均击败，退驻汉州（长编卷四六，《宋史》卷二七八雷有终传、卷六真宗一）。

四月，右谏议大夫、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州。咏曾曰其不能绥辑。

韩碑：初，公自蜀还也，诏以谏议大夫牛冕代公。公闻之，曰：「冕非抚御才，其能绥辑乎？」始踰年，果致神卫大校王均之乱。

按，长编卷四七亦载此事，系于四月牛冕贬逐时。

九月，王均领余众二万多人，自成都突围南下。十月，抵富顺监，为宋军围攻，王均自缢死（长编卷四七，《宋史》卷二七八雷有终传、卷六真宗一）。

十月，上贺西川贼平表。

本集卷九贺西川贼平表：十月三日，富顺监与贼相见，一合杀下军贼，斫到王均首级，掩杀招降到贼人草补人员共六千余人，其贼并已翦除静尽。

咸平四年，辛丑，公元一〇〇一年，五十六岁。

三月，诏分川、峡转运使为益、梓、利、夔四路（长编卷四八，《宋史》卷六真宗一）。五月，咏之儿女亲家王禹偁卒于蕲州，年四十八。六月，赠礼部尚书（《涑水记闻》卷三宋宋敏求王禹偁神道碑，宋苏颂《小畜外集》序）。

九月，知杭将岁满，杭州民滕超等诣阙，献土星图一、银百两，乞留知州。下诏褒奖。上表谢之。

韩碑：岁将满，杭人诣阙请留，有诏褒其善政。

本集卷九杭州蒙恩奖谕谢表：今月十五日，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为本州岛百姓滕超等举留臣，蒙恩特赐奖谕者。

《干道临安志》卷三牧守张咏：咸平四年九月辛卯，杭州民诣阙，献土星图一、银百两，乞留知州。

诏奖咏，仍还其银。

咸平五年，壬寅，公元一〇〇二年，五十七岁。

八月，言指使殿直龚元有劳绩，请迁擢。诏令元勿复随咏。

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八月辛未：前知杭州、工部侍郎张咏言，指使殿直龚元稍有劳绩，请赐迁擢。元本兖州豪族，咏奏以自随，颇干预郡政。上素闻之，诏令勿复随咏。冬，知永兴军府事。

按，此据钱铭舆韩碑。然长编八月记事已曰「前知杭州张咏」，则自杭州离任当在八月前矣。在永兴，明断割牛舌事。

《国老谈苑》卷二：张咏镇永兴，有父老诉牛舌为人所割。咏询之：「尔于邻忤谁氏最隙？」诉者曰：「有甲氏尝贷粟于某家不遂，构怨之深。」咏遽遣去，戒云：「至家径解其牛货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诉杀牛者。咏谓之曰：「尔割某氏牛舌以偿贷粟之怨，而反致讼耶？」其人遂伏罪而谓神明。

按，此事不明年月，姑系之知永兴之时。

咸平六年，癸卯，公元一〇〇三年，五十八岁。

三月，与林特详议陕西盐法。五月，从所议。

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三月辛亥：命判户部勾院、太常博士林特与知永兴军、工部侍郎张咏详议其事以闻。五月甲寅，度支使、陕西制置使、右谏议大夫梁鼎，坐改作非便，诏书切责，罢守本官。从张咏等议，解盐复许商贩如旧。

宋会要食货二三之二九：咸平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度支使、陕西制置使、右谏议大夫梁鼎罢使守本官。先是，鼎议盐法，公私大扰，储峙益空。乃命太常博士林特乘传与知永兴军张咏会议，咸请依旧通商。既从之，而鼎以前议非当，五月罢使职。

按，此事可参见《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盐。

四月，加刑部侍郎，充枢密直学士，知益州。

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四月：成都阙守，朝议难其人，上以工部侍郎、知永兴军张咏前在蜀为政明肃，勤于安集，远民便之。甲申，加咏刑部侍郎，充枢

密直学士，知益州。民闻咏再至，皆鼓舞自庆。

韩碑：会益守马公知节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长于安集，威惠在人，复以公为枢密直学士，迁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闻之，皆鼓舞相庆，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复来鞠我也。公知民信己，易严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无不慰愜，蜀部复大治。

《东斋记事》卷四：张尚书再任蜀，承甲午、庚子年后，户口凋丧久之，乃谕僧司，令作大会，集四路僧，以观民心与其登耗。是时荐更乱离，人家稍复生业，公大喜。

宋张鎡《仕学规范》卷二三引张乖崖语录：时议欲差夫往支郡般草，乖崖公曰：「百姓经贼，疮口未合，如何役他？祇如彭、汉，去城往还四程，一夫担几束草，喂几匹马？」公遂于城西、北门外各刱一草场，买百姓生草秣马，马甚优足。复又百姓当饥之际，得钱买食，全活者颇众。至十月后方住。

宋真宗景德元年，甲辰，公元一〇〇四年，五十九岁。

二月，赐川峡至京驿递卒钱。诏川陕诸州戍兵，先以二年为限，其权管将校亦如之。先是，真宗曰：「劔外戍兵更代，已有定制，而将校或至五七年，此殊未安也。」故降此诏（长编卷五六）。

六月，尚书左丞陈恕卒，年五十九。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太平兴国二年进士。性公直，颇涉史传，多识典故，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后掌利柄十余年，强力干事，胥吏畏服，有称职之誉。卒赠吏部尚书（长编卷五六，《宋史》卷二六七本传）。

闻恕卒，称其人难得，为诗哭之。

本集卷十二语录、《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引语录：公阅邸报，忽再言可惜许。门人李旼请问之，曰：「参政陈左丞恕无也。斯人难得，唯公唯正，为国家敛怨于身，斯人难得。」退为诗哭之。

本集卷二蜀中伤陈恕左丞：英贤去世世同悲，管葛才能更比谁。心尽西山离隐后，名喧深殿受恩时。谋猷不枉称人杰，精审真堪作吏师。谩就高原向东哭，路长天远岂能知。八月，以毕士安、寇准为相（长编卷五六，《宋史》卷七真宗二）。

闻准拜相，称其为真宰相，但不及学。

《后山谈丛》卷三，张公忠定守蜀，闻莱公大拜，曰：「寇准真宰相也。」又曰：「苍生无福。」幕下怪而问之，曰：「人千言而尽，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尔。」

按，《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引谈丛，略有不同，记问者为「门人李旼」，咏语首句为「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

宋龚鼎臣《东原录》：张乖崖在蜀，闻寇莱公拜相，乃谓僚佐曰：「寇有宰相之器，然富贵早，读书少。」闰九月，契丹主与其母率军大举南下，宋朝中外震骇。寇准定议真宗亲征（长编卷五七）。

磔死盗贼之尤无状者，嘉靖西川。

宋状：及再任也，属六羸南牧，灵旗薄伐，公虑远夷为变，欲出奇以胜之，因取盗贼之尤无状者，磔死于市。凜然人望，遂臻靖嘉。

长编卷六一景德二年八月丙戌：始，车驾北征，四方摇心，咏虑远夷乘隙为变，欲出奇以胜之，因取盗贼之尤无状者，磔死于市，众皆慑服，遂底嘉靖。

十二月，宋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长编卷五八）。

《涑水记闻》卷五引富公云：张乖崖常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咏；至如澶渊一掷，咏不敢为也。」深叹服之。

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是年，敦勉蜀人张及、李旼、张逵就举，三人悉登科，士由是知劝。

《宋史》本传：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咏察郡人张及、李旼、张逵者皆有学行，为乡里所称，遂敦勉就举，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劝。

按，本传系此事于咏初治蜀时，误。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七引语录，实在景德元年，故附于年末。

《东斋记事》卷四：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公咏察其有闻于乡里者，得张及、李旼、张逵，屡召，与语民间事，往往廷入卧内，从容款曲，故公于民情无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后，三人皆荐于朝，俱为员外郎。而蜀人自此寢多仕宦也。

本集卷十二语录：公问李旼曰：「子同人中有善讲习者否？」旼以同门生刘式对。公遂辟充州学，主诸生，受业者五十余人。每休务日，就学置酒以劝劳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为远，来学者甚众。

《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七引忠定公语录：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景德元年，李旼与同门生张及、张逵诣州请解，先于承引司通百姓名，下桑梓状，公判云：「入试一日前，陈桑梓二拜。」旁小注云：「不得喝。」旼与同人却就客次，具襴褕，各贄事业十卷，启状一通。公坐厅，衣朝服轻履，客将着衫鞢，遣接事业。公遍阅启状，回报云：「承见示至业，未公试谢来。」寻差节度推官韦宿充试官，试官申乞差监试官，公判云：「知州亲监。」一日前，承引司复申桑梓状，公判云：「免桑梓，客将引上厅客礼。」及试日，公送牌印付通判厅，曰：「今为国家试举人，如有生事，则报来。」临试时，始问韦宿曰：「今日试何题目？」对曰：「

试上善若水赋，秋风生桂枝诗。」公曰：「诗题陈熟，改试朝日莲诗。」次日又问曰：「今日试何论？」对曰：「试禹稷之功王者事业。」「州郡岂合问他？吾曾见州郡中策举人，问国家时务事，此亦非宜。乃改试文行孰先论。」公曰：「祇此亦可以见二三子于文行中所存之心也。」三人俱获解送，鹿鸣筵前三日，公率郡僚各赋送三秀才应举诗。公首唱五言古调诗，并序曰：「益部去帝乡四千里，平昔英俊，怠于进趁，况更贼乱之余，例乏资生之计，乡老之荐，声响久绝。今年，华阳邑大夫以三进士为请，试官诵其文，闾里称其行，又嘉其迹忘遐阔，心恋明圣，有以彰远人。既又吾君，德泽流被于无穷也。近世取鹿鸣之什，以飨贡士，斯筵之启，殆若是乎？举送官老不胜酒，亦醉且喜，因歌诗以将之。众君子辞学先鸣，请为赓歌之诗云。」公诗见本集。是岁，仍奏给三人驿券赴京。两川士子，目为盛事，方奋起家荣乡之志。

按，序见本集卷八，与此略同，诗见本集卷二，题为送张及三人赴举，诗曰：「才雄扬子云，古称蜀川秀。千载遗英声，三贤继其后。文章积学成，孝友亦天授。远郡得充庭，期将免固陋。」据《寰宇通志》卷六一成都府科甲，景德元年前的宋朝进士，仅有五人：宇文愚，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进士；张贺、陈充，雍熙二年梁颙榜进士；尹臧、徐仕，咸平元年孙仅榜进士。雍熙二年至咸平元年，十二年间无中第者。

《渑水燕谈录》卷六：李畋渭卿，自号「谷子」，少师任奉古，博通经史，以著述为志，性静退，不乐仕进，士大夫多称之，为张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庭试。后隐居永康军白沙山，后生从之学者甚众。任中正荐，乞赐处士之号，诏以为试校书郎。凌策又荐之，召授试怀宁主簿、国子监说书，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县。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国子监说书，以终其业。着孔子弟子传赞六十卷，上之，得知荣州。秩满，以国子博士致仕。畋撰道德经疏二十卷，张乖崖语录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诗、杂文七十卷。年九十。

真宗遣入内侍高班罗自宾到川传宣抚问兼奖谕张咏，上状谢之。遂建仙游阁，上下十四间，许士庶登览。

按，状见本集卷十一，参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四引忠定公语录、《青箱杂记》卷十。此事不得年月。考状曰「再任益州谢传宣抚问状」，又云「适值民安，仍加岁稔」，是当在秋后矣。姑系之今年末。

景德二年，乙巳，公元一〇〇五年，六十岁。

正月，上言请赐董忠义等时服。

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乙卯：知益州张咏言：「羁縻保、霸二州刺史董忠义等，皆世袭，望赐时服。」上曰：「蛮陬首领，假以名秩，若援内地牧守之制，当赐锦袍，又恐夷人无厌，请求不已。」乃诏依维、茂知州例，岁赐紫

衣锦袍。

入内高班王某至益州，知真宗还京，上表贺之。

按，贺表见本集卷九。贺表首言：「今月七日，入内高班王某至，伏审銮辂已于十九日却还京阙者。」据长编卷五八，真宗还京在景德元年十二月，故知「今月」乃二年正月也。二月，与转运使黄观同议造大铁钱事。

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十一谢涛神道碑：又别诏委公与益牧张公咏议造大铁钱。乃穷其利害，使盗铸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便之。

六月，巡抚、屯田员外郎谢涛等至益州，奉传圣旨，奖谕咏，上表谢之。

韩碑：命谢涛巡抚于蜀，上遣涛谢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复有西顾之忧。」因诏公与涛议铸景德大铁钱于嘉、邛州，一当小铁钱十，铜钱一，于今便之。

本集卷九益州谢传旨奖谕表：六月二十五日，巡抚、屯田员外郎谢涛等，奉传圣旨，奖谕臣：知卿为治极好，得卿在彼，朕无西顾之忧，庶事更切用心者。

按，谢表未言其年，然议铸大铁钱乃景德二年事，故知当为景德二年六月也。八月，益州将吏民庶举留之，诏褒之，上表谢之。

蜀中刻印《诫民集》。

长编卷六一景德二年八月丙戌：西川转运使黄观言，益州将吏民庶举留知州张咏，诏褒之。每讯牒便文，久不得判，咏率尔署决，莫不允当。蜀中喜事者论次其词，总为《诫民集》，镂板传布。

宋状：每吏牒便文，久不得判，公率尔署决，人皆厌伏，罚既值罪，按无愆情。蜀中喜事者论次其词，总为《诫民集》，镂墨传布。

《宋史》本传：民有谋诉者，咏灼见情伪，立为判决，人皆厌服。好事者編集其辞，镂板传布。

按，本传系于初知蜀时，误。

《自警篇》：公每断事，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者，必为判语，读以示之。蜀人镂版，谓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风俗、笃孝义为本也。

按，此段记载，又见于《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注出《湘山野录》。而今本《湘山野录》无此条。本集卷九益州谢降诏书奖谕表：今得进奏院递到诏

书一道，转运使黄观奏，据本州岛将吏、僧道、百姓等举留臣事，蒙恩特赐奖谕者。

命通理太常博士王好古、太子中允乞伏矩、节度推官韦宿从长参校，依旧本例，编为《许昌诗集》十卷，授鬻书者雕印行用。本月为之作序。

按，此据本集卷八《许昌诗集》序，该序末署「是年乙巳，秋八月」。北京图书馆藏明汲古阁本《许昌诗集》十卷，题唐薛能撰，存张咏序。袁本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别集类中，有「薛能集十卷」；解题云：唐薛能，字大拙，汾州人。会昌六年（八四六）登进士第；官至工部尚书，节度徐州，徙忠武，广明元年（八八〇）大将周岌逐能，据城自称留后，因屠其家。

以下五事，均当在咏第二次治蜀时，年月不清，附于此。

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三：张逸密学知成都，善待僧文鉴大师，蜀中民素所礼重。一日，文鉴谒张公，未及见，时华阳主簿张唐辅同俟于客次。唐辅欲搔发，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罩于其首。文鉴大怒喧呶。张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与此官人素不相熟，适来辄将幞头罩某头上。」张公问其故，唐辅对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大师头闲，遂且权少时。不意其怒也。」张公大笑而已。

《湘山野录》卷下：张尚书镇蜀时，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业为贄，求文鉴大师者为之容。鉴曰：「请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襴褕与文候之。老僧先为持文奉呈，果称爱，始可出拜。盖八座之性靡测。」一日果来，鉴以彭文呈之。公默览殆遍，无一语褒贬，都掷于地。彭公大沮。后将赴阙，临岐托鉴召彭至，语之曰：「向示盛编，心极爱叹，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语奖借，必凌忽自惰，故掷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减老夫，而益清近。留铁缙抄二百道为缣緼之助，勉之！」后果尽然。

按，据长编卷七七与《寰宇通志》卷六一成都府科甲，彭乘，华阳人，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进士。《宋史》卷二九八彭乘传载，乘官至知制诰，翰林学士。咏褒奖乘，应距其中进士不远，故当在咏再治蜀时。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费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

宋孔平仲《谈苑》卷一：张咏自益州寄书与杨大年（即杨亿，时为知制诰），进奏官监官窃计之云：「益州近经寇乱，大臣密书相遗，恐累我。」发视之，无它语，纸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及缴奏之。真宗初亦讶之，以示寇准（时为宰相），准微笑曰：「臣知开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饮席浮大觥，遂以为况。」真宗方悟而笑。

《能改斋漫录》卷十二：张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时，城北门申有中贵人到，要请钥匙开门。公令开。既入见，公谓曰：「朝廷还知张咏在西川否？况川中两经兵寇，差咏治乱。令中贵人入川，比欲申地主之礼。如何须得中夜入城，使民惊扰？不知有何急公干当？」中贵曰：「衔命往峨眉山烧香。」公曰：「待要先斩后奏，或先奏后斩耶？」中贵悚惧曰：「念某乍离班行，不知州府事体。」公曰：「若如此道即是。」却令出北门宿。来早入衙，下膀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烧香，入内内侍省王某参。」公判膀子：「既衔王命，不敢奉留。请于小南门出去。」其严正如此。

两治蜀，均用古成之。

清潘耒元《广州乡贤传》卷一古成之传：咸淳三年，除为校书郎，张咏与语，深器之。及李顺乱蜀，咏出知益州，遂辟成之知绵之魏城。先是，内竖王继恩讨贼至绵，居民避兵者多溺死，积骸如迭，孑遗者皆疮痍流徙。成之既至，劳来而煦育之，运米以济饥，发药以疗疾疫，经画有法，活者其众。稍暇，即立学校，课农桑，俗为之一变。咸平五年，蜀又有警，复以咏知益州，咏以成之长于抚恤，再辟知汉之绵竹，一以理魏城者理之，绵竹大治。

按，「咸淳」当系「淳化」之误。

以下二事，不知在咏初治蜀时抑或再治蜀时，姑附于此。

《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四引忠定公语录：乖崖公在蜀，设厨刲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卖，纳钱送一僧院，令与羊子转经。有一学禅僧得钱来谢，公与之坐，且曰：「微僧自来不转经，昨日亦为羊子转经两卷。」公厉声曰：「和尚转则便转，和尚如了得，便莫转，为甚恰为羊子转？」呵起之。公动不容佞，皆若此类。

《说郭》卷三宋李昉《该闻录》：张乖崖治蜀，有盗擒获，公诘之，盗曰：「常以半年为盗。三月至八月，夜短多蚊蚋，人必少睡，故不敢为盗。九月至二月，夜长天寒，多畏寒懒起，乃可为盗。」公曰：「春夏作何业？」盗曰：「小小营贩，往州县熟访人家事力之口、出入门户之处，故十数年不败露。」公曰：「盗亦有道，诚然哉。」

十一月，飡太庙，合祭天地于圜丘。转吏部侍郎，上表谢之。

本集卷九谢除吏部侍郎表：今月日，密院递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蒙恩特授臣中大夫、吏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上柱国，仍放朝谢。

钱铭：景德二年，就转吏部。

按，据长编卷六一与《宋史》卷七真宗二，景德二年合祭天地后，大赦天下，加恩羣臣，转吏部侍郎，当在此时。

《仕学规范》卷二三引张乖崖语录：公转吏部侍郎，谓李畋曰：「今忝圣恩，为天官少宰，可畏可畏，又胜作正郎时。正郎又胜作员外郎，员外郎胜作三丞，三丞胜作京秩。若转下而思之，则身不危，若转上而思之，则名必败。」

景德三年，丙午，公元一〇〇六年，六十一岁。

二月，寇准罢相知陕州，王旦任宰相（长编卷六二，《宋史》卷七真宗二）。

七月，知益州岁满。朝议欲以兵部员外郎、直史馆任中正代之。中正前知梓州，又新自契丹使还，真宗恐其惮于远适，令中书召问。中正曰：「益部重地，国家委使，敢不竭诚以报。」真宗嘉其自效，擢拜枢密直学士、工部郎中，知益州。在郡凡五岁，遵咏条教，人用便之。宰相王旦初拟中正代咏，议者多云不可，真宗亦以诘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咏规矩，他人往往妄有变更矣。」真宗是其言。久之，众乃服旦能用人也。

按，此据长编卷六三，注出范镇《东斋记》。《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王旦条引《湘山野录》，亦载此事，而今本《湘山野录》无此条。参见《宋史》卷二八八任中正传。

离成都，返京师。

《青箱杂记》卷十：公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其上题：「须十年后开。」其后公薨于陈，凶讣至蜀，果十年。启封，乃乖崖翁真子一幅，戴隐士帽，褐袍绢带，其傍题云：「依此样写于仙游阁。」兼自撰乖崖翁真赞云：「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劳丹青，绘写凡质，欲明此心，服之无数。」至今川民皆依样家家传写。

按，此事宋人记者颇多，《梦溪笔谈》卷二〇、《湘山野录》卷上、《东斋记事》补遗、《全蜀艺文志》卷三七、王刚中《张忠定公祠堂记》、《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等处均载之。留交人，则言人人殊，笔谈云僧，野录云僧文鉴大师，记事云僧正，祠堂记云僧希白，言行录云僧正希白。笔谈、野录与言行录且云启封者乃知府凌策。考咏离蜀至卒，恰十年。据长编卷八一、卷八五、卷八八，凌策在大中祥符六年九月时已知益州，大中祥符八年十月，以王曙知益州；而大中祥符九年九月，有「右谏议大夫凌策自成都代还」之语，是知大中祥符八年十月前，凌策为知益州。而张咏卒于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因此，张咏卒时，知益州果为凌策矣。正与笔谈、野录及言行录所载同。诸书所载，以《青箱杂记》较详，故录之。明人编《张乖崖事文录》，有赵孟俯书咏自赞，与杂记同。

《全蜀艺文志》卷四九阮昌龄录民词：公在雍都，帝忧密谕，捧诏秣马

，足不入户，炎风劔山，五日而度。公之来尸，一从旧矩，公之至日，衙从云委，旦驱莫警，执刃挟矢。公曰自疑，民疑何弭？摈而去之，权震千里。公至之始，狱不容质，躬询亲决，百不留一。禁幸塞奸，削技从实，以今方旧，年不及日。僭阙遣则，五门三阙，朝西、承天，规号弗革，公为偏署，州郡之式，尽革旧制，以断民惑。玉垒之西，禽戎兽夷，公爵其帅，诚而礼之，刻己削俸，以怀以绥，万里凶丑，靡之轩墀。翘翘错薪，岁贡雾臻，文翁远矣，蜀秀无闻。公荐其三【张及、李旼、张逵】，翩然凌云，企慕承化，儒风大振。大会旧规，革偃被驰，公曰顿拒，民其怨咨。万众所集，必布奸欺，首罪一夫，路无拾遗。西域之利，星精月驷，旧贯峻严，千不一至，公宽其法，鹅联鳞萃。蜀蚕奋种，叶价日耸，公教种桑，废畴庇垄，岁不外求，欢声四踊。豪居大宅，覆沟侵陌，轮蹶梗蔽，奸宄遁匿，公直旧绳，廓然四辟。周伯丽天，帝亿宋年，讹言勃兴，咫尺万传，公诛狂魁，风清两川。公燕宾友，弗鼓弗钟，奕碁排星，鸣弰迭锋，尔威尔暇，权在其中。公归内署，弗跣弗寐，夜息昼行，集寅衙未，必躬必亲，孰敢懈易。蜀腰川头，春酣玉柄，妙音俊毫，慧黠修整，公堂萧然，炼真吊影。雷足蹶金，益机眉针，奇名怪状，水陆之琛，公室罄然，左书右琴。无私于身，不欺于人，卑高无间，毫纤必均，游之如海，视之如春，吾不知其仁。我用既给，我仓既溢，子孙孝悌，牛羊蕃息，刑不横及，吏不相贼，吾不知其德。言发座右，事在远夷，法成笔下，名行九围，从权约制，不问洪微，吾不知其机。贤愚必察，亲隘一平，见始穷末，罄理尽情，若在鉴水，若经权衡，吾不知其明。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引后山谈丛：公（寇准）在岐，忠定在蜀还，不留，既别，顾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它语。公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

按，后山谈丛卷三有此段记载，略异，少「公归」以下语。又见《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

还朝，复掌三班院。

宋状：景德三年罢归，领三班、登闻检院，奉朝请。

钱铭：解政还辇下，复管三班院，兼判登闻检院。

韩碑：景德三年召还，复掌三班院，兼判登闻检院。

按，判登闻检院实在景德四年，详后。

以下事，在咏掌三班院时，具体年月失考，姑附于三年。

《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引忠定公语绿：景德中，虏寇犯边，河朔州郡多罹其毒，董兵之将，深沟高垒以自固，未有议其出者。时有一班行李居贞者，榷征赋于一镇，疾其凶犷若是，哀其老幼无辜，鸠集市人，召募丁壮，出其

不意，邀以击之，夺其老幼妇人，援送其家。有位者虽壮其勇，无与议其功者。公时判三班院，闻其名而不识其面，乃嗟称曰：「下位中有如此者，而不预旌赏，何以劝士大夫邪？」于是录其状迹，条奏以闻，特与迁官，仍充合门祗候，既，而不使知之。李承恩之后，夙夜念之，莫知其由，有人谓之曰：「所举者乃张尚书也。」因诣谢之，不得见，阍者通牒子，得字数行云：「公临阵勇，临财廉，临事勤，临民仁，加之畏慎，此报国之大効也。所谢近私，不及相见。感佩，感佩，」李既得之，愈胜一见，捧玩佩服，弗离于怀。李一旦權利有剩，总计李侍郎士衡询其履历，李以前事对，侍郎嗟叹久之，曰：「古人弗及也。」因命立石于三司庑下，以备史之阙文。

按，此首云「景德中」，误，当作「景德初」。称「张尚书」亦误，咏为尚书，在大中祥符三年，详后。

景德四年，丁未，公元一〇〇七年，六十二岁。

正月，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显卒，赠中书令，遣内臣护葬（长编卷六五，《宋史》卷七真宗二）。

五月，判登闻检院。

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诏以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登闻检院。命右正言知制诰周起、太常丞直史馆路振同判鼓院，枢密直学士、吏部侍郎张咏判检院，检院亦置鼓。先有内臣勾当鼓司，自此悉罢。诸人诉事，先诣鼓院；如不受，诣检院；又不受，即判状付之，许邀车驾，如不给判状，听诣御史台自陈。先是，上谓王旦曰：「开广言路，理国所先，而近日尤多烦紊。车驾每出，词状纷纭，洎至披详，无可行者。」故有此更置焉。

宋会要职官三之六四、六五：景德四年五月，是月，张咏言：「文武臣僚并诸色人自作过犯，每至进状，多以利见理诉为名，别求侥幸。欲望自今诣鼓院、检院进状者，先取自来有无过犯一本，连于所进状前同进，所述过犯，如有隐落，并当除名。又文武臣僚、三司、京百司人吏因罪勒停进状，赦叙用者，望令鼓院告示，文官归刑部投文，使臣即归三班院，三司、京百司人吏即归本属，检赦行施。如称检赦不尽，方许执判状，经鼓院、检院陈状。」诏：所责过犯状内隐落赃私罪者，即科除名之罪，余皆从请。

六月，因病出知升州，走水路赴任，八月二十二日到升州署事，上表谢之。

钱铭：时痼发干脑，艰于晨栉，拜章求外任养病，遂知金陵。后兼充江南东路安抚使。

韩碑：中岁，痼生于脑，不能巾栉，求知颍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两守益部，政无及者，不当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镇也，听公自择。公

皆不就。上曰：「升州可乎？」公即拜命。

按，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六月记载略同韩碑。

本集卷九升州到任谢表：伏奉六月二十七日勅，差臣知升州军州，兼提举江南东路兵马巡检捉贼公事，已于八月二十二日到州署事讫。作藩更委于兵权，赴任仍兼于水路。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引王陶转述之晏詹语：张公自蜀还，对真宗言：「蜀中兵乱，朝廷处置缓急有失几宜者。」因言如王旦乃太平宰相尔。真宗默然。它日御便殿，召公对，谓公曰：「王旦真太平宰相也。」仰视殿溜，无它言。公遂退。夫一语不合，大功尽弃，人之为言，固难矣哉。

按，咏出知升州，或亦与此有关耶？十月，议择广州知州，工部郎中、直史馆马亮荐咏，真宗曰：「咏有疾，不可远适。」察亮愿行，遂以为右谏议大夫，知广州。

十一月，王钦若首倡封禅之说，真宗可之，独惮宰相王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请以圣意谕旦，宜无不可。」乘闲为旦言之，龟勉而从。真宗召王旦，饮于内中，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视，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

按，右均据长编卷六七。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公元一〇〇八年，六十三岁。

正月，天书下降，大赦，改元大中祥符（长编卷六八，《宋史》卷七真宗二）。十月，真宗东封泰山，大赦天下（长编卷七〇，《宋史》卷七真宗二）。十一月，真宗至曲阜县谒孔庙，加孔子谥曰：玄圣文宣王。真宗回至东京，扶持使丁谓奉天书归大内（长编卷七〇，《宋史》卷七真宗二）。

上表贺东封礼毕。

本集卷十贺东封礼毕表：今月六日，密院递到赦书一道，十月二十六日，皇帝封禅礼毕，大赦天下。

十二月，羣臣并以次覃恩。转尚书左丞，加大中大夫，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五百户，勋实封赐如故。上表谢之。

按，此据本集卷十谢加阶封表，时间据长编卷七〇及《宋史》卷七真宗二。韩碑云：「东封，恩转尚书左丞。」钱铭与《宋史》本传所载同。而宋状云：「改尚书右丞。」然谢加阶封表却未言转官。考长编卷七〇与《宋史》卷七真宗二，宰相王旦以下均加官，咏不应祇加阶封，故进尚书左丞当有之。至宋状所云，或系刊误？《皇朝文鉴》卷一三六所录宋状即作「尚书左丞」。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公元一〇〇九年，六十四岁。

四月，升州火，真宗遣使抚问，认为张咏在升州，可无虑。

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升州火。己丑，遣入内高品郝昭信驰驿究劾，被伤者赈恤之，死者官为瘞埋。他日，上语辅臣曰：「升州民居，贫富相接，有仓庾间厕。闻火所及，唯富室荡尽，公廩、贫舍一无所损，此亦异甚矣。」丙申，入内供奉官郑志诚自茅山使还，言至升州，见黄雀羣飞蔽日，往往从空而坠，又闻空中若水声。上曰：「是皆异常，而州不以言，何也？」因出占书示王旦等曰：「此皆民劳之兆。若守臣知人疾苦，能防于未然，则可免祸。今张咏在彼，吾无虑矣。」先是，城中多火，咏廉得不逞之民潜肆燔爇者，折其足而斩之，由是遂绝。丁酉，遣侍御史赵湘至升州设斋醮，访民疾苦，被火家悉蠲屋税，仍令本州岛正其地界，无使豪族辄有侵冒。

按，钱铭、韩碑、《东都事略》本传，均载咏斩放火者事，韩碑尚载真宗无虑语。

本集卷十一谢传宣抚问失火及安抚人户事状：今月十四日，得入内侍殿头郝昭信到州传宣：「王智家失火，卿何不早与救灭，致伤人口？仰安抚人户」者。当州经伪号之余，庶事失酌中之理，街衢褊隘，凉车马以纔通，屋宇低徊，复茅竹之相杂。一昨阳春始半，时雨稍愆，烈焰忽飞，狂风并作，人不及走，目不暇旋，一食之间，千室俱烬。

十月，真宗遣内侍以御制泰山铭赞赐编录封禅记丁谓等，谓因援太宗赐苏易简故事，请就三司署集近臣同观，又赴崇文院朝堂示百官。真宗曰：「朕何敢上比先帝？」谓等固请，乃许之，又遍赐近臣（长编卷七二）。

十一月，得赐御制御书封禅铭赞记副本，上表谢之。

本集卷十谢赐御制御书封禅铭赞记副本表：进奏院递到编录封禅记丁谓等起请御制御书泰山铭赞记，抄录副本一卷赐臣。

按，据长编卷七二，遍赐泰山铭赞在十月乙巳（二十四），则咏上表当在十一月矣。

十二月，上甘露贺表。

本集卷十甘露贺表：当州自十一月八日甘露降钟山太平兴国寺松树，大小约千株，经月尚在。

同月二十二日，作升州重修转运司公署记。

本集卷八升州重修转运司公署记：江南转运司，开宝甲戌岁，取伪司会府为之。大中祥符己酉春，民火因风，立焚千室，老屋承势，化为煨烬。某既惭且惧，亟思缮全。末春经始，首冬毕功。皇宋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公元一〇一〇年，六十五岁。

正月三日，真宗遣使到升州传宣抚问，上表谢之。

本集卷十升州谢传宣抚问表：今月三日，入内内侍高班陈文懿到州传宣，赐臣御札札子，抚问臣疾患。

按，此表在甘露贺表后，而甘露贺表明上于十二月八日后，故「今月三日」不当为十二月三日明矣。此表又在谢加工部尚书再任表前，据长编卷八〇，咏再任乃三年二月事，故「今月」当为正二月，秩满，升州民愿借留，授工部尚书，令再任，赐诏奖之。上表谢之。

韩碑：三年春，秩满，升民请留，迁工部尚书再任。

按，宋状、钱铭所载略同。

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二月癸巳：升州民以知州张咏秩满，愿借留，即授工部尚书，令再任，仍赐诏奖焉。

本集卷十谢加工部尚书再任表：今月日，入内内侍高品杨保政赉到官告一通、勅牒一道，蒙恩特授臣工部尚书，散官、勋封、食实封赐如故，仍放朝谢，兼奉勅，量留一任。三月，真宗遣入内内侍高品赵履信到升州传宣抚问，上表谢之。

按，此据本集卷十升州又谢传宣抚问表。表首言「三月」，又云「未期报政，忽复迁官，信使纔回，中贵又至」，故当在大中祥符三年二月迁工部尚书后之三月矣。进文字百篇。

本集卷十进文字表：因接内侍高品赵履信言话，履信谓臣曰：「多见朝臣言尚书文章高古，理道深远。圣君好文，何不写录一本进呈」者。臣曾着声赋一篇，妄纪皇王治乱之本，拟富民侯传赞一篇，讥汉武不尽富民之术；詹何对楚王疏一篇，似近治身之要；过此片善，偶得一鳞，歌诗短章，稍免尘杂，共写录成百篇，昧死附进。

按，声赋见本集卷一，传赞与疏见本集卷六。考本集十二卷，除卷十二语录外，共诗文二百二十二篇。此次所进文字达百篇，约占一半矣。

真宗见百篇文字后，下诏书奖谕。上状谢之。

本集卷十一谢进文字赐诏奖谕状：今月日，伏奉诏书一通，蒙恩特赐奖谕臣。五月，知升州张咏言：「当州水陆要冲，多有凶恶之辈，放火为盗，准诏刺配潭、贺州充军讫。检会旧条，累犯恶迹者，禁身奏裁。请应自来凶恶之人，犯杖罪十次，徒罪七次，或犯徒杖、作贼、违戾父母者五次，及厢界与凶恶通情搔扰欺凌人者所犯杖罪三次，及犯侵扰人至徒一次者，并许刺配登、莱、沂、密、福建路州军充军。」诏：须累犯凶恶合申奏者，及放火盗财，杖讫配一千里外牢城。

按，此载宋会要刑法四之五。

八月，给升州公用钱岁千贯。旧制五百贯，时张咏知州，故优之。

按，此载长编卷七四。

以江淮不稔，命升、洪、扬、庐州长吏各兼本路安抚使。兼江南东路安抚使，上状谢之。

韩碑：俄以江东旱，命兼升、宣等十州安抚使。

《宋史》本传：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升、宣等十州安抚使。

按：「江淮不稔」云云，据长编卷七四、《宋史》卷七真宗二、宋会要职官四一之八三。升州谢就差江东安抚使状，见本集卷十一。

是年，见王益文，奇之，为改字舜良。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一先大夫述：公讳某，字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张公咏，张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进士第。

同书同卷题张忠定书：先公年十七，以文见公，实见称赏，遂易字舜良，时在升州也。

按，据《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其父名益。据先大夫述，益死于宝元二年（一〇三九），年四十六，上推二十九年，则为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公元一〇一一年，六十六岁。

正月，真宗奉天书发京师，西祀汾阴。

二月，祭后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官并迁秩（长编卷七五，《宋史》卷八真宗三）。上贺祀后土礼毕大赦表。

本集卷十贺祀后土礼毕大赦表：今日，密院递到祀后土礼毕赦书一道，臣当时集军州官吏、僧道、百姓宣谕讫。

按，本集中，此表在谢除礼部尚书表后，然大赦在二月，羣臣以此迁秩在四月；观表中语，在二月祀汾阴后不久，故置于二月。

四月，真宗回至东京。羣臣用二月赦书，咸以次迁秩。进礼部尚书，上表谢之。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乙酉注：咏为礼书，乃四年四月也。

钱铭：祀汾阴，加礼部尚书。

本集卷十谢除礼部尚书表：蒙恩特授臣礼部尚书，加食邑三百户。

真宗遣侍御史赵湘到升州，抚问咏病，上状谢之。

本集卷十一升州谢恩抚问状：四月日，侍御史赵湘到州，奉传圣旨，抚问臣：「治郡不易，头上疮子痊否？」

按，此状在谢进文字赐诏奖谕状后。三年二、三月连续遣使至升州，咏进文字即三月使者之促。此状中，无「信使纔回，中贵又至」之类语；且连续数月，月遣一使抚问，亦觉太过。是以此状必不作于三年也。此状又在谢赐衣袄状前，所赐衣袄乃初冬衣袄，而咏于大中祥符五年八月罢任，是年不能得赐初

冬衣袄也。谢赐衣袄状之后为病疮乞任使状，故谢赐衣袄状应在升州时上者。是以升州谢恩抚问状当上于四年也。

八月，得赐初冬衣袄，上状谢之。

本集卷十一谢赐衣袄状：今月日，某官至，伏奉诏书，赐臣簇四鷁儿细锦绵旋襖一领，大绫夹袜头袴一腰，并屯驻驻泊本城军员等初冬衣袄。

按，据长编卷五五咸平六年六月记事，赐初冬衣袄在八、九月间。姑系之八月。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公元一〇二一年，六十七岁。

三月，真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合格贡举人，得进士建安徐奭而下及第者百人，同出身者二十六人，诸科及第者三百二十四人，同出身者五十二人（长编卷七七）。

咏奖拔之彭乘，为是年进士。

四月，令升州葺茅山宫观（长编卷七七）。

六月，诏：诸军故断手足以避征役及图徙便郡者，自今决讞，并隶本军下名，罪重者从重断，伤残甚者决配本乡五百里外牢城。从知升州张咏之请也。

此载长编卷七八与宋会要刑法四之五。

八月，罢知升州，以薛映代之。

钱铭：厥疾增剧，乞还京，自草奏书，求分司洛下，诏不允。

韩碑：以痼疾甚，上章求分司西京。上闵之，亟令代还。

《宋史》本传：上闻咏脑疡甚，悯之，令薛映驰驿代还。

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八月：知升州张咏头疡甚，饮食则楚痛增剧。御下急峻，宾僚少不如意者，动加诟詈。通判成悦为吏勤事，而咏性躁果，刑讼多出独断，悦尝以法规正，无所阿顺，咏不礼焉，人颇少之。咏累求分务西洛，壬寅，命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薛映代之。映告谢便坐，自言久历外任，求领近职。翌日，授枢密直学士，仍令驰驿以往。映至升州，言官有牛赋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上览奏矍然曰：「此岂朝廷所知耶！」遂诏诸州条上，悉蠲之。以下事，乃咏在升州时所为，年月无考，附于罢任时。

《东轩笔录》卷十：有范延贵者为殿直，押兵过金陵，张忠定公咏为守，因问曰：「天使沿路来，还曾见好官员否？」延贵曰：「昨过袁州萍乡县，邑宰张希颜著作者，虽不识之，知其好官员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贵曰：「自入萍乡县境，驿传桥道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堕农；及至邑，则酈肆无赌博，市易不敢诤争；夜宿邸中，闻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颜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员也。」即日同荐于朝。希颜后为发运使，延贵亦合门祇候，皆号能吏也。

江邻几《杂志》：张咏知江宁府，僧陈牒出，公据判送司理院勘杀人贼。翌日，羣官聚厅，不晓其故。乖崖召僧至，讯云：「作僧几年？」对曰：「七年。」复讯之云：「何故额上有系头巾痕？」僧惶怖服罪。至今案牒尚在。

按，《涑水记闻》卷七载此事，不言咏任何职，且较此为详。《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载此事，注出记闻。元张光祖《言行龟鉴》卷七记此事，同于记闻，然首句云「张忠定知益州时」，当误。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十四建康府亭台：折柳亭，张忠定建，为祖饯之所。

《宋史》卷二七二曹克明传：迁供备库使，江、淮、两浙都大提举捉贼。克明使人捕贼，辄出私钱资之，以故人人尽力。视贼中趫勇者，释缚，使遗捕其党，前后获千余人。知江宁府张咏以其事闻，赐钱四十万，领平州刺史，知辰州。

十月，真宗言天尊下降，札示中外，大赦天下（长编卷七九，《宋史》卷八真宗三）。

十一月，真宗于朝元殿恭谢玉皇，奉天书行事。内外文武官并进阶、勋、爵、邑有差。授通奉大夫，加食邑五百户，上表谢之。

按，此据长编卷七九與本集卷十谢加阶食邑表。谢表无年月，然语有「仙祖来格」云云，故当在此时。

十二月，作景灵宫。立德妃刘氏为皇后（《宋史》卷八真宗三，长编卷七九）。

按，景灵宫乃为供奉十月下降之天尊——圣祖赵玄朗而建。刘后于真宗死后，专权十年，谥章献明肃，乃北宋第一位掌权的皇后。其死后仁宗方亲政。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公元一〇二二年，六十八岁。

还京七月，因病不能朝谒。

二月，上状请知外藩。

《宋史》本传：以疾未见，恨不得面陈所蕴，乃抗论言：「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章三上，出知陈州。

《澠水燕谈录》卷二：忠定公后自金陵入，苦脑疽，未陞见，御史合门屡有奏，上宽其告，俾养疾。公恨不得面陈所怀，乃抗论：「近年以来，虚国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所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章三上，不报，出知陈州。

按，《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六与《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均载此事，均注出《澠水燕谈录》。

本集卷十一病疮乞任使状：臣赋分本微，长年多疾。昨因增剧，洪恩特赐于替归。至此未廖，中旨累加于存恤。而况千官事主，古有定规，百门不朝，理合去职。臣自到双阙，已是半年，未能暂入于金门，未得一亲于凤宸，心绪若失，徊惶可知。乞降明勅，差知外藩。

按，本集卷十陈州谢到任表云「到阙七月，不赴朝参」；而比状云「半年」。咏得知陈州在三月，故此状当上于二月也。

三月十六日，差知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

本集卷十辞赴陈州表：三月十六日，中使传宣安慰臣，及赐臣勅牒一道，差知陈州，仍放朝辞。

进奏院递到官告三通，赠咏父景太常卿，母谢氏追封新昌郡太夫人，妻王氏进封太原郡夫人。上表谢之。

按，此据本集卷十谢封赠表。谢表无年月，在谢加阶食邑表后，辞赴陈州表前。辞赴陈州表乃四月所上，则此表当上于五年十一月后，六年四月前。考表内有「少宽南顾之忧」云云，则知陈州之命当已下矣，是当在三月十六日后。故置于三月。

四月十四日，离开封，坐船赴陈州上任。临行上表辞之。

本集卷十陈州谢到任表：臣已于四月十六日到州署事讫。臣举家顺水，信宿到官。

本集同卷辞赴陈州表：今则见促，舟人已装行具。

十六日，到陈州署事。上表谢之。

此据本集卷十陈州谢到任表。

八月，上言上状祠部事。

宋会要职官四之二、仪制五之一〇、仪制七之二三：八月，礼部尚书、知陈州张咏言：「臣官忝尚书，祠部，本部子司，每有公事，并是申状，体似未顺。今请应丞郎、尚书知外州，除都省依旧申状外，若本曹，欲止判检，令以次官状申。」从之。

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乙酉：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已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署按检，令通判已下署衙供申。如转运使官秩在上者，不用此令。」其后，张咏以礼部尚书知陈州，凡有祠部事，皆申公状，咏因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署按检。」从之。

按，此下原注：「张咏事，本志在六年，今并书。」又「知陈州」作「知

升州」，今据宋会要改正之。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公元一〇一四年，六十九岁。

正月，真宗奉天书发京师，赴亳州太清宫。

二月，真宗回至东京，飨太庙，恭谢天地，大赦天下。

三月，羣臣以次加恩。

五月，命宰相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

六月，王旦辞行，赴兖州（《宋史》卷八真宗三，长编卷八二）。

六月，罢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兵部尚书寇准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荐之也（长编卷八二，《宋史》卷八真宗三、卷二一〇宰辅一）。

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准之未为枢密使也，旦尝得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与直省吏扶之，见于便殿，劳问数四，因曰：「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旦谢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对。上曰：「张咏何如？」不对。又问：「马亮何如？」不对。上曰：「试以意言之。」旦强起举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上恍然有间，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辞退。八月，秘书监分司西京杨亿以疾愈求入朝。命亿知汝州（长编卷八三）。九月，真宗尝观书龙图阁，得王禹偁章奏，嗟美切直，因访其后。宰相王旦、向敏中言，其子嘉言举进士及第，为江都尉，颇勤词学，而家贫母老。召对，特授大理评事。

按，此据长编卷八三，宰相名据《宋史》卷二一〇宰辅一。

以下事均在陈州所为，附于此。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引陈辅之诗话：萧楚才知溧阳县，时张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见公几案有一绝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字。公出视藁，曰：「谁改吾诗？」左右以实对。萧曰：「与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之秋；且天下一统，公独恨太平，何也？」公曰：「萧弟，一字之师也。」

按，诗见本集卷三，题为游赵氏西园，该句作「方信承平无一事」。《青箱杂记》卷七与诗话总龟卷三一亦载此事，二书略同。《青箱杂记》云：乖崖张公咏，晚年典淮阳县，游赵氏西园，后一年捐馆，亦诗讖也。故系有关此诗之事于咏死前一年的大中祥符七年。又明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五记警疏诞第八所载，与丛话略同。

《能改斋漫录》卷十二：乖崖公张咏，尝典陈州。漕使检点米仓，见近纳不当支者有新印。疑而诘主吏，吏答以月支官吏俸米。漕移文诘公，公批于后曰：「国家养贤，不与士卒同，付案不行。」实时遣送漕，自出衙门，坐于楼

下，俟送漕使。漕使不得已，仓皇而行。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公元一〇〇一五年，七十岁。

去年冬暮，杨亿在汝州有书寄咏，回答汝州杨大监书。

按，此据本集卷七。答书云「张老子今年七十矣」，故当在今年。亿寄书在「冬暮」，回书则当在年初矣。儒林公议卷上与《湘山野录》卷中亦载此事，并均引其文，然不出本集卷七所载。儒林公议云「张咏正直少合，与杨亿颇相知善」，下即引咏答亿书中语，继曰：「亿文词侈博，落笔即成，生平纂集数百卷，其劬劳至矣；然皆声韵偶丽，编组事物，鲜有及理之文。咏之书亿，其真益友之言欤！」《湘山野录》则曰：「其语直气劲，如乖崖之在目。干宝晋书称王献之尝云：『吾于文章书札，识人之形貌情性。』真所谓也。」

四月，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寇准为武胜军节度、同平章事。准恶三司使林特奸邪，数与忿争。特方有宠，真宗不悦，谓王旦等曰：「准年高，屡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观所为，似更胜于畴昔。」旦等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王钦若、陈尧叟并为枢密使、同平章事（长编卷八四，《宋史》卷八真宗三）。

五月，命寇准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废内侍省黄门，其高班内品，改为前殿祗候高班内品（长编卷八四）。

真宗遣使到陈州传宣抚问咏疾病，上状谢之。

本集卷十一陈州谢传宣抚问状：今月，得内侍高品岑素到州传宣抚问臣：「头上疮子可杀疼痛？好自将治」者。今春已来，其候稍变。盖由癖路渐滑，头疮益深，一饭沾唇，则终朝脑痛，勺水入口，则连夜血流。直缘漏肋之病，莫责神医之効，以至形容低劣，步履艰难。按，此状无年月，从所言病情看，当在卒年也。既曰「内侍高品」，又曰「今春已来」，则当在四、五月间。姑系之内侍高班改名时。

七月，少时同学傅霖来访。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引《西清诗话》：张乖崖少与逸人傅霖同学。公既显达，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忆霖诗云：「寄语巢由莫相笑，此生终不羨轻肥。」晚年守宛丘（即陈州），有被褐骑驴，叩门大呼曰：「语尚书，青州傅霖。」阍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童心。是岂知世间有我哉！」公曰：「何昔隐今出？」霖曰：「子将去，来报子耳！」公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后一月，公薨。

《东都事略》与《宋史》本传：初，咏与青州傅霖少同学，霖隐不仕。咏

既中第，致位光显，散遣亲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咏守陈，一日，霖来谒，阍吏走白咏，咏责吏曰：「傅先生天下贤士，吾尚不得而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耶？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咏且问：「昔何隐？今何出？」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子尔。」咏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翌日而去。后一月而咏卒。

按，诗见本集卷五，题为寄傅逸人。云咏求霖三十年不可得，误。本集中，有寄傅逸人诗八首。本集卷三每忆家园乐蜀中寄傅逸人之二末注云：「淳化末，余直宥密，使人密诱傅，意勉之仕进。傅以为荐己是相污也，虚名何济。遂止。」足证张咏与傅霖有联系。至云咏卒前霖来探望，则或有之矣。

八月一日戊寅，卒于陈州理所，年七十。六日癸未，陈州上报朝廷，赠尚书左仆射。

宋状：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齐终于理下，享年七十。呜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如仁均哀，歼我何赎？邦人改祠而为讳，道路举音以过丧。真宗闻讣震嗟，追赠尚书左仆射。钱铭：至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弃馆舍于理所，享年七十。诏赠尚书左仆射。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陈州言，知州、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张咏卒。赠左仆射。

累阶至正奉大夫，累勋至上柱国，累爵至开国公，累食邑至三千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

钱铭：公累阶至正奉大夫，累勋至上柱国，累爵至开国公，累食邑三千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五福俱集。少多奇节，历八座之重，受二圣之知，所恨者不至三事，晚婴奇疾耳。

宋状：公阶至正奉大夫，勋上柱国，爵开国公，食封户三千七百，实户四百。真宗尝称咏才任将相，不尽其用，至是大痛惜之。

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上尝称咏才任将帅，以疾不尽其用。《宋史》本传：真宗尝称其材任将帅，以疾不尽其用。

宋状：惜其未极柄用，遽愆腠理，上欲以为相者数矣，天之不慙也。悲夫！韩碑：上尝称公有将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优赠官。

临终上疏，请斩丁谓以谢天下。

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咏临终奏疏言：「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诬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谓。」上亦不以为忤云。

按，此下注云：「斩丁谓事据记闻，所云临终奏疏则欧靖《圣宋掇遗》及《国老闲谈》所载也」见《涑水记闻》卷七与《国老谈苑》卷一。

或言在陈州颇营市产业，侵刻细民。

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咏素以介洁著称，晚年在陈州，颇营市产业，或侵刻细民，时论惜之。

按，《后山谈丛》卷三载：「乖崖在陈，一日方食，进奏报至，且食且读，既而抵案恸哭，久之，哭止，复弹指骂詈久之。乃丁晋公逐莱公也。乖崖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于便坐，与之博，袖间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余谓此智者为之，贤者不为也。贤者有义而已，宁避祸哉？祸岂可避耶？」《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亦载此事，注出谈丛。然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谈丛失实条辨此事云：「按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洪迈并指出谈丛误记之因：「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李焘湖北漕司乖崖堂记云：「旧史恨复之卞急躁竞，此盖当时奴婢小人私谤窃议，果不足信。」且极力推崇张咏。然长编载咏在陈州营市产业事。要之，咏晚年营市产业，事或有之，云为避祸，则误，洪迈辨之极是。

《容斋三笔》卷五张咏传：张忠定咏，为一代伟人，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然实录所载，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为户部，后马知节自益徙延，难其代，朝廷以咏前在蜀，寇攘之后，安集有劳，为政明肃，远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国史本传略同，而增书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诋其知陈州营产业，且与周渭、梁鼎辈五人同传。殊失之也。史氏发潜德之幽光，为有负矣。尝自言幸生明时。

《东都事略》与《宋史》本传：少学击劒，好为大言，喜事奇节。尝谓其友人曰：「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

蜀人闻其卒，罢市号恸，建大斋会，置遗像，事之如生。

韩碑：公之亡也，蜀民闻之，皆罢市号恸，得公遗像，置天庆观之仙游阁，建大斋会，事之如生，至今不懈。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引语录、《《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三封寄画像引宋张咏语录：讣至，蜀人罢市号恸。（僧正）希白为公设大斋会，请知府凌策谏议发开所留文字，乃公画像，衣兔褐，系绦草裹，自为赞曰：「乖则违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号乖崖公。遂画于天庆观仙游阁。又九曜堂皆画公像，府衙之东南隅又有祠堂，皆后人思公而为之。